

徐

盈著

我時之迷惘  
與攻子



中華書局印行

舊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資料室

分類號

287.83

著者號

3075

登錄號

45075



徐盈著

戰時邊疆的故



中華書局印行



# 戰時邊疆的故事

## 目錄

報告	一
漢夷一家	一七
方委員	三三
我的哥哥在段上	五三
藏家小姐	七〇
梁金山	八六
三六九一公里	一〇一
東北角	一一二



857.63  
856  
34  
C.2

# 戰時邊疆的故事

## 報告

### 序詩

好有力啊，好爭勝啊，好不安靜呵！  
 好驚慌呵，好多的變形的軍隊呵！  
 許多的人向西活動，  
 拿着如鋼的筋肉，  
 抵抗着茂林。  
 聽喊聲啊——  
 先驅者的槍聲，  
 砍伐林木聲，  
 車輪聲，  
 好像被阻的軍隊退却復前進的聲。  
 大聲響得和颶風一般——

密勒 (Jofaun Miller)

報告



I

早晨，滿天滿地鋪着金黃的太陽，四月裏的風刮起來還是那麼涼爽。趁着涼爽，我離開了滿地鳥屎的禹王宮，帶着草擬的西部省立農場分場整理計劃，到城裏去看高場長。

城裏邊，一片青灰，一片黯澹，只有高場長的私宅牆上刷着濃濃的石灰，國戰發生以後，高場長從下江回到本土，首先就是把他的房客逐出，將房屋刷新一番，「這樣看着還順眼吧」，第一天見面他就這樣問過我。

「場長起來了嗎？」我敲着那生鐵的門。

狗咬起來，高升出來，見是我，便謙然地鞠躬說道：

「場長昨天又喝醉了，還沒起來，師爺先請裏面坐。」

我便坐在那寬大的客廳裏，喝着藏茶，看那面萬山屏風。

★

★

★

★

來到西部羣山中間，我慢慢地熟悉了每一件新的事情，這裏，我早已冷了那「使沙漠和玫瑰一樣的開花」的夢。平原上，一片荒沙，絕沒有茂草擺動像那大海，山頭上禿光光的，樹林裏，找不出野茱萸和野玫瑰的花朵。到處都顯出乾燥而不濕潤，這區域如果不加整頓，也許有一天整個變為沙漠，變為一片瀚海。

我從四川成都動身。翻山越嶺走了十八天的旱路才到了這裏，我們的省農業試驗分場的場址，原是設在一所倒塌了大半的禹王宮裏，我一看心就涼了半截，可是我不能回頭就走，我進城去拜會了吹鴉片的場長，同時又在甯甯河邊上參觀了那個像是半個茶園的農場。過了十天，場長給我一束油印文件。

「老弟，」高場長的嘴角留着一絲兒神祕，他沙啞地說，「這是咱們農場上年度的報告，你老哥研究什麼地方要改良的話，只要經費允許，哈哈，沒有什麼不可以。」

我好奇的打開那本報告一看，太好笑了，不到五畝地大的農場，竟然也分為五部：作物，園藝，森林苗圃，蠶桑和

畜牧，滿紙的胡說八道，不知道是從那一本農業大全上摘錄下來的，完全不合於實際。我總算還有幾年世故，沒有笑出聲來；我給這位場長的回答是給我幾天時間，我訂正一下。他滿口答應：

「好極好極，拜託拜託，以後仰仗大力……」

從場長私宅出來，我感到非常好笑，當真是鳳凰不在位，老鴉也稱王。小小的農場場長竟也有這樣的排場，僕人，客廳，臥房，出門還有自用的包車一輛，他可以出入官府，交結豪紳，儼然是地方上的領袖人物，農場雖不出奇，這行長長的官銜印在名片，自然增加了不少威望。

出城時，清晨市場已在街上開始。披着扎耳窩的蠻子從山上揸下柴來交易漢人的鹽。蠻婆子一羣羣地在街上散步，滿頭的玻璃球子發光，花布衫下的百摺裙，露着兩隻矯健的黑腳鴨。她們也不是空手下山，她們帶來了野菜，野味和家鷄，她們要從漢人手裏換到布匹，工藝品和鐵器。大家非常熟悉了，在沒有風暴起來的時候好像一家人似的。我從人羣中通過，也絲毫引不起一些他們的注意。

我向農場走去，四月天，中午就變熱了，大路邊上的水溝裏，水涸得只剩了一線，挾在石縫裏活潑地流，好像一批銜着尾巴的小銀魚鱗光閃耀。遙遠恍着大雪山的情影，山頂上的冰川在發出鏗眼的光芒，頓使人感到西部偉大。

城牆的四邊都在圍繞着大小不等高的山巒，甯甯河在中間橫切了一刀，這條河在叢山中也正像一把橫置的刺刀在放光。河兩岸，幾千年來沖積了不少的小平原，他們叫作「壩子」，我們的那個可憐的農場就佔了那塊牛牛壩子的一角，擠在補綻似的小農田一起。

我們的那個農場遠遠地便看到了，因為它的周圍有一道石牆，據說這樣的佈置不僅為防盜竊，還在嚴防那黯夜下山的野豬。常春藤之類的纏繞灌木爬滿了牆，這個農場到好像是一所別墅。這時雖然是四月天，整個的壩子在荒着，大地在等着雨水來播種，眼前頭，只有我們的農場是一片綠洲。

「師爺，真早，場長有什麼吩咐嗎？」

走進了農場的大門，工頭老沈遙遠的就向我打招呼。這個跳過半百關的老頭子正在葡萄架底下抱着不掛一絲的孫兒

在弄百靈鳥，葡萄架在亞熱帶的氣候中長得是那麼陰鬱繁茂，蔭影把人影都罩着了，在六月裏准可以收穫醉人的葡萄。

「老沈，早，場長叫我來看看這裏的情形。」我順口說。

「好啦，師爺，」老沈笑着走出來，他說，「場長一恍又是兩個月沒到場子裏來，有些事情正要報告，可是場子裏沒有人，我也不敢離開。……」

兩年前，老沈作夢也做不到萬山叢中來。誰料想到，國戰越打越利害，飛機一天天的在頭上下蛋。現在的高場長決心不再在宦海浮沉，要返回自己的故鄉了，跟他到後方來的有兩個隨從，一個是老僕高升，一個是花兒匠老沈。機會湊巧，當高老爺變為高場長時，老沈也便帶着家眷搬進農場，升任為管理四個工人的工頭。這裏看不見飛機聽不見炮聲，他也就死心塌地留在這裏做事情。他是少白頭，不必憂愁頭髮就都白完了。

「師爺，」他說，「你老人家不知道這裏的工人都有點怪脾氣，幫工他是幹的，長工就不肯，人太懶，有錢去吹鴉片，連衣服都沒有穿，花多少錢都不來。咱們，師爺，場子裏又得請款了……」

「老沈，你先聽我的——」

我展開高場長給我的報告書，模模糊糊成一片的油墨字跡中，又露出作物、園藝、森林苗圃、蠶桑和畜牧五部字樣，每一部下面又有許多的小字作着詳細說明，我懶得細看它，便問這個溫和的半老人道：

「老沈，你把農場的佈置說給我聽聽。」

工頭老沈表示一點微微的驚愕，他猜不出我的真意所在，他把嘴張得大大的，我看出他的鬍子根也多半是白顏色。他把他的孫兒放在地上，讓他自己跑回家去。我們一同穿過葡萄架，向裏面走。

「師爺，」他說，「你想，這麼點大的地方，這麼少的錢，咱們農場裏還能做出什麼來。你看，這大片地，咱們都種上花，有些花到是外面不易見的，是咱們尤師爺從天主教堂要來的。那一邊，有點樹苗的，高場長的意思是種菓木樹，我想種菓木樹要等那一年才結果，可是也不能不聽啊，咱們就從蠻子手裏各式各樣弄點野生種，種在外面，好在開起花來還並不難看。」

我仔細端詳一下，老沈的話很正確，核心的肥地都養了花，花畦子有點亂，大概還有多少奇葩還沒有鑽出土面，繞着牆邊子，小樹到也不少，但是杉木赤松，翠柏，桃李，和洋槐樹都雜在一起，好像是一片野生的混交林。

「那麼，桑樹也種在裏面嗎？」我感到非常好笑。

「啊，蠶桑嗎？」他領悟的答道，「那是上頭的命令，說是提倡蠶桑，咱們這裏向例沒有家蠶沒有家桑，場長說命令那能不違啊，就辦點櫟樹養點野蠶吧，可是時候不對，櫟樹從山上抬到場子裏，一棵也沒種活，我對場長說野蠶是山上貨，不能移到地面上來，場長還不信，罵我笨蛋……」

「還有，」我鄭重地問，「畜牧，就是，養什麼牲口沒有？」

「去年接辦時候有條拉車的牛，秋天一起癩，咱們的牛也就癩死了，場子裏還有幾隻羊，現在托給牛牛家的羊官來放，遇到有人來參觀，叫羊官趕下山來看，看完了就再趕回山去，看不見也清心。還有還有，上面還發下什麼外國兔，白白的到是可愛，咱們這裏平常就受兔的害不淺，鬧得只能種花種不着菜，我心想，咱們可不能自己來養敗家精，我就——我就——師爺你可別向場長報告啊，我就一個個都宰了吃了肉，上了個公事給場長說，水土不服，洋兔子死了，場長也沒說什麼。師爺，到公事房裏吃杯茶，這天氣，真是四月天就熱了……」

「還有，」我拭一拭頭上的汗珠，「農場裏沒有種什麼莊稼，不論什麼大莊稼小莊稼……」

「有啊，」老沈的答覆給我以相當的愉快，這是出我的意外的答覆，他有板有限地說，「那叫作什麼特別農家，是不是呀。師爺——」

「是特約農家？——」

「對對，特約農家，咱們的種子交給他們種，收成以後還種。這種事情可不容易辦呀，在下江咱們沒經過，在這裏可真難了，老百姓說，你們散花種嗎，可惜花是不能吃的啊。去年，省裏散下棉花種提倡種棉花，我先上山問牛牛家的佃戶種不種，不種，我又問天主堂的神父種不種，神父說那裏地土太濕，種不活，場長送了幾口袋給鄭司令官，這裏他的地太多啦，可是沒下文。農場，不能沒交代啊，我出去求爺爺告奶奶才由場子後面吳家種了畝把地，收成還算不錯，

這樣總算有個交代……」

談着談着，老沈的孫兒又出來喊，「爺爺」：他還是一絲不掛，我看慣了，這裏不僅孩子，許多大人也沒有褲子。「吃飯啦」，老沈說，「師爺不在這裏吃點嗎，好，再會，這場子到咱們場長手也不過半年多，一切師爺多包涵。」我回到禹王宮。一方面不拋學理，一方面顧及事實，我草擬了一個新計劃，我要帶給高場長看，我要說服他，我深信，高場長還不是一個糊塗人……

★

★

★

★

「對不住，對不住，」高場長從內房趕到了客廳，敬茶，讓煙，眉毛上還掛着那沒有拭乾的肥皂沫，他一再地拱手道歉。

「我有一點意見——」我把我的計劃交給他。

「好極，好極。」他並沒有看，便仔細的揣在衣袋裏，「不瞞你老哥說，這裏人少應酬多，一天真把人苦死，雖說逢場作戲，可是精神萬分苦痛，這一點我佩服老哥的青年精神，哈哈，青年精神……」

「我的意思，」我不放鬆機會的對他說，「是根據地方實際需要，一方面提倡種棉，一方面發展森林果樹增加農民的收入，不要使農場永遠成爲一個花園。」

「對極對極，」沙啞的聲音中還有笑聲，「我是外行，你老哥是專長，佩服佩服。說起花園來，也是沒辦法，我一個農場場長拿什麼應酬呢，還不是送人家幾盆花，幾斤茶，這也是人情之常……」

「我們要發展，」我接着說，「首先就是要擴充農場，我們要得添購點地皮。我們不能使山再荒，不能使人民永沒有褲子……」

「對極對極，」他沉思一下，贊同地說，「發展農業一定要擴充農場，正如古人說的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我一定進行這件事，一面當地進行，一面去請款。你老哥今天晚回去些，我們一道吃飯，多談談。……」

高場長在我印象中愈來愈加好起來。他雖有長袍馬褂小鬍的官僚外貌，但是虛心求知。骨子裏並沒有失掉青年的精

神。握別時候，我滿心希望滿身力量地對他說：

「高場長，我年青，我沒有什麼經驗，可是我很願意幫你的忙到底，使西部的農業開始進步。」

## II

「嘩嘩嘩……」

禹王宮在連天的大雨底下更加破蔽不堪了，到處都在漏水。正殿上，禹王老爺遍體水淋淋的，周圍的判官小鬼也無一幸免。我的住室在偏殿，那是僅有的一間完整房子，全農場的三個職工都住在這間房子裏，甚至有成羣結隊的麻雀也飛到房頂上歇足，讓它們滿地拉屎吧，我不忍得驅逐它們。

我在焦急地等候着，我派遣事務員尤光照又到場長處催問收買土地的確訊。亞熱帶的雨季的先鋒隊已然到了，天上一起雲跟着一場雨，雲起時候，四面的山罩在雲彩中，氣壓重重的，彷彿天與地已然可以自由握手，雨傾盆下起來；不一忽晴了，環山又從雲團中衝出，太陽又團團的在發光。這至少是種棉花的季節到了。可是我們的租地還成問題，我自己一次二次地到高場長家去，後來連我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只好派農場事務員作代表，連這一次，他也跑滿了半打次數。

一陣亞熱帶的暴風雨過後，尤光照拿着洋傘回來了，他的毛藍大褂濕了半截，可是洋傘却被曬得冒着熱氣。我滿心希望地看着他沒有表情的臉說：

「怎麼樣，見着了吧。」

「不見。」

尤光照的沒有表情的臉上微微顯着慳懔，似乎有什麼話而不敢說，嘴脣動了動，沒有說下去，我好奇地猜想，以爲尤光照也許根本沒有走到，撒過謊以後的心理戰慄。我有點憤怒地喊：

「尤光照，你說實話！」

「高升，他打了我……」

這個二十歲年紀的大孩子，甲等農業學堂的畢業生，眼睛圈一濕，眼淚落下來就好像亞熱帶的風雲變化那麼急促。他生長在邊地，受教育在邊地，邊地給他一種非常堅實的樸實性格。他經不起一點喜歡，也受不得一點委曲。他有話就說，沒話從不多嘴。

「這一羣混蛋！」

在我的心頭上，高場長的好印象一天比一天的退縮，一直到今天，可以說他的優點已然絲毫不存在，他是一個說話不算數的流氓，他是一個腐敗不堪的官僚，他的長袍馬褂和那小鬍子無一處不顯出上詔下傲的卑鄙，我後悔，和這樣一個無賴共事了。

「光照，不要哭，我們自己去辦，我們不必求人！」

我自己也很驚訝，我會順口說出這樣的話。自然，這也是我久已埋在意識縫的念頭，不被逼迫在絕壁之上，我是不會發這樣的吼聲。農情迫切，不能再等了。

「你不是場長呵……」

尤光照拭着眼睛咕嚕着，這句話相反的却更激起我的勇氣。的確，我不是場長，我只是一个每月領六十元的技師，農場的事務根本不必操心，可是，我是青年，我有技術，我不能永遠關在禹王宮裏帶髮修行，我千山萬水到西部來的使命是振興西部的農業，我不能空手回去，我沒有臉來見我的同行。

「走，光照，你帶路，」我喊，「幹不成這碗飯不吃了。」

那個可憐的大孩子跟着我離開禹王廟，一把洋傘還是拿在他的手裏。他永遠不忘記穿着長衫走路，他永不肯在人前失掉他的「師爺」身份。可是，這樣炎熱的天氣，毛藍布的長衫子穿起來也是真够熱的，我的不整的學生服和他比較起來，也許人家反把我當成一個隨員，我拭一拭額上的汗珠，我也懶得再做任何打扮了。

「尤光照，」我說，「先看鄭司令官，再去教堂吧！」

這個城市已然非常富於熱帶的性格，太陽照過了每一個角落，炎熱的時候街上就很少有人行走。雨後的地皮上汪着一灘一灘的水，有成羣結隊的紅頭蒼蠅在上面有節奏的跳舞。人才走過，哄的散了之後便又聚攏來；大肥豬自在地攤開四肢，臥在街上酣睡，走路人和很稀少的車子都懶得去驚擾牠。這種懶的性格到處蔓延，所以衣服穿剩了線，懶得補。我們首先到了鄭司令官的住宅。他的住宅是全城最龐大的一所：可以經常地住着百多賓客，特爲西藏毛牛和雪山白熊造了宿舍，圍着宅子，還駐紮着一隊帶着新式武器的保衛部隊。

### 「立正——」

進門時候，保衛兵的赤腳靴狠狠的踏着地舉手敬禮，我們這樣的衣冠還這樣受到優遇，十分感激。一個值星官黑黑的，頭上插着一支白鷺毛，向裏面替我們通報。他後來帶我們到第一進大客廳入座，那廳堂的門上懸着闊大的匾，上有斗大的字「道德家風」，廳堂的座位都是成列太師椅，上面有猩紅氈製的椅套。

靜坐一忽，我們就聽出第二進大客廳裏的嘈雜，初聽似乎是在舉行聯席會議，後來聽聽又像是在審問案件，因爲中間有一個特別高的聲音既像在報告又像在申斥，而且並不是全用漢話，中間只含着很少的幾個漢字聲音。尤光照偷偷地向我說道：「這恐怕又是鄭司令官在問案了，他的蠻子區裏甚至偷鷄摸狗的小事都要他管，而且必須親見司令的面，假如見不到面蠻子以爲他死了，會要造反。」談話時間，外面走進來一位彪形大漢，尤光照忙着向他鞠躬，我也以爲是鄭司令官來了，趕快起立致敬。

「我姓牛，」這位大漢的漢語也不十分好，「我是牛參謀，你們二位見司令，司令在談話，要我代見。」這位漢化了的保參謀仍然免不掉許多的硬線條，他模仿漢人習慣把茶碗向我們的面前舉舉，以表示敬意。他的臉孔成紫醬色，草綠色的軍服太瘦小，緊緊地扣在身上，他沒有穿鞋，十個腳指頭分得非常清楚。我非常高興，在我面前的便是牛牛壩子的主人，我們在計劃中要拜訪的人物。一位漢化的黑骨頭。

「我們來看司令官，」我說，「就是爲着農場想請司令官下個命令，叫每個佃戶闢出幾畝來地種棉花。這一帶的地皮司令官的最多，司令官的地皮上要是能够先種起來作個提倡，一般老百姓大概都會服從，這以後，本地的棉花織成了

布匹，價錢慢慢低了，人人都有新衣服，不必靠外面翻山盤運了！」

牛參謀凝着眉頭很注意的聽我說完了，他答道：

「你們要種棉花是不是？種了棉花織布作衣服穿是不是？好，對了，我替你們向司令官說，這是好事！」

說話時候，我注意到牛參謀的深邃的兩眼，黑黑地如無底深潭，具有無限的智慧，無限的堅毅。走出城門，撲面的環山都是他的領地，一直到我的農場，除了中間幾塊特別肥沃的水田劃歸鄭司令官之外，大半都是他的佃戶。黑骨頭作地主，漢人向他們手裏承租，在西部成爲常事。尤光照的手推了推我，他還促使我借機會開口，直接向他要求。

「我們還知道，」我說，「牛參謀在城外很有力量，牛參謀不肯幫我們的忙，讓娃子們在洋山芋地裏種些棉花，棉花的價錢比鹽還貴，這豈不是很好的事情？」

「我知道這是好事情，」牛參謀點點頭，很誠懇的說，「我可不敢答應你，我得問了鄭司令官，他說，行，我就也說，行。你們都知道我有娃子：你們不知道我是鄭司令官的娃子，明白了嗎？我要問他。對不對？……」

成批的保衛陸續地通過大客廳旁的側門向着二客廳走，一個個粗眉大眼，身披扎耳窩，手裏牽着一隻羊一條狗，甚至一個猴，紛紛向鄭司令官來送禮。門裏面更聽見那個高音仍在響個不息，我知道這正是他們一天的最忙時候，不便多打攪，我看了下尤光照，我們同時立起身來告辭。

「你們住在那裏，」牛參謀站起身來說，「我給你們也寫回信。」

我正拿起自來水鋼筆留地址，尤光照向我招呼，「你寫那裏，高場長家嗎？」牛參謀聽到了，立刻眉開眼笑的說，「你們是高場長那裏的，很好，他的花草養得好，我知道，我知道……」我一方面佩服牛參謀的熱情，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心折高場長的交際手腕。可憐我們這個農場，竟被一般都認爲是養花草的地方，這是我們農業界的恥辱。

「牛參謀多謝你呀！」

「沒事情到這裏來玩！」

這一次的會見雖然沒有得到什麼結果，可是却給了我們不少安慰和興奮。這些異族的朋友的忠誠，是漢族人間少有

的，我每逢想到我們的高場長，就要咬牙。走到街上，我們徘徊了一會，覺得一不作二不休，我們又同到天主堂裏去看包神父，這條甯甯河的兩岸，大半的好地又都是教堂的產業，神父們可以自由出入蠻區，不受絲毫的障礙。

太陽底下天主教堂樓頂上的十字架放射着金光，這是全城最高的建築，每逢禮拜天，教堂的大鐘響起來，便成爲全城固定的唯一音樂，短短的二十年，老百姓對於教會的感情整個變換，過去是嫉視是痛恨，如今是羨慕，是阿諛，甚至縣政府有些公事。都要事先到教堂裏來商量一下。神父們從一位增加到十幾位，從一區變成爲十幾區，從雲南沿河運來了無數歐化設備，大教堂的裝飾和設備，不分亞洲和歐洲並沒有什麼兩樣。

尤光照就是這個教堂的小學校的畢業生，後來，由神父保送到省裏去進甲科農業學校，他這半生中，有六年以上的光陰是在出入教堂，他對於這一條路自然更是熟悉。進了門，我們首先聽到的是小學生的唱詩聲，活潑聲中含着無限肅穆。尤光照熟識這教堂裏的一切人，提攜他升學的蔡主教已經返回法國，現在主持的人是包神父，他也曾跑遍了所謂吃人的蠻區，他寫的著作是這個教區的出版物第一零一種。這個叢書中有些是祕本在該國參謀部裏保存着。

「這是包神父，」尤光照在這裏變活潑了，他又恢復了「小孩子」，不再勉強作「師爺」。他非常高興地把包神父介紹給我，「包神父，這是我的×老師，他是新到農場的。」

「坐坐，」包神父熱烈地拉着我的手，一同走進屋去，「你們中國真進步了，你們這一批新農業人才出來，要把中國的農業推進到二十世紀。」

天主教堂裏的客廳是中西合璧的，有披紅氈的太師椅，也有鋼絲彈簧的沙發。包神父的中國話說得比中國人都好，尤光照有一次對我說他的蠻話說得更加好。我們一齊坐在大張沙發上，包神父的臉是紅的，眉毛鬍子都是白色，微微透點黃，他穿着黑色長袍，胸口上一個十字架，腋下的狐臭氣一陣陣地透送出來。

我把來意簡單地說給他聽，他鼓掌叫好。

「我們是同志，包神父鄭重地說，我們一直就沒有忘記替你們中國人改良農業。你仔細看一看，你會發現，山洋芋是我們帶進來的，落花生，我們帶進來的，白粒的大包谷，我們帶進來的，尤光照是我們教育出來的，這樣的學生今後

我們可以自己教育，我們自己辦了初級農業學堂。你們農場裏有些東西都是我們農場裏搬去的。我們比你們農場早來了十幾年。——」

我說到租地推廣棉花，繁植森林苗木，使山上有草，人民有衣服。

「這些計劃，」他說，「我們也在做，我們要盡量幫助你，種棉花自然是好事。有些地皮雖是教堂的，可是老百姓種不種我們沒有權力干涉。這也有個緣故，第一，是水常漲，棉花淹了就沒有用處；第二，是沒有紗廠，種了花沒處紡紗，賣不出價錢來，我們教堂裏是從增加糧食入手……」

「我是看到他們窮得穿不起褲子……」我搶着說。

「所以呀，我們是贊成的。推廣呢，你們去找農家直接辦交涉，教堂不反對，有什麼要教堂幫助的，你只管說話，那一天有功夫到我們的農場來指導呀！」

包神父的談話改變了我一向對於教堂的觀念，我們學農業的人真不能不感激他們所給我們的幫助。我們又齊向回家的路上走。我的汗濕了內衣，尤光照又撐起他的布洋傘，路上我向他刺刺不休地縱論我的計劃，這半天的訪問，證明了我並不孤單，我要用全力去開拓。

「尤光照，」我感情地說，「你要多幫我的忙。」

這個二十歲的大孩子的沒有表情的臉上黯澹了一下。他低聲說：

「老師，可惜你不是場長呵……」

### III

「尤光照，今天輪着你到河邊，我到特約農家！」

我們勝利了，大家滿有精神，滿有朝氣。天剛黎明，我們便從禹王廟起身，趕到工作地點去指導播種。從朝霞看到晚霞，一天忙到晚；農情忙迫，只感到時間不够分配。「不能再慢——不能再慢了。」可是我們的困難也在逐漸加多着。

春末的飢荒，地皮上雖然綠油油的了，可是每戶人家的糧食缸裏都快空了。不知道從那裏飛來那麼多的麻雀和老鴉，飛起來時像一片烏雲罩着半個天，落在地上又像是無惡不作的蝗蟲，它們搜索着地裏的一切，發掘着地上的一切。農夫們成羣結隊的在守着才播下種去的土地，他們害怕野貓、松鼠、狗獾，他們更害怕這羣獵槍打不盡的雀鳥。爲着生存，一切生物都在爲了延續生命而奮鬥。

「師爺，看啊，你這——這——」

我還沒有到特約農家老吳家的地邊，他已經在找我來了。這位善良的自耕農以辛苦了四十年的粗繭手，捶着自己的長毛胸口，他痛苦地喊着：

「師爺，我那該死的孩子，半夜裏看地睡死了，不知道什麼東西一嘴一嘴地把棉種子都吃去啦，師爺，我也該死，夜裏好像要下雨，也沒有起來查夜……」

「我去看看，」我說，「你到場裏找老沈要點種子來補。」

老吳的田地有二十畝光景，一片耀眼的紅色。他是這個區域裏面最老的自耕農，也是殘餘下來僅有的自耕農，有一天他告訴我，我們這個農場也是他的舊土，但他爲了不做佃戶，情願送給政府作賄賂，而取得了不再被兼併的保障。因爲他對於自己的土地有主權，我們說服了他，願意分出一半的土地來試種棉花，好在去年的結果，還能使他滿意。約定「失敗了我們賠你，只要你把地租給我們。」難得像他這樣開明的人，簽了約，實現了我們的計劃。

踏上了老吳家的紅土地，我的心頭上，感到非常溫暖。老吳的小兒子正在玩一隻小麻雀，抬起頭來見是我，又嚇得哭起來，好像是方才他的父親已給過他警告，這孩子用泥手把臉上塗得一團團的花紋。我安撫了他一下，便去察看被偷竊了的種子，正是一穴穴的被竊去，好像是豬拱嘴一嘴一穴的樣子，可是又像是有一把漏勺，從土裏把種子篩出去。我蹲下身，仔細地研究每一個穴的情況。

「爲了播種，」我自己在想，「我的確費了很大的思索，這是沙質黏土，我把種子播種太淺，一定有蟲鳥來偷，若把種子播得深，再不加種黃豆，土太黏，棉種的力量很難伸到土面。最後，只有採用了折中的辦法，每個播種的穴裏撒

上一把木灰，即使種得深一點，新芽也還容易發生。……」

在一個穴的旁邊，我看到半個很清楚的脚印，是前半個，五個脚指頭十分清楚，這樣清楚的脚指頭，只有蠻子才會。我心裏不由得一動，繼而再仔細觀察每一個穴，我恍然大悟，雖然我不便說出。這的確確是人的行爲，而不是鳥獸作祟。

「好現象！」我幾乎高興得跳起來。

半個月以前，牛參謀給我們回訊，他表示鄭司令官已經告訴僕僕們誰願意種，誰就到農場領種子。可是沒有一個僕僕來領取。我們曾經猜想，僕僕們的理解力還不够，他們還沒有親眼看到植棉的有利，我們只能來用實證作宣傳，引起他們的注意，沒有想到他們已經在注意了，而且偷了種子回去。這種壞風氣固然不可長，但我們過去太疏忽沒有用什麼方法和僕僕們接近，也是應當糾正的事情。

老吳喘噓噓地背着一口袋棉種半跑步式地趕來，他皺着眉頭焦急地問道：

「師爺，看樣子還能補種嗎？補種還來得及嗎？」

「來得及，」我滿口答應，「來得及！」

「小狗子，你這該殺頭的禽獸呵！」

他憤怒地又去打他的小兒子，那孩子一心只顧玩手裏的小麻雀，却忘記了去驅逐那田場上翱翔的大麻雀和老烏鴉。那羣老油子，你非走到它們跟前，它們死也不肯飛去，老吳拾起地皮上的泥塊去打，才哄的一聲飛起來，像一朵烏雲似的到別人的田裏去。嘴裏還吱吱喳喳地唱勝利之歌。

我順着地邊的小路到河邊去。晴朗的天氣，甯甯河像一把穿過萬山的長劍在甯靜的流着。它給附近水的便利很少，到山洪下來時，它發狂地吼叫起來，會吞食了兩岸的豐腴土地。坡地上，千萬個小水流都傾斜地向甯甯河身集中，小水流在卵石下流着，像一串咬着尾巴在游的銀魚。

這是一年中間農人最忙的時候，到處有人在動。牛牛蠟子過去，就是天主堂的灘地了。我從東部來，從沒有想到衣

不蔽體會到這樣的程度，據說一家只有一套衣服，出門時候輪流着穿也不算奇事。他們立在太陽底下，裸着身體，一塊破布圍着下身，有的地方有牛，有的地方三個人拉犁代替了牛這樣的犁田，並不能夠深耕，年年使用的只有一層表土。

「天主堂也屈服了，」我走着愉快地想，「他們不是中國人，自然由他們發展農業也有他們的私心，包神父的不種棉花的看法不是沒有理由，可是我們不能因為沒有紡紗廠就不種棉花，我們的大棉區失陷了，各戰區的棉花自給自足非提倡不可。有了棉花正可以刺激新工業的生長，水，我們也要防，棉花，我們也要種，只要老百姓漸漸認識了農場，我就不管你們什麼天主堂不天主堂……」

我正趾高氣揚地走起來，仰着頭，我遙望着那遙遠的大雪山，那銀白色的雪線。我自覺我已經有雪山一般高，我幾乎用手可以撫摩着雪線。我根本忘記了高場長，我申斥尤光照懦弱。有一次我這樣說，「你看，作事在人，成事在天，這不就是恰巧我們今天嗎？」尤光照反問我，「假如這次失敗了呢？」我相信是不會失敗的，我們是一天比一天接近勝利。大雪山看久了有點矇眼睛，我又低下頭來看着紅泥地。

「師爺，師爺——」

聲音慢慢大起來，我回頭來看，原是工頭老沈，他的白頭髮也正在像雪山一樣地放光，他跑得滿頭是大汗，他把小褂子脫下纏在身上像是一條繩，他追過來手裏高舉着一封信給我，加一句話說：

「禹王廟的火夫送這信到農場，說場長在等。」

「啊——」我心裏也有點希奇。

自從高場長避開我的面以後，兩個月來我始終沒有去看他，我猜想他一定會用手段來對付我，但是他沒有。我急急地拆開信封，看見裏面有一份公事，那麼大的一張紙上，除了格式，大印，年月日之外，只有那麼簡單一行字像閃電似的刺入眼簾。我的名字之下寫着：

「×××，人地不宜，着即調回總場。」

這個意外的刺激反而使我安定下來，我自覺頭在發漲，但我的臉上却浮着冷笑，我以非常甯靜的聲音告訴老沈：

「你先回去，——說我就去，農場的樹種要趕快種上呵！」

我心裏在罵：這個老梟，你用的是一種殺人不見血的手段，你殺了我你還在用笑臉等我，你笑裏藏着刀，得機會再向我放幾支冷箭。我不回去，是表示了我的懦弱，如果回去，我不僅要預先準備擋箭牌在牌後，我還要準備一把匕首。

找了一條小路，我直奔禹王廟，我不願意到灘地上刺傷了那個純樸孩子好心腸，我想不到其他，太陽在我頭上，雪山在遠方，小溪在潺潺地流，我一心地趕路回去做抓破面孔的血戰。

「辛苦，辛苦！」

沒想到高場長還在禹王宮的門前候我，並且不顧太陽地趕上前來迎接。

「這真是那裏來的事，」他說，「我一看公事我就嚇了一跳，這怎麼說的，這怎麼說的，你來了這麼久我們還沒有好好的談一次，你老對於農場真是太辛苦了，真是太辛苦了。」

我不管他這種手段是不是先禮後兵，我逕直對他說：

「拿國家的錢，做國家的事，根本談不到辛苦不辛苦，你來西部爲做官，我來西部爲做事，既然是志不同道不合，大家散夥，多餘的話最好少說。」

氣憤憤地我走向臥室，高場長默然地跟在我身後。

「高場長，我想你今年農場報告總會比去年充實些了。」

這是我在西部農場分場的最後一句話。我還露出勝利的笑容。

（二十九年六月）

# 漢夷一家

僅有星星，沒有月亮，掘起來的土壤在平靜地休息着，散出腐草氣味，環山都蒙着黑大的厚被子睡覺了。老榕樹聳着龐大的身影，溪水在偷偷地流。這是亞熱帶的午夜，熱風仍在持重地送播着暖氣，但地表已然在泛出微微的清涼，使那在飛機場四週草棚裏的民工都入了睡，甚至四野的哨兵有的也走進夢境。督工總隊長，帶着埋在黑暗中的一團黑影，在午夜裏出來巡查了。

「口令！」總隊長方才走到了夷工區旁，便發現他面前正有無數的黑影在鬼鬼祟祟地蠕動，他吃了一驚忙立定脚步，手按着槍大聲地發問。但這時，那羣黑影彷彿受了不少的驚嚇，立刻間，旋風似的向四方逃去。總隊長心想這一定是逃工，不免怒上心頭，便又喊了一聲，跟着放了一槍。

「站住——碎！」

旋風原是不會凝止的，等到槍聲響後更增加了騷擾，各地的狗吠也隨着人聲瘋狂地響成一團。跟着這靜靜原野上，由於霹靂一聲把空氣擾得十分緊張。

「伊——呀——啊——」叫着，跳着，跑着，黑影四散了。

總隊長皺起了眉頭，亮起手電來搜索着前進。立刻他看見路面上拋棄了的是東一個西一個的鋤頭。仙人掌叢裏發現了一個受傷者，有個黑人中了槍，已然在大聲地呻吟着，他那白而長的頭髮蓋滿了赭色的臉孔，鮮紅的血正從那扎兒瓦的底下汨汨流出。總隊長立刻有悟地自言自語道：

「怪事，怎麼就是那破天荒下山來作工的夷工啊，這怕要造成一件最麻煩的事情……」  
人聲沸騰起來，四面的電光搜索，突破了無邊的黑暗。總隊長皺着眉頭，便像一頭機警的老鼠似的溜到黑暗裏去。

★

★

★

★

黎明，太陽還沒有出來，飛機場基地的起床號響起了。這時候，仙人掌的刺上掛滿了晶明的露珠，石榴花羞得還

沒有開放，五月裏的南國，吹起風來總是熱的。天藍，水藍，中間嵌着赤色的盆地，一切都像是在火焰山中燒過似的。綠榕樹的翡翠一般的樹葉子下垂不動，表示今天又是一個悶熱天氣。

在那方圓二十里的地面上，到處都在滾動着亂嘈嘈的人聲，吃畢早飯，紛紛準備上工，用着那沒有醒透的聲音，人都在講談着那半夜的槍聲和關於夷工要逃跑的猜測。

天光大亮了，這集合號聲把各小組的幹部集中在大隊部的講演台前，大家踏滿了兩鞋底露水，來聽取精神講話。總隊長在負疚，幾乎一夜沒有睡覺，人顯得更衰弱了，他比別人矮半個頭，他的身材總像要被埋在人羣裏似的，永遠不被埋的却是他那一張大嘴裏發出的金屬聲音，他那多皺紋的臉像蛙似的，吐出聲音總是震人耳鼓。

「自從開工以來，」總隊長發聲了，他說着他想了半夜的話，「大家的精神真叫好，不單到的早，而且走的遲。個個賣力，人人爭先，我相信這個大工程一定會如期完成的。特別是我們的夷胞們，更是努力，平常還有些同胞看不起他們，自然，他們一向沒有組織，工作能力趕不上漢人，可是這一次他們的工作可是比我們漢人好，你們知道嗎，他們自己覺得白天作的土方不夠標準，還要犧牲睡眠，夜裏加勁趕工。這種好精神，是我們漢人要向夷族同胞學習的。夷族同胞各小組的領隊聽着！你們這一次的努力，證明你們是中華民族的好兒女，我們飛機場工人中間的好弟兄，漢夷本是一家，這以後大家要更要尊重學習。解散！」

鐵叫子四邊嚕嚕地亂響，各小隊長在解散之後，各自領導着自己的小隊到指定地點去作工。夷工們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低着頭一聲也不響，但漢人們却在七嘴八舌地討論着保保何以今天竟能這樣得到獎勵。這裏的工程很簡單，只是把盆地裏的幾個墳頭似的小山移到場子的四邊去，所以只有鋤子亂舞，担筐穿梭似的往來，各地段之間的小紅旗在迎風飛舞着，人流着汗水，跟着土便飛揚起來了。

總隊長跟着太陽升高，便又騎着他的兩輪車來逐段巡視了，橡皮車輪壓倒了那叢生的小草，便使他感到這弱草和小民族意有同等的命運。他要到場子的一角上去探視夷工，同時也是去慰問那受傷的老切那，他要設法解釋這個誤會和彌補這個意外的裂痕。他今天只有盡量來說好話的份了，回頭望一望那新土上軋出來的綿亘車輪線，覺得歷史的命運就

是這樣，必須經過一條輪跡。

他推着車子，走進那羣夷工叢中，他們仍然是在毫無秩序地工作着。臉上雖然有些天真無邪的笑容，但看到一個陌生人的來到又未嘗不含有敵意。總隊長開始感到僕僕民族真是拙笨得可憐而又單純得可愛，這個小民族能夠到今天還存在，便是因為他們不怕流血，特別是爲了自衛而流血，所以，便把血憤越結越深。今天爲了全民戰爭，不單不能增加新仇恨，還得給舊冤家消釋那愁恨的結子。

「炕知隊長在那裏？」總隊長用夷話問。

「老切那家——」

在那個佈滿濃蔭的場邊村落裏，正遇到夷工的領隊人炕知，自村裏向場子走來。他望到總隊長時，便憂鬱的但很鄭重地向他行了一個敬禮，天菩薩剃掉，英雄結歪在一邊，他顧不得裝飾自己了。私運鴉片或黃金時候的威風都失掉了。

「老切那好些麼，我去看他可以麼——」

「大災星，」炕知搖了搖頭說，「人是太老了，他夢裏說，要請總隊長代他報仇。他還問，爲什麼做工的挨槍，偷工的快樂逍遙？」

他們一同又進村子去看切那，那一帶的民房完全讓出來住了夷工，每一家的矮小茅屋裏，都在洋溢着刺鼻的垃圾氣息。切那睡在稻草上轉動着，有隻白花老肥豬在門檻旁睡熟了，替他在作警衛。室內沒有光線，人彷彿更黑瘦了，只有總隊長才能和他的夜間印象作比較的。天菩薩蓋着那有點轉成棠梨色的方臉，白髮上結着血疤。那件粗毛織成的扎兒瓦罩着那雄偉的軀幹，已然顯得有些寬大。槍彈自背入胸，他昏迷過去又清醒過來，每一轉動便要出血，按上土，也不能止着，一羣蒼蠅在圍繞着他飛來飛去。

「炕知，」總隊長出了房子，輕聲問，「你們找醫生去了嗎？我想還是請軍醫好一些。」

「我們去找比母——比母有祕方——」炕知回答，「請軍醫我們沒有錢。」

「你猜兇手是誰？」總隊長沉吟一刻又問。

「還不是那放哨的兵——」炕知憤然答道。

「他們也這樣想吧？那些夷工——」

「不能不這樣想，誰也不信老切那會有仇人——」

總隊長到有些感到意外似的，更追進一步問：

「有人看清兇手的臉嗎？」

「逃命都來不及，那個敢看——有人猜怕是總隊部的人，只有他們有手槍……」

「哦，我先要和你談請軍醫的事——」

屋裏面，切那大叫一聲呻吟起來了，跟着又像是在作嚙語，嘖嘖叨叨，炕知翻譯出那個意思說：漢家比夷家的土剮得多，夷家快到黑夜裏加班去作呀，肚皮餓了，蔣委員長有的大籬米飯呀。他的手在舞着，似乎是想起來作事，可是沒有力量，又頹然地放下了，跟着又一聲呻吟。誰相信這就是平日習慣擄掠的惡魔呢？

「炕知隊長，」總隊長小聲問，「你看這件事不會變作冤家吧，我真對不起你們，我要負責——」

「報告總隊長，」炕知却也誠懇地回答道，「只盼望切那不死吧，不然這一支是會記掛這個仇的，除非你們繳出打槍的人，給他們來償命。我也勸過他們，說今天同是在打國仗，不能自己來打冤家呀，……啊，比母來了。……她來了就好辦……」

一陣歡呼從廣場上轟起，獵狗汪汪地叫着，炕知不等把話說完，也便自動迎上去。人越聚越多像是衆星拱月似的把半途中追回的老比母包圍起來。從雙龍場的小山頭上出現，那迅速真是健步如飛，像一陣風似的，不多時候，便沿着濃蔭成行的榕樹叢來到茅屋前面站着，他的那隻大狼狗便向着那白豬咬起來了。

總隊長認識這個有年紀的老黑夷是當開工舉行破土典禮時，他曾在這裏爲夷工祈禱過。因爲剃掉了鬚和髮，所以顯得十分年青，三稜眼睛在皺紋裏閃閃發光。他有一張闊口，嘴皮全成蠟黃色，就是這張嘴調解了不少黑夷與白夷之間的糾紛，調停了多少次的流血戰爭。他的頸子裏有各色彩石組成的項圈，美麗而又猙獰，多少類似佛殿裏的塑像。他手裏

舉着一面鼓，周圍懸着作響的鈴鐺。肩上一隻皮口袋，那是小羔羊皮囊縫製的，四條腿子拼接起來，正是一個最良好提手。有時便繫在狗身上，狗跑起來時，裏面的法器透出了金屬音響。

「總隊長——」

比母却向總隊長施了一禮，表示自己的謙虛，又愛撫地握着炕知的手，他妬恨，他要特別看重這個軍裝的後生。總隊長正在向比母熱情地道謝時，二十里的方圓的紅土上在競傳着：

「比母來了！」

「切那有救了！」

「總隊長去求比母救切那了！」

特別是在夷工中間的一重陰霾掀開了，人人都無心工作，探頭縮腦地望着一方面而大加討論起來。他們認為比母的到來，切那一定會得救的。比母是夷族中的唯一知識份子羣，認識夷文，熟讀經典，佈法診病，是人與神之間的僅有聯繫者，他還是土司，頭人和黑骨頭之御用的統治代言人，凡是人力的不能解決的事，便只有由他從神那裏得到啓示，然後再宣佈給羣衆。聽見的人從來不敢反抗。

比母舉着那面鈴鐺鼓，先在茅棚外畫符唸咒，好像驅逐門外的幢幢羣鬼，老肥豬不怕狗咬，越睡越沉，有如有魔鬼似的鼾聲好不怕人。比母跟着進了門坎，用盡力量說法，也沒有吵醒那個老豬。比母奏起了丁東東的音樂，由輕到重，最後像轟雷似的，振得房沿上的草稈，也像要跳躍起來的樣子。

「夷家要趕過漢家呀……夷家要趕過漢家呀……」

老切那仍在大睡夢中發出斷斷續續的囁語，這些話正可以代表夷族人士的一種新觀感，而領隊的炕知便是這一族受了漢化的代表者。他的黑腦門掛滿了珍珠一般的汗珠子。他向總隊長解釋着昨夜以來的夷工心理變化，即使是夷工逃走也不應當用槍打，何況他們又是自動地去作工，他憤憤然地說：

「老切那的傷像火燒，可殺的兇手啊，老切那和你又有什麼仇？總隊長，你肯不肯捉到兇手交給夷家，萬一老切那

死了，哼……」

「我要交的……」那金屬音聲這樣堅決地答：

任何人絕不會猜想到兇手的內心是在作如何痛苦的激戰中。總隊長這半生，曾用他那隻玲瓏的自來得打死過不知多少人，可是這個軍人却從來沒有痛苦過。用手撫着沒有鬚的下顎，他想我這次不是爲着殺人來的，乃是抱着一個更大的理想。不多時候以前，他曾在漢夷聯歡席上請夷人頭目來看國防電影，說明人逐幕來解釋着，這是快槍，那是大炮，還有坦克和飛機。一個漢化很深的老黑頭忽然放聲大哭。他告訴別人說，這些新東西我們夷家一樣也沒有，我們夷家一定要滅亡了。總隊長那時聽了便大吃一驚，他想到近二十年來，夷人總是在搶劫武器，充實自己的武裝，直到這個老青年的囑語，完全是這一種的心理表現，他當時便痛下決心，如何增進漢夷兩族的相互了解，如何使漢不欺夷，如何使夷不仇漢，他願意把這責任放在自己的肩頭上，而且就想藉着這次的建築飛機場來作一次試驗。到此刻，他想到歷史上，本來已經血跡斑斑，甚至在今天又造成了新的誤會，不爲黃金，不爲鴉片，不爲娃子，乃使他不能不緊緊地凝眉了。

「炕知隊長——」他鑒於方才的講話已然發生了相當好影響，他要照方更抓一劑藥，「我想特別召集一下夷工們來談談話，你來翻譯——」

當這時，多少夷工正被鼓樂聲招引着，像是採花的蜂一般的向這塊樹蔭地來集中。太陽升得高高的，照着大地上的兩條工程粉線，已被掘得像是斬斷了的蛇，零斷不堪。地下是不等深的炕，地表上則零亂參差地堆着土，一種異樣的土香在空氣裏洋溢着。萬山叢中的沖積地層上，天設了增加麻煩的不等高的邱陵，這條全爲夷工負責的外圍溝壕，就是要突破這些天然的障礙。至少在目前，幾千雙泥足踏來踏去，總算是把叢草踏平了大半。

「啣——啣——啣」炕知掏出鉄叫子，四面響起來，費了很大的時間才將大半的人集中了，多少人還要貪戀着比母的音樂懶得舉步。

「總隊長有話對夷家說呀……」

天藍，水青，五月的南國暖風，輕輕拂着人們臉上的汗珠。總隊長在夷工叢中開始興奮地講着話，比起夷人來，人

顯得更小了，但他的鏗鏘的金屬聲音則更加響亮起來，他希望能夠由於他的熱情，換得夷工的心安。大羣黑塔一般的夷工，無表情地聽着話，作着天真的笑。茅棚裏斷續地傳來一陣陣飄颻的銅鈴聲，事實上這鈴聲比他的訓話更有力量，它不是人間的，而是代表着神的安慰，使夷工們內心的不安減少，而將心情飛翔到一個遼遠虛空而有金色的境地裏去了。但總隊長也想着找一個軍醫來才能通過這難關，必須作最快的行動。

★

★

★

★

開工的第一天，那真是一個忙亂的日子。千年來的嗚咽的老河床開始填土，幾世紀來沒有看到過天日的心土開始翻身。世世代代在幽閒裏長大的人們，也開始挨着工作的鞭子，被迫逼着不得不工作。二十里方圓的廣場將要填鋪得像紙一樣的平，除了號聲以外，還有一種金屬的聲音隨着空氣到處飄盪。

南國正滑行着暖風。天藍山青，寧寧河不規則地流。雪頂上的水，半山裏風化的土，造成了葛山中間也有一塊塊的漠野。這一片土地，幾千年來被人忘掉，任那牛羊走，叢草生，石頭生着鏽；到如今，沿河的大道上，想不到的萬頭攢動，民工奉令從四面八方趕來修築飛機場。連這一條大路也是最近方才翻修好，紫紅色的新土上留着無數鮮明的脚印。四鄉送來的給養，用人挑，用馬駝，長隊伍絡繹不絕，像是一條流向湖或海的長河，把糧食，菜蔬，木炭似的鹹肉，運給這羣消費者，然後又把這片土地上的新奇景像和脚上面踏來的新土氣息，帶回故鄉去。

萬數人的頭皮上，個個都有一條泛濫的汗水的小河。遙遠的寧寧河，閃動着千萬根絲線似的閃光，照亮了這羣勞苦人的眼睛。風吹着榕樹葉子響，但是溫暖的，沒奈何的拭一拭汗，舉起那新鑄成的笨重烏黑的鋤頭，吐一口氣，重重地落下去……

「努力呀，老鄉們。好好的作工，按方計工，」金屬的聲音從西飄到東，從南飄到北；「中央不會錯待你們的？要水嗎？老哥哥？要歇歇嗎？老兄弟。怎麼，飯還吃得飽嗎？米裏有像鴨蛋那麼大的砂子？你們要說實話呀……」

金屬的聲音飄來飄去的，使人慢慢熟悉了那個走來走去的矮個子，引起了多少的驚嘆「那個小矮子就是總隊長？好精神頭，一天跑到晚，他還問人吃飯了沒有呢？老天才清楚工人們那個吃得飽，誰敢說？誰敢動一動小頭目——」當金

屬的聲音飄到飛機場的邊沿上的時候，那些免役專作侍應的住戶也在咕嚕道：「那小個人心到是細，挑三又挑四，什麼眼瞎了，沒看見米沒有熟？什麼這臭粥是人吃還是豬吃，那小人臉氣得像茄子，你看得到的辦了，看不到的呢？……」金屬的聲音又在小隊長的集合台上說：「我們這一次同時調用了夷工，我要大家特別注意特別照應，漢夷本是一家，是親兄弟，不許欺負他們，違令的不論是誰，我要重辦……」可是小隊長們却罵這是多事，「犬羊成性」，看到了時候你能夠壓制着誰？

就在第一天開飯時候，夷工就沒有如期領到飯吃，小隊長炕知氣亨亨地來報告，連說了幾個「爲什麼？」質問得總隊長啞口無言，他只好說：

「我要查辦，你先回去，飯也就送——」

看着炕知敬了一個禮出去，他才感到心理上的不平等不是一天兩天能填平的，有人是故意這樣作，而這正是一個開端。炕知是比較懂事的他比較認識漢人，他在成都的軍校裏讀過特別班。一身綠布軍服，胸口上掛着委員長的小像和校章，頭髮已然完全剃光，沒有那代表迷信的一束天菩薩，他的兩腳仍然赤着，除非必要他不習慣穿着鞋襪，漢化和漢話雖然沒有完全變化過這個青年，但他已有若干觀點和純夷人不同了。他想在這次的督工裏成爲正式軍官。他想：

「只有自己更加注意些吧。」

清晨過去，太陽越發毒熱起來，日影底下沒有一點風，連熱風都沒有了。整個的太陽壓在人們的頭上，每一條幅射線像是刺到人的皮膚裏，天藍得有點泛白，山青得有點發黑，工作的勞累是在一點比一點地加重，特別是夷工們，山頂上從沒有這麼毒的太陽，他們已不能堅持下去了。

「水呀，水呀，……炕知自己有水吃，我沒有呀？」

夷工們需要水比飯更迫切，等他回到隊裏時候，這種怨艾聲是越發擴大了。他最感到苦痛的就是漢人說他是夷人，而夷人却看他等於漢人。這樣的熱天，既沒有人送飯，甚至連一口水都得不到，這羣來自東山，西山，八十八甲，大小涼山的黑羅漢，再也忍受不着飢渴的煎熬了。當這雨落不久，他們都正在各自的家鄉裏，爲黑骨頭播耨子和點洋芋的時

候，可是鷄毛文書傳來命令，要他們百十成羣地趕來作國防工程。老黑骨頭已經立下血書，他們的知識也不允許他多了解什麼。每個人的青筋在腦壳上，在胳膊上跳，白頭髮的切那尤其喊得兇：

「要死啦，回山吧，回山吧——」

「靜些，」炕知只能露出牙齒來呵斥他們，他知道這一羣人一時很難了解修飛機場的用意的，特別是那些貴族們——黑骨頭以爲自己是純正血統，可以不遵服血緣不清的炕知的命令，特別又是老切那，使他不能哈斥道：

「你要瘋嗎——你，你，你——」

話說之間，飯來了，水來了，總隊長跟着也來了，看這羣黑羅漢正在不顧一切地搶水搶飯，白夷在幫助主人，也亂成一團。踢倒了飯盆，推翻了水桶，反而誰都沒得吃沒得喝了，總隊長舐一舐自己的焦裂嘴唇，凝着嘴脣望望炕知，誰知炕知也在沒有辦法地望着他。那個老切那這時在像猴似的躲在一旁在吸煙，忽然出了聲「酒——酒——」

「酒——酒——酒，」大家跟着喊。

「作好了工，我給你們酒！」總隊長立刻回答。

指定給這一部夷工作的是劃出一條壕溝，工程師在測量了以後，便在地表上劃出了界線。這兩條白線在一個紅土的高崗下，像兩支銳箭似的射出來，爬行着綠油油的泥田，積水的阡陌，除了穿過幾所茅棚，還要劃若干起伏的岡壟。他們的工作，是要掘起白線內的泥土，堆到地邊上的窪處成爲一道牆。夷工們雖然努力，可是效率極壞。土是東一堆西一堆，劃下的深度又是不同，白線亂了，黑漢子們之間有人却已受了傷。對於總隊長的預約誰也不想，吃了飯，誰也不肯再動手。漢夷一向是不和的，爲什麼爲漢人作工呢？

「誰給你們的水？那個知道——誰給你們的飯，那個知道？——」

炕知有意地向總隊長討好，說這水和飯是他送來的。總隊長非常感動地望着那解開包頭布，露出天菩薩，脫掉扎兒瓦，袒露出赤黑的肌肉，在流汗工作的戰友們。誰能說漢夷之間有多大的距離呢？這山岡，漢人只有夷人的五分之一，爲什麼不動員夷工呢，汗會變成淚的，心慢慢地換了心，多少的隔膜消釋掉。

「夷胞們，你們——」金屬的聲音最後這麼說着，「你們要派人到那邊和漢人去學呀……學會了一傳十，十傳百，大家都作得好……」

炕知遵照命令，便挑選了一批大黑夷到漢人的工作地點去學習。並且說：

「一切那你領隊，看人家是怎麼三個人一組的工作呀，一個人剷，兩個人抬，土要裝到筐子裏，不准亂拋呀，抬的人要往高上堆，你看看漢家……作好了，總隊長獎賞酒，司令官說不定給娶個婆娘了，看看人家想想自己呀——」

「伊——啊——呀」多少農奴身份的白骨頭！聽到這消息便高興得叫起來。

太陽紅得像火，火一般地炙着地面。西面老山上的高大森林涼涼的，看一眼都覺得心裏愉快。雖然學習了回來，燠熱攜來的只是疲倦，作一忽停一忽，扎兒窩拋在地上，像是浸過水的牛糞，像破家的螞蟻羣在地上轉來轉去籌劃着如何復興家園。夷工們的工作效率不能比螞蟻，他們除了打冤家時外，合作不如蟻羣。平日，農奴雖在同一家族中斫柴，割草，墾土，播種，可以允許個人努力，有興緻便多作些，大黑夷有時候懶起來，更是連督促娃子們的力氣都沒有了。

水，已然能够每三小時送來一次，那是從寧寧河裏像油一般地運過來的。汗出多了，水補不了那汗的空。忽然有人便在百度下中了暑，連抬的帶看的便都躲到樹蔭下去，誰也不管炕知的意思，自己彼此有了默契，那白頭髮的切那把榕樹子貼滿了一頭，這時候高興地叫起來：

「野馬跑到郊外去呀，不要怕，

有韁繩可以拴回來的呀……」

忽然炕知從遠處趕回來了，他接口便唱：

「愛人負了我呀，

又那裏來的韁繩呢？」

跟着他便問道：

「既知道有韁繩爲什麼不去作工！」

「作不下了，」老切那指指那中暑的人，吐了口煙氣說道，「你是要夷家都熱死吧。」

「工程呢？計工領米呀……」

「你呀——好好作呀——到那個時候再作——」

「什麼時候呢？」

「天涼趕啊——」

「天不涼呢？——」

「不涼殺你用血沖呀……」

炕知咬着牙，看着那頑皮而又固執的老切那，半天沒作聲。他感到自己的頭却也在逐漸沉重，莫不是自己也正中暑了，管夷工這份事情不是像他這樣的一個青年人能够作的，司令官給他全權也不行，這是習慣上的問題。他不願意爲夷人仇恨，或者喪了命，他一步一步地離開樹蔭，他要到總隊請求辭職，他想這樣說：

「說話最多的切那，要推那切那來幹吧。」

可是他將這話說給總隊長聽時，對方笑了。他說：這是不可以的，明天他可以親自幫他去督工，也許可以好些吧。這個矮小的軍官仍然是興奮地，他想，「只要和漢人一齊工作就是成功，他們的地位會藉此提高，就可能範圍內，給他們點軍國民的訓練，使夷人自此能作個起碼的國民！」這個小身材的人物便在燈下擬他的新計劃，他的計劃實在和他的影子一般大小。

炕知本來想說很多的話，可是沒有說出來，「漢夷之間有一道膜，」不曉得由於一種異樣的心理作祟，使他不願再說什麼。他回到茅棚去不吃不喝，倒頭便睡，到了半夜才聽見送信人吵醒了他說：

「切那死了，被人槍殺了你要替他報仇啊？」

「怎麼死的？」

「他去補工，他是最後的一個——」

「補工？——」

「我們夜裏涼快去補工啊！」

「啊——」

炕知自己不知不覺地流下眼淚來，他想：

「我對不起切那——」

★

★

★

★

雨季還沒有來，傍晚的急雨過去，天晴了，天空上留着一抹紅。到薄暮時，一輪明月又高掛在半天上，她的光輝一刻比一刻的增強，又將榕樹的濃蔭在地表上慢慢形成了。炕知在茅棚邊際燃起了枯草敗葉，火焰噼噼地叫着，放出一陣陣的油香和一股衝到半天的濃烟。在暮色裏，這烟建築起了神的尊嚴，一方面又可驅除蒼蠅蚊蟲的騷擾。比母要走了，這是最後的一夜。

總遂長這些天，幾乎每天夜裏都抽出時間來一趟，一方面是想和他們接近，一方面是為了自己的懺悔。他時常是藏在黑暗裏，支着頤，凝着眉，非常冷靜地在消釋這人間仇恨。

「——我是在破除迷信，還是在加重迷信呢？」

黑壓壓的人羣聽比母在講神與人的故事，切那是一天比一天的恢復了，比母的羊皮口袋也便更加飽滿了，那隻狼耳朵的獵狗吃飽了肉，馴遜地臥在一旁，不做一聲。總隊長送了一隻羊，剩下的肉正在火堆旁烤着。那肉塊爲火光照得非常鮮豔，總隊長聽着比母的聲音悠揚。

「中爲雷電宗，上天第一聲，」比母在講經典了，「應在古魯上，騰出古魯山，應在哈什上，騰出哈什山，應在哈里上，騰出哈里山……切那你出來不累嗎？雷電要來了……」

「上天保佑我，」切那在低聲說，「既派白袍菩薩來，我活了，好像炕知跟我在一起，你說是不是？」切那站在外面徘徊一刻又歪歪斜斜地回茅房子去。

「炕知？炕知能在神前？」

比母用着惡毒的眼光怒視炕知，但他跟着便意識過來，他怎能得罪炕知呢，夷人們都認爲炕知是賣族的叛徒，可是他有實力，他只好接着說，那聲音只是平日對施主們才有的：

「炕知是隊長呢，能……靠……近神的，……」

炕知也藏在黑暗裏微笑了，這一次他在總隊長的指導下，認識了比母的內幕，可是他不能說，事實上也不允許他說的。他知道自己地位，今天只有一切追隨着總隊長是最安全的。對於切那，他也覺得他有些可憐了。對於夷工，他同意總隊長的意見，要咬着牙作下去，對那一方面都有好處，可是夷工都在罵他。

切那的事情全是謎，誰打的切那呢？不知道。誰治好的切那呢？人人都以爲是比母，其實却是城裏請來的王軍醫。總隊長的這個計劃僅僅告訴了一個人，就是炕知，王軍醫在比母作法之後行手術，他的身邊只有一個人，就是炕知。老切那在手術過程中痛醒了，看到白袍的天神，彷彿還有炕知。這時候比母也正在作夢。比母後來也許心裏明白，他是聰明人，他自然不響。

比母受了重謝，在總隊長的暗示下，他宣稱造飛機場也是屬於不可違的神意，不准夷工們偷懶，使工作上有了正常的軌道。一羣羣的夷工們，請求比母爲他們祈福。夷工們雖然都有很好的一套骨骼，但是各自暗藏隱疾。譬如這兩天有人在暖地便發了天花，在隔離區域還要請比母來禳解。逐天的比母便把別人獻過來的血汗都縛在他的狗身上，牽着它走到東走到西，一刻也不離。他講經時，狗便在他的身邊。他常說：

「做工就是贖罪，切那過去不好，神就罰他，大家要聽……聽……炕知的話……炕知是小隊長……」

夜深了，烟小了，人散了，比母好意地看到了來送別的總隊長，說是要爲他占一羊骨卦，可是對方遜謝了，却說占卦到是想要見識一下，只是要爲了國家，個人太渺小了。炕知跟着便把這意思傳譯給比母，特別把「中國」二字讀得很響。

「那不敢——不敢——萬一不吉祥——」

「神言不比忌諱——」

「到是不怕麻煩，只是請神要長時間，說不定等到夜半——」

「我要求的——不論神有沒有功夫。——」

「炕知替總隊長跪香吧。總隊長你坐呀。」

「我自己來——」

「那怎麼敢呢——你是總隊長——」

比母莊重地立起身，像一尊石像似的，月光照出了他的長大身影。一陣陣地微風，榕樹葉子開始沙沙作響，神的預言家這時候便又開始擾得四野不安了。

月光已經更明，火添得更亮些，草種子在火裏爆裂作響。比母的姿態凝重起來，他不再是奉承長官，而是鄭重執行法事。羊皮口袋又從狗身上解下來，摸索出一塊羊股板，便在那上面施法，樣樣物件上面都有符，他嘴裏在唸咒，鈴鐺一陣陣地響起來。

「鈴——鈴——鈴。」

鈴鼓在響着，他環繞着火堆背誦經文，天氣入夜不涼，但奇怪的是他穿着那麼厚重的扎兒窩，竟沒有流汗。他用水濕了羊股板並在兩面都貼上符咒，然後投到火堆中去，他睜大了眼，像在吞火似的，繞着火唸經咒。

「鈴——鈴——鈴——」

鈴聲，咒語，火星爆裂着，成了最複雜的交響音樂。火勢越燒越猛濃烟直衝空際，映得半天有點兒紅，乃使二十里方圓地域內起了不小的驚擾，衆口紛紛猜疑道。

「莫非是出了事情，夷家燒起烽火來求救兵嗎？——」

火驚動了天上的鳥雀，地上的蟲蟻兒，都在不安地騷動着。好多的人，便跑去看火，慢慢地也就看不出動靜，便又安定了。

「鈴——鈴——鈴——」

夷工們不能安睡了，陸陸續續地來在周圍看火，但是因為總隊長在，沒有便歌舞起來。炕知把真像傳述給他們聽。夷人近來都知道中國在打國仗，領導抗戰的人就是蔣委員長，他們過去也曾占過卦，卦象上說明蔣委員長領導打國仗是一定會勝利的，蔣委員長是愛護夷家的，這時候，人人都要等候看個結果。

「看那總隊長多虔誠……他治好切那，……他花錢請的比母……那是個好人啊……」

人羣向前擁擠，比母的獵犬爲了守護財產便豎起耳朵來狂吠。比母將一杯水念念有辭地傾在火中央，果然火便在一種異樣的壓抑下變小了，他在高叫天菩薩的佛號聲中，伸手到火裏取出那塊羊骨來。這是神附着體，這表演得到旁觀人的無限驚愕。他更用一把新鮮艾蒿在那羊股板上用力的擦，異香四散，醉人的氣息瀰漫着。

「我過去已占過，不知道這次可還一樣吉祥——」

比母說着便在磨拭羊股，逐漸地那骨頭上被燒裂的痕跡很顯明的可以看出來，比母驚異的大聲叫道：

「怪呀，這次又相同的，天菩薩的話是從來沒有兩樣過的——國運吉祥……」

比母誦着經文，總隊長恭聽着，炕知很細心地一點一點地翻譯。獵犬把他當作一個漢人，竟也不停地向他狂吠。比母又向大家，高聲說：

「你們聽啊中國這次國仗一定會勝利的，不錯，每次都是一個樣子，吉祥，吉祥。卦象上可是在說，第一年不能勝的，第二年是不能勝的，第三年是不能勝的，過了今年便有轉機，敵人太強了，人人都要齊心，到了那個轉機，中國的國運要一天比一天好，現在就是要心齊——」

「大家都齊心，糞土變成金——」

總隊長的金屬聲音響了一聲。這時候不管是不是迷信，他却自發的高興起來，張開大嘴狂笑了，日積月累的疲倦，好像一下被沖淡似的。漢人們傳說着這些話自然高興，夷工們聽了這話也不免眉飛色舞，覺得他們的工作有了代價，這時候，才是民族之間最融洽的時候，多少的忌諱與仇恨都不知不覺一掃而空。這小人覺得一生從未如此快活過：

「中國好了，——人人都有一份的。」

沒有人管比母在謝神，總隊長又乘機作一個臨時訓話。……

夜更深了，星星更亮，矮矮的總隊長打了個深長的哈欠，他相信，今夜可以睡熟了。

★

★

★

★

夜深時候，飛機場的四週又佈滿了哨兵警戒着。

總隊長在半夜裏醒來，又拿着電筒查夜了，幾度改革之後，果然各處的精神振奮，不論風一吹，草一動，就跟着嚴格地問一聲。

「口令！」

一片雲翳過去了，又是晴朗天氣，夷工方面都得到命令，每個人最低限度要懂得「口令」，學會說「中國人」三個字，夜行時候，若是有人來問。

「口令！」

「中國人！」

如今，果然在黑影裏，很刺耳地聽到這樣的對話：

「口——令——」

「中——國——人。」

夷工的哨崗在詢問夷工。教育的蓓蕾第一次開花，總隊長的消瘦面孔上立刻湧現了美豔無比的笑影。

# 方委員

天空上還掛着星星，縣府視察員方鉄生，睡眼矇矓地便坐上竹轎趕路了。這正是秋老虎發威的秋收時節，通夜的悶熱，到天透亮，曉風刮起來也令人覺得並不涼快。方鉄生合上眼睛在冥想，手裏摸着借來的手槍，似睡不睡的又像是在繼續作着夢。

「苗家再是有妖術，姓方的一條鉄漢子，也不在乎……」

他彷彿記起昨天曾對縣長說過這樣的一句硬話，便得到他的破格稱贊。說起來也真滑稽，坐鎮在苗區中心的縣衙門裏，除了衙役們之外，真就找不出幾個真正踏過苗家地邊的人。你說東，我說西，上個月苗亂起來的時候，縣長在各種假內行的包圍中間，急得像個熱鍋上的螞蟻。當這位乾薑似的縣長發起威來時，恨不得一刀一個，把邊民斬盡殺絕，可是等到苗家包圍起縣城來的時候，他却嚇得像隻老鼠遇到了貓。推着保安大隊長出去，嘴裏說「怕苗家，甯，苗河那一寸土不是漢家的，擺開隊伍，先給他們一個下馬威，你就來一個先斬後奏……」可是吃飽了鹽的大隊長臉色却臘黃了，發呆地說，「唉，苗家就有的是妖法，槍遇到會不響火，唉，鴨蛋碰不得石頭，正不能勝妖呵……」，幸而苗家也不是真要作亂，等釋放了人犯和鹽在街上露了面，大亂子就緩和下來，這中間三十五保龍保長從中排解出了力，恰巧龍保長的兒子定日子結親，縣長便指派了縣視察員方鉄生前去道賀，順便看看苗寨裏的虛實，好想法早了這一樁公案。當這苗亂沒有了的時候，那些精幹的委員們倒是都不敢奉委了。

「老弟這一次是頭功，」縣長在晚宴後送別道，「我今天也就辦件公事到省去保薦。當然，正不勝邪，可是早去早回，一路上萬不可大意！」

方鉄生，是二十八歲的有血性好幻想的男兒，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只從師範畢業後便走上了宦途。一路風順沒有什麼人援引也就升到視察員了。他很自信，人世還有公道，他自己便是一個例子。到這個苗區的縣份，還不到半載，因為

又在縣府兼辦教育，乃使他半載也不能走出縣城一步。在筆底下寫了成千的苗字，可是除了到城裏來趕場的熟苗以外，他從沒有和真正的苗家交談過。他私心裏發下宏願，找一天一定下鄉去，要真心地去認識漢苗關係。偏偏機會湊巧，龍保長的兒子曾經在縣立小學裏讀過一年書，按名義可稱爲弟子，如果縣長不敢下鄉，那麼方鉄生倒是最適合的人選了。他便不管鹽亂的案子未了，他也不管衆口一聲的妖法和蠱術，而決然地在縣長面前說了硬話，披星帶月的趕去賀喜，終於今天上了路，他不禁托着光滑的下巴在轎上坐着微笑了。

「我不相信會像紳糧們說的那麼危險，他們說來說去也都是聽說，雖說地畝在苗河，主人家却連土地擺的方向都不知道，佃戶——苗家到期不催就來繳租，倒是漢家不懂得什麼叫作信義……」

黎明了，光明一點一點地增加，秋老虎的時期，朝霞又把半個天燒紅了，曉風也慢慢撲在臉上發熱，追着他們的脚步，赤紅的太陽逐步升高，使他們一羣的瘦長影子慢慢縮短起來。早晨的悶熱，比午間還要使人感到難過，他看轎夫背上的汗漬漸漸顯著，而自己的腦門子上也濕潤起來。他這一夜來費盡思索，等到睡熟不久，便兀的聽見鷄叫，所以便索興合上眼睛，任那轎竿在搖顛着送他由矇矓進入睡鄉裏，夢中似乎聽到轎夫在罵這越官差的辛苦。

出了城門，在那片朝陽照耀的小壩子上走不多時，便開始翻越一串紅色的小山，秋收時光金黃色的水稻像波浪一般地在壩子中間起伏，麻雀像海燕一般地就在稻叢裏飛翔。這時候，農家還沒有下田收割，每個村落的空際混合着霧氣，飄盪着裊裊的炊煙。這樣地踏過了兩重起伏的山巒過後，趕到了第一個打尖站，當轎夫們把竹轎落地時候，方鉄生從夢中驚醒了，驚訝地揉着眼睛，回憶着夢中的情調，可是說話之間已經記不清楚，只聽到轎夫們一再地請他在茅棚用完了早飯，就要沿着苗河來進山了。

方鉄生疲倦地立定身，在走進茅棚之前，信手拍打着長衫上的浮土，又仰天伸個長長的懶腰。天雖然熱，可是呼吸着田畝的馨香空氣，感到非常的舒適。他不由得心情愉快起來，感到一種半年來在城市裏永遠得不到的祥和與安靜。特別是近年來，交通幹線通過這苗區的縣城，外來人一天多似一天，各方面表現出來的只是浮薄與煩囂，只有走到大自然的境地裏，才能領會到這種天然的純樸的快感。

「到處都看不出什麼苗亂的影子——而這裏又是到苗家的大路，是必經之地——」

他給轎夫們加了一塊法幣的鹽金，轎夫們的辣椒末的菜碟裏加了鹹味。他們吃得非常高興，信口開河的閒話中，解開了方鐵生的疑團。「打一次苗家，米鹽柴那樣不跳一下。苗家是守規矩的，報仇要報仇，可是不燒不搶；倒是保安隊到處謊報，騙走百姓好搶東西，放把火燒了房屋也寫到苗家的賬本上。」等到方鐵生的注意被轎夫們察覺了的時候，他們忽然停着了嘴，互相擠眼睛，高喊店老板給視察員攤出加雞蛋的豆花飯。

「委員用完還要趕路呢——」

「委員進山要吃個飽，」刺蝟般鬚眉的店主人也在獻殷勤道：「山裏的瘴氣重，不就抗不住——」

「這一帶地面還平靜？」方鐵生便追着問。

「平靜平靜，」店主人指着大山的那個方向說道：「十二成的年境；加一倍的人手也不夠用，裏裏外外的人家都在忙收穀。幸好在今年看十二成，沒有這麼一個好收成，鄉下人也活不下去了。」

「苗家也在收穀嗎？——」

「呀呀，這一帶不靠苗家靠那個呀，漢家好吃懶做，有些又吃上洋烟。委員不吃洋煙？這裏有隊伍上偷帶出來的雲南貨，……」

那刺蝟一般鬚眉的老店主忙伸手到懷裏去摩索，方鐵生喝止了他，便從豐的算清了飯賬又坐上了轎子。這個可憐店主人在千恩萬謝聲中，竟感激得說了實話，用種特別的樣子吩咐轎夫們道：

「回來還抬委員到我店子來呀，我在糞坑邊上還偷偷埋着塊臘肉，保安隊那羣龜兒子臊上面痔屎作夢也想不到，我要洗乾淨了炒給委員吃……」

「你個老狗留給自己用吧。」轎夫們也在嘲笑着回答。

方鐵生的心情陷入一件說不出來的淒楚中，在沒有到達苗區以前，他已經深刻地看到自己的同胞是怎樣地在受着自己的部隊的騷擾，甚至他自己的出差，對於地方上也是新的負擔，這四名轎夫便也是從打穀場上拉來的。多留一天，稻

枯一天，糟塌更多一點，萬一天不保佑，下起雨來，稻穗倒地生了芽，這全年的汗水便要白流。他是年青人，他對於人民天賦有深厚的同情，這種內疚只有使他的內心十分淒楚，他用手支着尖尖的下巴想主意，如果不是爲了「視察員」的身份，他便要跳下轎子，用自己的腳走進苗區。

「一切一切都和想像是不同的，」他在想：「一個月來的苗亂，想像中地方要亂得一塌胡塗，可是沒有；除了保安隊的爲非作歹外，鄉村還是安靜得這麼可愛。漢人區是這樣，苗人區域也不見得有什麼不同，這樣看來，外傳的苗人暴動都是一派瞎話。可是，不對不對，苗人分明是憤怒起來拿着農具到縣城根，大聲用漢話喊着要犯人要食鹽，縣政府忙把城門關閉起來，不答覆。一連吵了幾天，縣城裏忍耐不住，才部份地接受了要求，把看押中的苗人釋放了，把私人手裏的食鹽拿出一些來平價，苗人便也一天少似一天了。但這件事是否這樣就算了結呢？……」

登山了，這裏已到了熟苗的區域，除了石頭被認爲神，插着香燭，外表上沒有什麼異樣，各種型式都是模仿漢家。陰歷七月末梢，山地裏的穀子才黃熟。一片金黃蓋滿了山腰，陽光毒熱地告訴人們要趕快收割。今年若干低窪區域都在鬧大水，只有山地裏才有這樣十足的豐收，也許只有這樣的大豐收，才能平息下人間的憤怒，使漢苗間的「鹽」的糾紛雖然沒有正式解決，但也就自然而地淡漠下來。大男小女，連趕場都不能照常舉行了，人人都在忙着割稻子。趕場既然都沒有心情，自然也就無心去包圍縣城了，各人都在全力來完成這一個空前的豐收。

苗河像是神話裏的一條水流似的，隱隱現現地在山巒裏出現，這一條水創造出多少動人的神祕故事。在那塊環山裏的小壩子名叫張家冲的地方，一羣苗家正在那裏割穀，大男小女，看起來團結得像金石般的堅固。方鉄生從傳說中間知這苗家最重鄉誼，一家打穀，全鄉來幫助，即便是女人小娃，參加勞動也就平分工資，好一個共同勞動的原始社會。那段轎子的路一徑是環着山走，正好看那塊小壩子裏的動作，一個共同的突擊完成了之後，他們便在地邊大碗吃起酒來，每個人的臉孔開始紅紅地，似無意又是有意地唱起他們那最憂鬱的歌子來。有一個驕夫講給方鉄生聽，那大意是說：「

米不難——

包穀紅薯也可餐呀。

菜不難——

萊菔白菜也送飯呀。

酒不難——

穀酒也能解饑涎呀。

柴不難——

草根樹皮也能燃呀。

只有官鹽實在難呀。

沒有白銀買不來呀。

方鉄生頓時感到這隻歌子像是專門唱給他聽的神氣，神情之間萬分難堪。苗家的歌子中間哀訴出的正是鉄一般的事實。苗家所缺的物件中，重要的便是食鹽，而官家也就認清了這一點，對於食鹽的銷售也就特別把握得緊，每天可以變一個價錢，苗家吃了數不清的虧，還是沒處去哀求。一個月前，也就是爲了爭鹽，保安隊部捉了幾名苗家押扣起來，便激起了苗家的公憤，不論青苗，白苗，花苗，疙瘩苗，都一致地爲鹽而向官家提出了鄭重的抗議，一直延長到現在。當他正在遐想的當兒，忽然他的轎夫們齊聲用一隻同樣淒涼的歌子來回答了，原來他們中間有三個是熟苗，他的歌詞是：

我們鄉長大發財呀，

我們保長吃飽鹽呀，

我們甲長平平過呀，

我們百姓太可憐呀，

你們鄉長大發財呀，（回聲）

你們保長吃飽鹽呀，（回聲）

你們甲長平平過呀，（回聲）

方 委 員

你們百姓太可憐呀，（回聲）

家家鄉長大發財呀，

家家保長吃飽鹽呀，

家家甲長平平過呀，

家家百姓太可憐呀，

彼此的面龐都漲紅了，最後四句雙方來了一次大合唱，健康的女孩子聲音，尤其銳利。方鉄生的心在跳，身體在戰慄，他怕他們唱得高興時候，若不是就地將他結果了，便是揮手將他拋下山澗去。可是這些都是過慮了，那歌唱也許是一種洩憤，而娛樂與休息的意義比前者更大。長時間的習慣，使苗家傳統地瞭解對於漢家要謙卑與服從，而反抗只是到了萬不得已時候的例外之例外。方鉄生看他們並無惡意，慢慢地便也就定下心來，又是手托着下巴在沉思了。

「我現在已經生活在苗家的區域裏，我却沒有看到如外面所傳的那些妖法。這僅僅是一羣最純良的農民百姓，他們還沒有逃出愚昧的深淵。漢人的教育，他們認為是像監牢一般地可怕，而他們自己除了巫術之外，不會有更多的瞭解，幾千年來雖然每個人都有口生氣，而實際上却好像是化石——從祖先到現在，風俗習慣沒有很大的改變。他們甚至怕承認自己的祖先是苗家，總喜歡認若干年前也是漢家，只是遷到苗地才暫為苗家，一般人都是漢姓劉，張，龍……」

山間的潮濕很重，還有些地方好像方才下過小雨，到處都是爛泥，轎夫們在小路上走着顯得特別吃力。方鉄生從轎夫口中聽到前路已經不遠，而在轎上坐久了，兩腳發麻十分難過，他便決心下來跟在轎子後面走路。越向前走，山裏的人也越多，個個都是背着罩日又擋雨的斗笠，赤着腳，分不出男和女，像一批雨後叢生的菌子。他脫掉了長衫，換去鞋襪，用赤腳在高低不平的石子路上走，特別是那岩石砌成的長堤，石塊全部未經琢磨，赤腳走上去，真如同走上刀山一般。又渡過幾條小河，河水正在漲，水把踏腳的石塊都淹沒了，當涉水時候，方鉄生踏著水底晶瑩而又光滑的卵石，凝望着清冽澄靜的流水，恨不得埋葬在那裏，完全忘記了在這段路上他是被苗家當作一個怪物似的，千萬隻眼睛都在偷偷地注視着他的行進。愛嬌的女郎和頑皮的兒童們在用着鳥鳴似的聲音，作着種種的批評。

翻過了石神更多的大山，似乎已經過午了，氣候一刻比一刻地涼爽，山上的雲，一塊又一塊地撲人，使前後不能呼應。到了近山寨的地方，方鐵生忙又整容穿戴起來，特別加上馬褂，戴上禮帽，然後上了大轎，向寨子拾去。沒有走很遠，一塊漢字的大牌高懸在一株老橡樹下，不曉得是那個漢家的手筆，用核桃大的字寫道：

現以鹽案未決，時局不寧，本寨公議於寨週圍栽有竹簽，並放有弩箭，凡我鄉人及外處人等，請勿黑夜入寨，免遭誤傷，倘有強橫不信，或被箭傷，或被弩死，不與本寨相干，恐人不知，特此懸牌通告。

三十五保大土寨公懸

方鐵生很感慨地想：苗家還是有組織的羣衆，外表上固然是散沙一般的，可是壓擠在一起就顯出了宏大的力量，這種對外表現出來的團結只有在對付漢家時候才能發現。正當他想到這裏，他看到寨裏已經有人擁出來歡迎他了。

二

不知道過了好多時候，縣府視察員方鐵生坐在一株盤松下面的青石上，像是老僧入定似的，合目靜聽着龍國昌的苦訴。這位龍保長的十五歲的獨子，在結婚吉日的清晨就硬把方視察扯到搖馬郎（戀愛）的松林裏，公然說出他不願意娶這門子親事，可是他不敢告訴他的父親，他準備跟着方視察逃出苗寨，從此遠走高飛。

「怪事了，」方鐵生聽完了大大的驚訝道：「我聽說苗家的婚姻自由，在中國數一無二，你不去找藍鬼，你不就是永遠做羅漢嗎？又何必走——」

「我早告訴你了，」龍國昌焦躁得滿頭是汗，吃吃地說，「我們是仲家呀，仲家是不自由的呀，多少人家都是小小孩子配個大大的姑娘，我們是有田的，田裏要用人呀……」

「你是保長的獨養兒子，」方鐵生又習慣地用手支着下巴慢吞吞地說：「我是縣長派來給你賀家喜的人，……」  
「女家有錢，保長要的是金銀財寶呀……」

方鐵生看着龍國昌的要逃婚，並不單純是稚氣的行爲，這中間實在累積着深沉的悲劇，這個十五歲的孩子已然掀起了一角。他用自己的脚步深入到苗寨裏，逐步地感覺到漢苗之間並沒有什麼天淵的懸殊。漢苗之間的一道溝是存在的，但苗寨既不是洞天福地，也不是洪水猛獸。這是漢家的小弟弟，他們正在逐漸學習着漢家的一切，而所得到的不是弱點就是皮毛，想不到漢苗之間關於婚姻都有同樣的悲劇。

「你說呀，你說呀？……」

「……」

山頂本是高寒的區域，松林又先天就帶着憂鬱成長起來，風在林邊徘徊，只聽得松針沙沙作響，像是幽靈在嗚咽，使人的頭微微作顫。慢慢地，太陽升高，陽光穿透出雲層又刺入乳白的霧罩，然後再紆曲地沿着重疊的松針，照到積滿腐植質的地表，淺淺的留個影子，而地表上的陰濕，在人的心理上倒像是隨着消褪的樣子。方鐵生一聲不響地看着地，用脚尖踏着岩石縫裏探頭出來的羊齒和地錢，他心裏七上八下地拿不定主意。若是一個奉派來祝賀的人，結果却帶着新郎遠走高飛，這不獨是對不起龍保長，而且也不必再見縣長的面。再說苗亂也許會因着這個結子而又加重起來，使將來更難尋覓來解和的人。可是他私心裏非常同情龍國昌，這個小小的苗家也許是會使盡術，使他不忍用相反的話來傷他的心。這一霎那他自覺得像是中了魔術一般的苦痛，他的良心却真不願意這個有爲的年青人從此沉淪。只見那地表上的陽光逐漸更加濃，而他却仍然打不定主意。

「我這次走不成，」龍國昌好像是自己對自己說，「總有一天我會走得成的。苗寨都說進了城上了學的人心變了，我是變了，我不能一生一世地老喝苗水住苗山，我要學着他們出去創世面，你說呀，你說呀，我跟着你從後山逃走好不好？」

「你不能走！」方鐵生毅然決然說，「你走了，本縣苗亂更完不了，火上加油，倒會更鬧得兇，……」

「笑話」，龍國昌啐了一口，「苗亂從來也就沒有完了，只要漢家在耍弄苗家，有一天，苗亂還不也就有一天！」

「我不單不能放你走，」方鐵生決意立起身來，「我還得替龍保長來管束你，你要好好跟我回去，吃稍午找不到新

郎，我可是担不起這份責任。」

龍國昌的顏色驟然間變化了，本來滿清秀的面孔却氣得煞白煞白的，顯得那青布的纏頭份外鮮豔。他的身材不高，却很精幹，藍緞子長袍內的骨骼與肌肉都很勻稱，他的兩手作拳狀的緊握着，當發起怒來的時候，骨骼間似乎是在磨擦作響，他的嘴唇在戰慄，半天說不出話來。

「到了能幫你的時候，」方鐵生手裏握着腰裏斜插着的手槍，轉作勸慰他的口吻，「我一定來幫助你，小小的人有這麼好志氣，我不幫你還去幫那個。好，現在我們回去吃稍午。……」

方鐵生威嚇着龍國昌轉回苗寨去，他們默默無言地在石板路上踱着，每人的衣袋中都裝着滿滿的葵花子，但都懶得去嗑。這是苗家的規矩，在喜筵沒有排開以前，客人們被招待着吃甜酒一杯，衣袋裏裝滿葵花子到各家去串門，這樣的走動乃使家家都變成亂哄哄的，習慣上稱作鬧寨。就在鬧寨的當兒，新郎官龍國昌陪着方鐵生向山坡上走，他要求走遠些，越走越遠，一直到茂密的松林裏才停着脚步說了不知有多少時間的話，到這時間才算走下山來。

遙遠地便聽見山寨裏正在放爆竹，這正是報告稍午到了，請客人們趕快從各家出來落席，龍國昌的煞白的臉色雖然是慢慢地轉過來，但是他的脚步却是越走越慢，一直聽到那串一萬頭的大爆竹放完了，他們還沒有到寨邊。方鐵生也不好意思自己趕到前面去，而且又担心這個比自己更血性的青年會做出什麼意外的事，他手裏不時地在握着槍，準備對方假如是施展開妖法，那麼他只好是先下手為強，便在這樣的戒備中，一直進了苗寨。

「委員辛苦了。我們這羣人正在好找——」

龍保長搖搖擺擺地跑過來，大聲地喊着，喘喘地顯然是方才走了不少的冤枉路。客人落了席的時候，發現失掉了新郎，當然是要起了一陣騷動。作父親的在這時候，却不顧客人，翻起銅鈴眼睛把兒子教訓了一頓，完全沒有顧及這是吉期。兒子的臉色更陰沉了，什麼也不響。父親忽然又發現兒子身上的佩帶絲毫不足以表現是新郎，嘴裏雖然在罵着，可是却愛撫地從左右人們的手裏拿了花朵和紅布親手替兒子披在肩上，在一陣高亢的嘻笑聲中，新郎終於在全寨的父老前面出現了。

方鐵生便立刻也成了苗家眼睛的箭靶子，除了龍保長一家的光榮而外，這個陌生人到這大典，其受鄉下人的注意不亞於白淨的新郎官。龍保長胖得像皮球似的隨着方鐵生的脚步在滾，方鐵生所得到地方上的尊重與羨慕，就好像是他自己受到了尊敬與羨慕。藉着這機會，一方面表示他的地位的高貴，一方面又可表示出他和漢人的接近程度。說話之間，方鐵生便被左右擁進了龍家的大院子，這院子是曬穀場又是牛羊的牢圈，如今完全打掃乾淨，從各家集中來的方桌子，放在大天井裏，二十多桌，也還並不見得擁擠，而且半數以上都是豔裝的女人和孩子，興緻勃勃地來吃一餐宴席，噤噤咕咕地在吵着要開動。

新郎官龍國昌回到自己家來便被一羣年青的朋友拖去，全不由已地被動着向各桌上週旋和敬酒，龍保長眼看着這一片祥和，心裏非常高興，便陪笑着對方鐵生說：

「委員看呀，這還是那月前圍城的苗家嗎？苗家是老實人，別人不去惹他發火，他一輩子都肯甘心來做你的牛馬。你們漢家多少土地在苗河不是原封未動嗎？苗家有時候自己添點土還要寫到你們漢家名下，這份老實還有什麼說的。委員回去把這實情向縣長美言幾句：苗家那個不感激。再說這次亂子是起在趕場上買鹽，多少漢家都眼看得分明，不能專怪苗家……」

龍保長搖搖擺擺地走着，到了那宴席的上首，那裏一排三桌，人還參差地沒有坐齊，中間是貴客的坐位，兩邊分列着男女女席。這桌上的碗筷匙碟都用紅紙條封着，甚至那錫酒壺也全被紅紙包着，候令開動。一個沒有鬚鬚的乾瘦老頭兒像是招待似的走過來把方鐵生讓了中席的中坐，方鐵生忙着謙讓個不了，可是那老招待員却趕忙解釋道，這正席坐父母是漢家的規矩，苗家的父母向例是幫同招待客人，連新郎也不入座。方鐵生便只得座了，座凳上紅頭蒼蠅嗡嗡地唱着，使他感到有點眩昏，他不能不努力約束着自己，拭拭鬚角上，不知什麼時候一串汗珠像淚水似的落下來。

「天氣太好，」龍保長四面張望一下，像是自己對自己說，「天氣太好，男人們還來得太少，等他們割完這場穀，回來說不定要吃二桌了。那就吃起來吧。」

方鐵生不能不分神注意到他右手的一桌，那都是一羣苗家最年青的婦女，陪着新娘子很安靜地坐着，據說苗家近來

也時興素裝了，衣服袖口上的美麗花邊都被年青人取消，手鐲項圈也都少帶，大半都是藍色和黑色的絲品上面鏤上幾朵鮮花，便算是出門衣裳。但是方鐵生也想，經濟上的困難逐年加增，使苗家不能負擔起這些貴族的裝飾，也許是比時興成爲更好解釋的理由。譬如在這一桌上，新娘子還是最容易分辨得出來，因爲她雍容華貴，只有她的手上帶着三對銀手鐲，三對銀戒指，而項下還有一個嵌寶石的銀項圈，頭皮低到要和項圈作平行的樣子，看不清眉目。苗家更學習漢人，在項圈上懸一把牙刷。而這牙刷暫時止於作裝飾品。

就在這時候由方鐵生這桌座上的男客們發動了吃的攻勢。那個沒鬚鬚的老招待在領頭高唱着苗家有名的筷子歌，照規矩，只有在歌子唱完的時候，才許動那紅紙封的筷子。苗家的歌子多半是憂鬱的，只有這支歌子裏，充滿了歡欣的笑聲，天才的歌喉雖然是落了牙的老人，仍然聽着十分響亮：

喜鵲南門叫一聲，

今天吵擾主人們，

三兩三錢打錫壺，

七兩七錢打金杯，

金杯銀杯擺八個，

牙骨筷子正八雙，

韭黃臘肉桌中央，

滿盤正席吃不了呀，

拿轉我鄉去傳名呀。

同一的歌辭，同一的調子，但是在不同的人的口中唱出來，高低頓挫，各有各的風韻。一桌接一桌地唱下去，有不成桌的，便請另桌上會唱的人轉過桌代替接下去。方鐵生偷偷注意到新娘子是不唱的，而同等年歲的年青姑娘們都上桌來幫忙，有些人是前幾天就被請來，到婚後三天才歡笑着還家。歌子裏提到的臘肉，果真由年青姑娘們捧來。特製的

穀酒浮着一層淡淡的紅色，有點微微的甜，正像那跑來跑去的苗家姑娘們一樣是非常誘人的，使人不自禁的狂飲起來。龍保長首先，代表主人過來向方鐵生獻酒，陪笑着說，他手裏托着的是一只大海碗，酒在盪漾着。

「委員要多乾一杯呀，等那羣收割稻穀的回頭，倒是有幾支歌子要唱給委員聽，滿盤正席倒是沒有，幾隻歌子，倒要靠委員拿轉他鄉去傳名呵，哈哈……」

跟着龍國昌也悵鬱地像被搬弄着的傢具似的，同樣地是舉着一個海碗似的杯子來敬酒，方鐵生雖然內心裏透明如水晶，對着他換過心的人，可是仍然不能不敷衍地順嘴道幾聲皆大歡喜的吉利話，然後很快地把酒喝下去，他不敢用眼睛正面接觸他射來的憤恨之光。

「謝委員——」

龍國昌離開了桌子，跟着便是新娘子也走過來了，兩個同樣藍緞衣褲的姑娘在陪伴着她，只缺少那些沉重的手飾。方鐵生這時候才看清了新娘的面目，這的確是一個長得已够成熟的姑娘，仔細端詳起來，的確像是龍國昌的大姊。她的手捧着同樣的一個大海碗酒，也是毫不遲疑地一口喝下去，她的手是粗糙的，有勞盪和創疤，並不像那臉蛋上天然的豐潤。苗家女人是勞動的，勞動的制度便促成了早熟，像一朵提早開放的花朵，當然也是要提前凋謝的，方鐵生呷了口酒作回敬，非常憐憫這一悲劇的人物，但是他却沒有能力解開這件悲劇的結子，也就像是龍保長同樣的不能解開苗亂的結子一樣。

嘩笑的吃飯聲中，主人家是按棹地要和來客們吃碰杯，烟與酒是苗家勞動之後離不開的恩物，他們只感到肉體在麻醉中得到了安慰，便欣然地把這習慣世代地遺傳下去。年青的姑娘們沿着棹子的送酒送肉送飯，中間選着酒意特濃已經有了醉態的人，特別給他上一道茶，大塊的肉浸在辣椒和鹽水裏，仍然感到膩口，到了吃飯時，那在各棹中間逡巡的年青姑娘們更是機警，她們捧着滿竹籬的熱飯，碗裏一空，不待你開口，她們便過來替你裝滿了……

方鐵生三杯酒落肚便感到了酒性的強烈，幾乎不能支持，幸而泡好的濃茶，他奮勇喝了幾盃才感到頭腦漸漸清爽起來。就在這恍惚的當兒，他看到大羣的下田的年青漢子們回家了，在姑娘們的特別裝飾之下，顯得男人們個個都有些過

份的粗魯。田地裏泥土氣息也被帶到酒棹邊，還有就是到處都在洋溢著男人的汗臭。這時候整個的場面轉換了主人，鷄皮鶴髮的老奶奶和愛嬌的小姑娘都陸續退下去，而年青的漢子們對着那些殷勤招待的女孩子藉着酒意又在不斷地唱起酒歌來，個個的眼睛在放着異樣的光。

唱着唱着起了爆竹聲，不知道又是什麼人來到保長這裏來賀喜了，這爆竹聲音壓倒了一切的歌唱，高竹竿舉着爆竹的是一個黑臉膛的年青人，頭上纏着白色包頭，身披着一件破爛短衫子，胸口的黑汗毛都露在外面，眼睛直勾勾地，像是瘋了似的，一直衝到新娘那一棹的旁邊，爆竹就在方鐵生的身邊剝地爆到完結，他跟着又用哭泣似的聲音在唱着一隻苗家有名的曲子：

我與你結親，

兩人一條心——

你對我要真

我對你要真

兩人若是心不真，

一世苦來一世貧，

一世苦來一世貧，

勉強夫婦難作人，

不如送你金和銀呀，

兩個都好另找人呀。

這個年青人唱到這裏把竹竿子向着新娘的棹上一擲，頭也不回的便逕直走到門外去，新娘子突然像被馬蜂刺了一下似的，放聲地大哭起來。龍保長在一邊大聲叫，一邊指揮着人把新娘扶進房去。他喊：「捉酒鬼——捉瘋鬼——」好像琵琶彈在中途斷了弦，年青人們的狂歡中途受了頓挫，好半天「酒歌」沒有繼續下去。

席散時，龍國昌自己送來了一個紙條，上面用不整齊的漢字寫着。

「看見了嗎。早不能走，晚也是要走的。」

方鐵生閉緊了嘴，半天沒有說話。

## 三

破曉，天陰起來，有涼意的秋風颼颼地越刮越緊，棉絮似的雲塊，開始像八仙過海似的在蔚藍的天空上飄盪，慢慢地，顏色轉黯了，逐漸地向着松林頂部壓下，雖然雨點還沒落，但是空氣中充滿了潮濕有一種不正常的燥熱逼人。苗寨的人們爲搶着收割，更把工作時間展長了，方鐵生是被主人當他大人似的殷勤招待，可是當他看到老奶奶和小姑娘都下了田時，他堅決地要離開這裏，雖然在縣長給他的使命上是一無所獲，但由於他這幾天的實地觀察，他深信就是再住下去也不會有收穫。

「若說苗家不了解漢家是應當的，」他心裏想，「可是漢家又何嘗了解苗家呢，到處是以耳代目的傳說，到處是有意擴大的偽造，又像是瞎子摸象一般地在研究這個問題，拖了千多年，一直到今日政府當局還沒有把問題摸清楚。在這樣的情況下，莫說一個方鐵生，就是有十個方鐵生又有什麼用？」

方鐵生不想再向龍保長探聽什麼，龍保長的一套「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妖法早已被他自己的兒子拆穿了黑幕，「妖法都是騙人的東西，」這個受了新洗禮的兒子公開指出一切的騙術都是爲着維持他的統治。「他要是不表現出比別人高明來，他又怎麼能够統帥這一區呢？」他欣幸時代是進步的，這樣貧困的年頭，還會有他這樣古板的視察官，走進了苗區並沒有兩眼直勾勾的，專門想法找錢，同時苗區裏的新青年，教育能敲開了他的智慧之府，不甘心在這鉛板似的重壓下偷生。中華民族是在千錘百鍊中進步着，新的一代總會進前一步，總會超過了上一代……

方鐵生不敢再去打擾龍國昌，即使他不到女家去。他也不便探詢他的婚後消息。龍國昌向他說盡了一切坦白的話，但是却也保留了一點，就是他這個大姊似的女人，已經把她的心早已交給了另外一個硬漢。自然，這也許是龍國昌年紀太青，根本沒有想到，可是當他看到那硬漢登門送來永訣的歌子，他那女人的一哭，證實這中間有脈脈的情愫相通。在

座上的客人早已心裏明自如水晶，而尤爲透澈的是他的老父也在裝假作態，算是把一幕悲劇演奏得像是喜劇，這刺激使方鐵生相信，或許更增加了那個青年的心疚，絕不會用他那一顆赤心去填補她那顆破碎的心房。方鐵生也不願再去打擾那辛苦起家的龍保長，當他的轎子預備穩當時候，却又不能不硬着頭皮去向那土地爺去告別，苗河地帶的保甲雖然說是編定，土地的主人便都兼起了政治上的新任務，而坐鎮在出山口的大道邊的三十五保，正是名副其實的土地爺。

「快呀——快呀——」

龍保長這時候比誰都焦急，天陰了，他正督促着把打好的穀子進倉，就是結婚時擺酒席的所在，如今風車子山響，穀稈糠粃和水牛糞亂成一團，這位皮球似的土地爺手裏搖着趕牲口用的油皮小鞭子，東奔西走，滿頭大汗的在指揮。

「委員——怎的耍下山嗎？」

龍保長抬頭望一望天色，又自言自語道：

「落雨沒多久了，要下大的——」

龍保長趕忙跑幾步去攔截着竹轎，緊跟着方鐵生手裏提着衣裳包，短褲短褂地走出門來，這樣失體統的官場中人在龍保長這一代還不多見，他不禁皺一皺眉頭把手裏的鞭子垂下來，忙趕到方鐵生跟前，雙手攔着，用懇求的聲音說道：

「委員，這不能——這你小看我——天熱到一摸一把水，雲頭見了，雨就要下，你不能走——」

「打攪打攪，」方鐵生心裏煩燥得很，恨不得一步離開了這裏，「我不怕雨，我有公事——」

「雨來了，」龍保長搖着雙手說，「發了山水好大呀——」

方鐵生的轎夫們也像是急於下山似的，他們也許也有自己的稻，望了望天，很有自信地對保長說：

「報告保長：龍頭沒現，老山上也還沒有冒煙，……」

龍保長又皺了皺眉頭，看了那些熱苗一眼，想要對他們的頂撞發脾氣，但想到雨晚來對收稻穀是有好處的，他把憤怒收了回去，只吩咐轎夫們先出去，然後請委員到房間裏留一刻，他還有特別話對他講。方鐵生心裏一動，莫非放盞還是作妖，他硬着頭皮跟着他走，手放在腰裏又開始在摸那隻借來的槍。

他們從糧食叢裏到正房去，那些男人們赤着背，女人們赤着足，正在一筐接一筐地把揚好的穀子送上樓倉。龍保長向那搬運不愜，沿途在撒稻穀的農人們迎頭便是一鞭，那被打的人震動一下連哼聲都沒有的便走過去，風車是一列地排開，嗡嗡地響着，那風車像是着魔似的扇得塵土飛揚，扇風的人有六七十歲祖母年紀的女人，頭纏着糠和布，也分不清年紀，只是當着那土地爺走過時候，把風車更搖轉得快些，那穀灰像煙霧似的從前面飛揚出來，輕小的穀子落在風車的側面，堅實飽滿的，則從另一邊的木槽滾出，頃刻之間便是一堆，自然有人成串的過來裝筐。這種手工機械大量的應用着，是可以說明苗家的文化程度並不老停留在野蠻階段，而是已經從畜牧進步到農業社會，只因世代被封鎖在叢山中，他們的真象總是被傳說代替了。

「委員，我可真是招待不週啊——」

到了屋裏，龍保長的威風消失，非常謙卑地在向方鐵生表示殷勤。他們在屋子中分賓主落了坐，這時候，樓板上亂成一團，嘈雜中又唱起歌子，原來頂樓就是龍家的倉庫，那上面正在積穀。

「委員——我有一點，」他看着對方用着可憐的聲音在說，「我有一點孝敬，委員是要硬龍還是要紅袍……」

「什麼——」

方鐵生看着對方用手比着硬洋和鈔票，他把摸槍的手鬆開了心裏說，原來這就是妖術和蠱法，似乎是每一個到邊地來的人都要經過這重鍛鍊。這便是方鐵生的內心鬥爭的最高點，他滿可以接受了這些「孝敬」或者要價更大一些，出這一齣差也便可以像別人似的溫飽個半生。可是他的良心在警告他，別人可以這樣作，惟獨姓方的不可能，這不必找理由可以解釋，因為他來道喜時並沒有攜來禮物，決不能吃喝之後，還帶一筆禮金回去，他忖量了一忽，便這樣問道：

「你這是送縣長的？」

「那裏，委員，」龍保長的聲音更放低更可憐地說，「這祇孝敬委員的，縣長我到秋涼親自送過去……」

龍保長看見方鐵生在遲疑，以為他已經默許，他笑逐顏開地從壁櫥裏拿出一隻洋鐵盒，在盒裏已經預備好兩封嶄新的可以用來切豆腐的大紅鈔票，便顫顫地用雙手捧給方鐵生，又加倍地謙虛道：

「委員，這沒有人動過的小數目——」

「慢——」

方鐵生下了決心，他拒絕了，他是這樣說的：

「龍保長，我老實告訴你，這錢我是不能要，你要送縣長，你自己送去，給我的，心領了，……」

「怎麼，數目太小……」龍保長是身經過戰場的老將，他想一定是數目太小，天底下決不會有見錢不開眼的委員，想不到這個老實委員對於要錢上很有些本領。他只有狠狠心，考慮再加多少。

方鐵生說完了話便向外走，也不告辭一聲地便要衝出去。龍保長看勢不好，原來委員在發怒了，他忙趕到門口，從背後拖着方鐵生的小褂，突然矮了半截，他居然雙膝跪下。——

「委員，我死罪，我招待不周，委員慢走——」

「那裏——那裏——」

方鐵生倒嚇了一跳，雙手把這位奴隸們的鬼神扶起，而對於這種意想不到的局面，感到難以應付。他深信這是歷次官吏所造成的罪惡，到了下層擾騷以後，還要帶些包袱回去，成爲一種不成文的法律，如果官吏不肯收用，那下級則會加倍恐惶認爲是有了怠慢。這已然形成了鐵一般的定律，一個方鐵生是打不破這重桎梏的。

「委員，我還可以添，人人都說今年收成好，收成好了，我還不是加倍到我的主人家那裏繳租米……」

「你龍保長還有主人家，……」

「那怎麼沒有，城裏龍大老太爺動一動指甲蓋，我們苗家那個還有命——」

「那個兒子在省裏作廳長的龍大老太爺——」

「正是，連姓也是姓得他家的……借他家的姓，要按年在皇糧以外，還要上幾分私糧呀……」

堂堂儀表的龍保長，這位一呼百應的山口上的小霸王，原來也是這樣的一條可憐蟲，方鐵生登時整個了解了。這樣的日子，在苗家已經過了將近千年，苗家的土地自願找個漢家地主，竟然也並非假話，藉着漢家的提拔，聰明的人物乃

漸漸成爲本地方的領袖，便可以雄視一方，但對漢家，習慣仍使他謙卑，總是自稱爲弟，以不合法來孝敬兄長。到了這時，方鐵生倒是坦白無畏地把實話掏出，說明他這人決不會受人的包袱，但也不會爲非作歹，請龍保長相信他決不會到縣長面前去造謠言。強迫他把紅袍收回去。

龍保長一再看天，怕中途落雨，並且用真心把方鐵生送出寨子去，感激零涕地約期再會。在龍保長這一生，這樣的漢家也並沒有遇到過幾個，他也用最真誠的心來說，他積了半生的苗家哀怨歷史，如果方鐵生願意，他高興從頭講到尾。方鐵生用坦白換出了龍保長的真心，也是非常高興，他一再要求對方早些回去監視打穀，可是龍保長，死也不肯，一直送到看不見自己的寨子了才回去……

上了路，老山上便起煙了，山下的苗河的亮面上也有了一重霧罩。秋風一刻比一刻涼爽，再加上下坡路，同樣是秋老虎時節，却是滴汗全無。山腰裏的稻穀在趕工之下，的確消失了大半，但是還有一小半沒有割完，一片片的斗笠仍然也像叢生的菌似的，生長在牛糞堆似的稻稈旁邊。石塊路上的留着重重的霧水，因爲天氣潮熱，反而天亮後更加重了，轎夫們踏得兩脚水，邊走邊罵路滑。在一羣羣烏雀的唧唧聲中，憂鬱淒涼的歌子又在勞動中高唱起來，他們未必知道路邊上有貴人在經過，有個歌子，是一支最美麗的離別歌，莫說藍鬼和羅漢，即是方鐵生在一旁聽見都非常感動：

送郎送到對門坡呀！

風吹樹葉對對梭呀，

今天隔你一張紙，

明天隔你萬層坡。

送郎送到對門坡呀，

風吹樹葉對對梭呀，

舉刀斷流流不斷，

驟然地雷鳴了，黑鍋底似的雨雲，說時遲那時快，已經爬過了山頂，還向山前俯衝下來，說不定這時山巔的密林裏已在落着雨，水鴨子在半天裏滿飛，象徵着有大雨的前兆。四個轎夫接替着，緊趕慢趕沒有到半山，霧濛濛的小雨先已到了頭頂上，他們互相又抱怨着不該下山來，雖然說早一天回家是好事，可是半路上雨澆頭，實在難熬。方鐵生到了這時只得硬作主張，要他們找個人家先來避雨，緊跑緊跑，到了大雨點臨頭的時候，他們便趕到山坡的一家草屋裏，有個白頭髮的老婆婆抱着一個嬰兒正在門口望着下田的人們回來，立刻便成爲這家的上客，老婆婆沒奈何地拾點稻草便爲他們煮開水，似乎想要出去找什麼，但又不敢動。雨落着，熟苗轎夫們在灶邊吸煙，用苗話和那老婆婆有味地說起來。方鐵生坐在抬到室內的轎子上端詳這家佃戶的家庭，這間寬大的房子沒有窗戶，除了爐灶以外，只有個小小的矮棹，上面堆着飯食器皿，牀舖在貧苦的苗家向例是不存在的，下面的褥子是草，上面的被蓋也是草，滿地的穀草亂成一團，夏天是這樣冬天也是這樣。一種霉濕的氣息到處散佈着，三隻小豬不知在那裏散步，這時候便被雨打回來，搖擺擺地直跑到他們主人的臥床上便睡倒了。老婆婆滿意地看了一眼，才好像定下心。方鐵生到是忍不住先開口問：

「這家有幾口人？」

「男人被拉去打國仗，」老婆婆在煙氣裏說，「有兩個揀豬菜的女兒到田地去了，大女出嫁不久，丈夫又失掉，留下這一個小根子……」

嬰兒在煙氣中醒了，哇哇地哭。

「地呢？做了多少田？」

「那有多少田，還不是從保長那裏分來的借了主人家的牛來耕，借牛也要行利息呀……」

方鐵生心裏動一動，龍大老爺怎樣壓迫龍保長，龍保長便又怎樣來壓迫他自己的佃戶。一層被一層壓着，自己都在

莫明其妙。

「這豬是主人家托我們養的，到賣的時候我們可以分到一半錢，糶米好貴了，今年要不是年成好，又不吹肥了的，喂不起來呀。……」

「有處借錢嗎？」

「沒東西押，那個肯借？」

方鐵生看看這所草房真找不出抵押品來，壯丁本是唯一的本錢，壯丁出走以後，這家人就想保着佃戶地位也够困難的了。那個老婆婆說得嘴滑了，任那水在鍋裏漲，孩子在身上哭，她還是說下去：

「嘔氣得很，委員大人，我那個小棟豬菜的不聽話，有田有地的人家媳婦她不做，非要嫁那個在城裏幫人的客家，委員大人，你說這門親做得嗎？」

「不忙——不忙——」方鐵生漫應着，他能怎樣說法呢！

「她可要忙呢——我那小棟豬菜的——」

奇怪的雨，半途上遇着風，大雨轉移了角度，轎夫們怕山水下來，通不過苗河便回不了城，主張立刻趕路，方鐵生倒也不加反對，他可憐這個老婆婆，雖然沒吃一口水，可是也決意送她一塊錢，這老婆婆千恩萬謝也像少女似的唱着一個送別歌送他上路，調子仍然是淒涼的，那歌子是：

委員大人到這裏來呀，

恕我們招待不週，

又蒙你賞賜銀錢呀，

真是感激不盡。

# 我的哥哥在段上

## ——吳監工員的故事

四十八家那個寨子雖然是枕着公路，並且被包圍在戰火的射程裏，却也平平安安地渡過了災難。山依然那麼青，水依然那麼綠，除了幾個不肯逃進山的老人或和山裏僥倖有世仇的擺夷家，被拉去當伕子外，人口上却也有增無減。火藥氣息離遠時，全寨的老幼在雨季到來之前補作一次本應在插秧前就舉行的「挺塘擺」，每人攤了五角錢，請了大佛爺，二佛爺，三佛爺，四佛爺來唸經、擊鼓、敲鐘，向老天祈禱本年的豐收，和感謝火網底下竟能不受兵災的騷亂。如今更決定要在稻收以後，作一次「大擺」，由四十八家裏的七個殷實戶頭，每家請了十個精壯的小菩薩（青年），提前走到緬甸南坎去請佛，這種謝天的大功德，不僅使那七個人有了善人封號，全村子人喜氣揚揚，都感到自己也在裏面有份的。

一個月白風清的夜裏，決定到南坎去拾佛的小菩薩分別地去向自己所熱戀着的小菩薩去告別，這時候，即便是平日最慳嗇把情愛給人的小姑娘，爲了對方已負起了這樣光榮的使命，便也不吝給男人們一個滿意的幽會，免得一路上又去沾花弄草，反爲不美了。老弓也就本着這種信心幾次在小安的家門口吹叫子，居然小安也答應到老榕樹底下去談天。老弓想盡在記憶中的最美麗的歌子，要拿來博得那個最美的小菩薩的歡心，他感到這份担子比挑着兩担米到最遠的集市上去賣還要沉重。到了見面時他却又半句也說不上來。

「……………」小安似在微惱着，一味吃她的香蕉，一聲也不響。

到處都有撒野的嘹亮歌聲，到處都有爲四時不斷吹着的暖風，送來縱慾的豔笑，年青人彼此都以爲應有這點天賦的自由，就在同一個區域內，也從不避諱，也從不干涉。小安和老弓所在的這個區域，正是大廟背後，一灣淺淺的水流，

當姑娘們每天羣集在這裏洗澡時，菩薩的眼光直勾勾地向前望着，決不會轉回頭來，不必怕洩露任何春光，到夜晚，一棵棵的大榕樹變成了天然的靠背椅，叢叢的修竹落下來的葉子又便成了天然的地氈，寬大的香蕉葉子像屏風似的，把每個角落罩得嚴嚴的，掩蓋不住的只有那些愉快的聲音。而若干聲音又是彼此熟悉的。

「……」小安在笑，她笑對方的笨拙，她心裏到也愛這牡牛似的漢子這點對自己的忠實，但是她不愛他。

「明天一同去使米賣買呀——」

這牡牛想來想去竟然也有了一個辦法，他便從懷裏掏出新領到作爲路費的盧比來，一張張地數給小安看，約她明天一同到市上去賣東西，來討這個小菩薩的歡心，他知道小菩薩們沒有不愛錢的。

「不好聽，」小安撇撇嘴在譏笑他道，「使米賣買不好聽，你要說買東西……」

「賣東西，」老弓像被蜂尾的毒針刺了一下似的，他大叫道，「擺夷爲什麼要學漢人說話呢？……」

「爲什麼不應當學漢話呢？」

「小安，」老弓發怒了，把盧比向懷裏一塞，生氣地說，「你還在做那嫁漢人的夢嗎？你沒有看到你姐姐被漢人騙到手又攛了？你這背叛祖宗規矩的——……」

那個美麗的小菩薩動也不動，月光照得她那張潔白端正的臉子更是嫵媚動人。肌膚像塗着油似的，潤滑而又細緻；體態像是水葱兒似的，窈窕而又動人。兩隻眼睛裏的眼珠子在閃光，就像那天上的星星一樣。她們總是習慣地換着一件白色大衣，緊緊裹着肉體，配着花裙子，素雅宜人，頭上斜插着一隻香水花，那醉人的香氣不停地向老弓的鼻孔裏攢，使他越感到神經的恍惚了。

小安也不知道這心情要怎樣地來解釋。她到不一定像她姐姐那樣地喜歡漢人，她喜歡漢人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爲了錢。爲了漢人有錢，不能不用對方的風俗習慣來討他的歡心。她雖然不喜歡老弓可是她却喜歡他懷裏的那綵有美麗圖案案的盧比。她更喜歡到市場上去買東西，要買東西就不能不和漢人的商店發生接觸，由漢人便想到漢話，她有意地說漢話來刺激這個牡牛似的男人更要獻些殷勤。天賦給年青人有玩世說謊的本領，特別是一方陷到情海裏，而另一方面尙在情

海的邊岸上徘徊的時候。

「你在潑水節的時候，」那男子一點一點地軟化下去，聲音裏的怒氣在減少了，「你不是向我潑過水嗎？……」

擺夷地帶有關年青人的風俗有潑水節，這在清明後擴大舉行。大廟裏的龍神口裏噴水灌田，表明這是農事的開始，男女之間，可以用潑水和搶花等等正大光明的舉動來培植愛情的萌芽。小菩薩和小菩毛們可以本不認識而相向潑水，如果心心相印，便彼此越潑越高興，越潑越笑得歡，然後造成了朋友以上的友誼。這一年的潑水節，老弓會把清水去潑小安，而小安也會用水去潑老弓，老弓會搶去了小安頭上的那朵鮮花，私藏在胸口上一直到枯萎，到粉碎，到消失，他才放手。小安那時正是剛剛「脫了褲子換長裙」的時候，對於每一個向她貢獻殷勤的人，她是又愛又恨，但也不吝報以秋波的。

「在擲袋節，」老弓想起了過去的一些甜蜜回憶，更使他軟化了，他把頭偎近小安的头說道，「你不是親口答應過我，只要我手裏有盧比……」

「我沒有答應你罵我呀……」

小安搖搖頭，離開他寸把，讓那香水花作為兩個頭中間的媒介。小安自信有一個時候的確並不討厭老弓。那次擲袋節，這村出一個小菩薩，那村便要出一個小菩毛，硬給配成一對，用以增加青年男女的接觸機會。兩個村子的居民亂哄地圍在擲袋場的四週，讓雙方站在一定的位置上，當一聲令下，男方就把沙袋像雨點一般地拋過去，那女的一方應當把沙袋接個正準。如果雙方本來有默契，那男方的沙袋女的方面無疑的一定可以接住，否則女的很少機會接個正準，那就算是輸了，男方可以向女方要求各式各樣的戰利品，像頭上的鮮花，手上的戒指，頸上的銀鎖，甚至貼身的襯衣，女方應理當場脫給對方，絲毫不許抵賴。男方要把這些戰利品裝在禮盒裏，帶回村去供鄉親的傳觀，用以表示威武。過個幾天，再加上蜂蜜、茶葉、或香粉等送還到女方的村子，作為答謝。這種近於械鬥的把戲，實在是爲了男女雙方的聯歡，那次擲袋節，老弓無意中又和小安配成一對，但他却設法使小安能够接住他擲出的那個魯莽的沙袋子，於是女方私心裏脹脹地感激了。這件往事，是代表性格的具體表現，小安這時候，彷彿也憶起舊事來，有些不再使性使氣了。

「老弓，」女孩兒開始在媚笑，輕聲說道，「我們都是擺夷人，誰管他們漢人的事，不再說這件事——你要明天到市上給我買什麼？……」

「我買——」老弓張大了嘴笑着，又下意識地把懷裏的盧比票都掏出來，眩耀對方的眼睛。「你要什麼？……」

兩個發暈的頭靠緊了，壓碎了那朵芬芳的香水花，沒有那個想到它。滿天的星星閃爍着，一片雲蓋着月亮，一會兒又過去了，七月流火的季節過去了，只有流螢還在像是流火似的，被暖風吹得像火團似的，向着同一方向在滾。秋蟲高唱着交響曲，這時候，蝙蝠像在蹁躚跳舞，那震人心胆的梟叫也便成爲守衛者的更聲，沒有人顧得講什麼吉祥不吉祥。

「小安，」老弓用着發顫的聲音在談心了。「你看，佛爺在頭頂上，你說實話，到底你是喜歡擺夷還是喜歡漢人？」

「我嗎，」小安的內心却又在偷偷發笑了，她這樣慢應道，「我不喜歡擺夷，也不喜歡漢人……」

「那你要嫁給什麼人呢？……」

老弓想問這句話不知有多少時候了，但總沒有得到一個適當時期，到這時，這句掛在嘴角上的話不知不覺地就溜出來，使這牡牛似的漢子的心底感到非常的輕鬆，他自己不自覺地望着那美麗動人的小菩薩傻笑起來。

「我不嫁人——」

小安到是絲毫不受感動地說。她笑了，她笑得是那樣的俏皮。一個女人的小菩薩時代，是一生中的最愉快的時代。她有充分的自由，一點也不受限制，除非不得已，爲什麼非要向那賢妻良母的圈套裏去鑽呢。四週本有天造地設的桃色花園，何必早向那冷清的地獄裏奔去，她笑了，又在笑他的傻笑。

「總有一天，」老弓憤然地立起來，「說你還是會嫁給漢人的。……」

「我不，」小安用手指一指身後的大廟說道，「我姐姐已經吃够了漢人的苦頭，我不嫁漢人，我要到那裏面去作尼姑。……」

「不能——」

「我要——」

老弓用着粗暴的嗓子打斷了小安的那種悠長而又尖銳的語聲，他們的心情不再是月光底下的戀人，竟像兩隻小鷄似的，你啄我一口，我啄你一口地對吵起來。這也是桃色花園裏的常事，到了不可開交時便只有用「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來作最後的解決了……。

「漢人，」老弓咬着牙齒在咒罵，「漢人把公路帶來了，漢人把羅里帶來了，漢人把盧比帶來了，漢人把瘟疫帶來了，漢人把小菩薩的心帶走了，漢人再不走擺夷就要被他們吃光了。……」

「老弓，我們來唱歌。……」

那牡牛發起威來的時候從不聽任何勸告，像火山爆發似的，他說了不少他埋在心裏的話，他不像是在對小安說話，而像是對擺夷的青年們在講演：

「日本人來了，日本人來幫忙擺夷的，那廟裏住了幾個月的野佛爺，原來就是日本，小安，你是看過他，又聽過他講經的，他的經唸得多熟，我們都當他是個緬甸和尚呢？他在漢人走了以後，就到土司那裏去，土司叫吡頭陪着他，一村一村地走，告訴擺夷，怎樣才使漢人不再來搶你們的金山銀河鐵飯碗，怎樣才使漢人不再來調戲你們那水葱似的小菩薩，日本人是好的，日本人是佛門的弟子，我們都得到吡頭通知，殺漢人，越殺越好，殺了驗明就領賞。……」

「老弓，你瘋了，」小安聽着聽着有些駭怕起來，「我唱個歌你聽好不好。……」  
老榕樹上的貓頭鷹大聲在叫「不好，不好」，四野的草蟲子伴陪着哭啼起來。老弓動了感情，把心頭上的愛苗轉為怒火，歌聲已經不能再滋潤他那怒燃着的憤慨了。

「小安，」他準備走了，他鄭重地說「我們有百十人輪流守寨口，我們要殺幾個漢人來多換點盧比，今天我的班；我走了。……」

看着這個牡牛似的漢子從女人身上毫無所得，便狼狽地憤然走去時，小安的心裏有些不忍了，但是她能更多給與一點什麼嗎？不可能的，她不愛他，像他這樣的朋友她有一打多。

螢光一陣擾亂，月光把老弓的高大影子送走了，他最後一句話是這樣說的：

「你把歲數告我，我到市上占一卦，看看我倆命中配不配去。……」  
小安也就嘲笑答道，「三十歲啦」，緊接着就走了，這一夜，月光分外明，她心裏格外亂，半夜裏有一陣槍聲，她抱着姐姐小奴竟嚇得哭起來。

二

「我的哥哥在段上，

他在想我呀，

我也在想他。

他可不能來呀，

我可不得去，

他寫信給我呀，

我要寫信給他。

捨不得放蠱呀，

我愛他喊喊呀呀……」

小奴坐在茅棚裏面，看着溪水打米。她是偷偷地藏在這裏，沒有跟着姊妹們去到塞外參觀被過境日軍射殺的漢人。她的憂鬱一天比一天地增加了，在這秋天雨季過後，曬黃穀的陽光裏，他不由得唱起這一隻最流行的歌子。這些天，時光過得好慢呵。

「吳走了，」小奴含着兩包熱淚在想，「他說給我來信爲什麼不來信呢。怪不得祖宗的規矩擺夷是不嫁外族人的，漢人真是沒有良心。……」

陽光還是一刻一刻地在移動，這茅棚在地上的影子是逐漸在縮短。小奴的心跟着長流水流到不知什麼地方去，又不

知道從什麼地方轉來，而到寨外看熱鬧的人仍然沒有門頭。他看着那茅棚下面的水磨，當溪水把水槽流滿的時候，水杵的前端便高舉起來，等到水傾出去，那水杵的前端便又落下來。這樣一起一落，使石杵裏米打得潔白乾淨。當他和一般年輕人鬧耍時，也會在這裏唱歌遊戲過，那時候，却從沒有時間分心來看水杵，在怎樣打米。她的多感心情爲這樣刻板的事實刺激得要發瘋，她怕從此不會跳出這個圈子去，要像水杵一般地終日工作，結束了她這驕傲而又快樂的一生。

「唉，好命運，」她又沉溺在自己的回憶中，「好命運像水一樣地流走了，而壞命運，又將像這水杵一般地開始。當自己嫁給公路吳監工員的時候，那個同寨的男女孩子不在羨慕，甚至頑固的父親也不再響一聲，小姊妹們更是眼中冒火，等着機會嫁漢人，誰知道如今一切都成了嘲笑的對象——譬如爲了掩蓋剪掉了的頭髮，便不能不又包上那可厭的黑色頭巾……若不是父親被軍隊拉夫到遠方去的話，這老人會叫他的親生女兒葬身在溪水裏的。可是，如果那該殺的吳騙了我，我也願意早埋到水裏去安歇的。……」

這是橫斷山脈裏的一塊平坦的壩子，稻子像黃氈子般地蓋着，一年四季也不會脫掉青春的顏色，遙遠處的大山却又一年四季披着亮白色的雪頂。這兩年來，公路像是一把刀，單刀直入地把外界和這塊壩子聯繫起來，使地方上大大騷亂了一陣，有些壯年出去「走夷方」走得更遠了，有些老人的老骨頭在築路時死了，那骨頭多半便堆積在公路底下，天天有千百輛汽車在他們的身上馳來馳去，使靈魂也不得安甯，外來的人和外來的物品一天天加多，特別是外來人的生活，眩耀着土著少女的春心，而這一帶地方少女的美麗，也同樣使外來人沉醉了，愛情與金錢，私慾與虛榮，暴力與懦弱，原始型的這塊沃土上開始生長着不規則的幼苗，開了畸形的花朵結了畸形的果實。

小奴也是方才離開小菩薩時代不久年紀的女人。她苦笑着爲了想死而對流水端詳，水裏的那個美麗的影子使自己也有些迷惘。她又仰起頭，用含着兩泡眼淚的眼睛看山，那山的那段轉灣處是清水河的出口，是公路的站頭，也是四十八家這個編好了保甲組織的寨頭。陽光強烈的時候，山河都有些霧濛濛的，還有些雨季的殘餘氛圍。遠山上的公路給青翠中添了幾條白色飄帶，他曾和吳監工員在初婚時坐着汽車在那白色的飄帶上飄來飄去過。這一年是她最得意的一年，全身裝束改變，她學習了一切漢人的習慣，決心不再作擺夷姑娘了，到如今，低下頭看到水裏，依然還是一位端莊靜美的

擺夷姑娘。只是失掉了擺夷人的生來的那些愉快。

要近中午了，大羣看熱鬧的人們才陸續笑語着回來，小奴藏在茅棚底下，一聲也不響，她要等候她妹妹小安給她帶回答覆來。她暗自驚訝，自己的心情已然完全不是少女時代那樣喜好熱鬧了，對於別人的贊美「好行藍呀」，她已然一些也不嫉妬，她已然像是失掉春青的婦人樣子，把那些風流事件留給後輩，自己却一心在等候吳監工員的下落，她雖然恨，但是不相信吳那個年輕而又爲自己的美麗所征服的漢人，竟然會背叛了她。

擺夷們的彼此的感情都是好的，不論外來的多大的洪水，衝散不了他們中間的感情。從塞外看到漢人屍首的人，從老罷憂（大善人）到小菩薩都在紛紛講談着自己的推測和臆測，到了自己的家門時，便打招呼邀請到家裏去耍，並且問吃過飯沒有？

「蘭呀——蘭呀——」

「正磨正吼呀——正磨正吼呀——」

「蘭呀——蘭呀——」

「正磨正吼呀——……」

農村裏風俗的醇厚是同樣的，住在一個村裏像是一家人不分是漢家還是夷家，彼此瞭解如水晶。在笑語聲中，女孩子們的笑聲特別尖銳，沁人心懷。小奴在這些聲音裏聽到他妹妹小安的聲音，她不自覺的便心跳起來，後來，在山脚轉過來了那羣小菩薩們的身影，她不禁唾了吐沫罵道：

「看死屍，還要打扮得像朵花似的，這是什麼居心，我不懂年青青的人什麼居心？……」

小安在遙遠處便已經看到姐姐在有水磨的那所蓬棚裏，她故意裝成看不見，仍然和同伴們有說有笑，一步一步地在公路上走。小安在同輩中真是一朵花，像桃花盛開時候，滿山滿野的野花野草都在比較下失掉顏色。這個小菩薩比她的姐姐的皮膚稍爲有些黑，但她今天却穿着一件印度織的白綢上衣，淡淡地有些紫色的星點，肩上却披着一條猩紅色的絨繡披肩，那是吳監工員送給她的，小奴爲了這曾經大哭了一場，因爲她也喜歡這個顏色。這樣的強烈顏色和那橫斷山脈

的山光水色正好配合，這裏的亞熱帶的氣候，正是用着大紅大綠的顏色來塗抹着山川。

不論這個「脫下褲子換長裙」的少女的心情是怎樣的來宕擱時間，但她却終於走到這茅棚裏了，她看到姐姐的第一句話便說：

「姐姐，死人堆裏還有女的，有一個活像你。」

「胡說——小妹——」

「姐姐，不關你，」妹妹還是那麼愛嬌地說，「正像那天到吳監工員家裏，在穿的那身一個樣，綠綢子的旗袍，上面好像有星星發光，長統的肉色絲襪子，那麼軟，那麼滑，還有高跟的空花皮鞋，還有手錶，手腕上有血我不敢去摘！還有那頭髮也是像你，剪得短短的……」

「小妹——我要問的——」

「姐姐，」小安還是在撒嬌地說，「你先要聽我說呀，這女人死的時候，她的手還跟另外一個男人的手握在一起？用斧頭都劈不開。……還有些老頭兒手裏提着包袱，跑着跑着，什麼都拋光了，就剩一張包袱皮，多好笑，……男的女的十多個，你這麼倒，他那麼歪，說是等土司派的疍頭來驗了屍才准收，我聞到一陣陣的屍臭，有人在等着剝衣服，姐姐，你說我買那件綠綢子旗袍穿好不好？……」

「妹妹，」小奴不能不阻止她的話，「我不愛再聽下去，這多麼可怕，我要你先告訴我這些漢人是不是公路上的，有沒有吳監工員的朋友？有沒有人知道他的消息？公路上近來還有漢人的跑羅里嗎？能不能託個去帶個信？……」

「姐姐，先給我，你答應我的盧比？……」小安從老方那裏知道經過，但他不肯說。

「盧比，」小奴怔了一怔，便跟着笑道：「我什麼時候騙過你？我們擺夷家的人總是這麼小氣。好像一切都是爲了盧比才肯作事，我每向吳監工員要錢時候，他總是說：『你是愛錢不愛人呀，你們擺夷眼睛裏就是只有盧比……』」

「又是吳監工員，我也不愛聽，我不管他的事……」

小奴偷偷地已經拭去過幾次眼淚，如今感到眼皮底下發熱，不禁又充滿了盈盈的淚水。她所以嫁吳監工員自然是爲

了盧比，爲了吃和穿，爲了要別人拿驚羨的眼光來看他的新裝，爲了她能在小姊妹們羣裏挺起雲白的胸脯，像是鶴立雞羣似的。特別是嫁了吳監工員以後，她可以離開她那茅棚似的家庭，不必燒飯，不必挑水，不必作那些最辛勞而又最污穢的田裏的事情，特別是不必再用她那雪白的手和腳來調和牛糞，做成一個個的圓餅子，粘到牆上晒乾了作燃料。可是她慢慢地也就感覺到那男人對於他只是一種好奇，對於美麗的欣賞却是用着默然，每逢到她向他索盧比時，一次比一次的尅吝，但却忘記不了，總說那句口頭禪：「你們擺夷眼睛裏就是只有盧比」，個個男人都是這樣，小奴對於男人的要求並不過高，能够永遠保持這個現狀也就够滿足了，可是好景不常，成串的羅里（汽車）在一年後不再東西交錯着跑，而是亂糟糟地只向東不回頭了，到了最緊張的時候，公路上連天在過兵，家家戶戶關緊了門不敢出來，就在這要緊的當兒，吳監工員無聲地離開家庭，一去便沒有回頭。

「好小妹，」小奴上前去擁抱着小安，摘了朵香水花插在她的鬢角上，哄着她說道：「我答應你的，你快告訴我，我到家就給你盧比的……」

「姐姐，」小安撇着嘴只好說道，「我真不知道，我到那裏去問呢？集上有人傳過訊來說，日本兵看見漢人就殺，嫁過漢人的姑娘都要去陪日本兵去睡，我聽得不敢多問就回來了——」

「這是真的——」

「我哪一次敢騙姐姐，我怕別人說，小安的姐姐嫁過漢人，捉着她送了去領賞，我不敢聽下去，聽說真有些鄉裏不老實的小菩薩去領賞呢……」

「這是真的……」

「姐姐，我不懂漢人，她們爲什麼修這條公路呢？他們爲什麼修了公路讓日本人來用？他們爲什麼長得和我們擺夷沒有什麼兩樣呢？他們又爲什麼和日本人在打什麼仗呢？我不懂，我不懂……」小安也憂鬱了。

「我——也不懂的——」

小奴對着小安低下頭去。小安，這個剛好脫下褲子換長裙的十五六歲小菩薩，對於她身外的環境變幻得如此的快，

完全茫然。如果不是公路開到她們的身邊，她們決不會想到接受另一套的風俗習慣。漢人原是最熟悉的名詞，但是除了路過的衣服襤褸的走夷方的漢人之外，他們從沒有見到過體面的衣冠楚楚的漢人。這一年來，路過的人却是那麼反常，一塊石子投到靜靜的池水裏，擺夷社會被激起了空前未有的大波浪。任何一個在農村裏長大的人，都要爲之暈眩，不僅小奴和小安，沒有幾個人了解這其中是什麼原故，多數的人，也從沒有想去理解。她們吃了睡，睡了吃，從不高興費腦力，費了腦力跟着更是憂鬱到來：

「命苦的人啊……」

靜靜的溪水長流着，被水杵播弄成一個有節拍的沖刷聲音。水杵起起落落，和那栗木作的中軸，不斷地呼應着，一邊像是輕微的嘆息，一邊是勞動的喘息——「吱呀——吱呀」個不停，小奴又瞥了那水杵一眼，又聯想起自己的命運來了。

「走吧。」

在她們的回家的路上，多少看死屍的人都在轉回頭了，對於這羣不幸的過路人的被射死，他們已然無動於中了，年年都有點點滴滴的血灑在大地上，有的是外人的，有的是自己人的。彼此間到是流行着那套請坐和吃飯的口頭禪：

「關呀——關呀——」

「正磨正吼呀——正磨正吼呀——」

「關呀——關呀」

「正磨正吼呀——正磨正吼呀——」

小奴的憂鬱更深了，比來的時候更深了，不僅沒有得到吳監工員的消息，反而感到自己還得去陪日本人睡覺，說不定會有人把他報告了去領賞，沿途上小奴顧不得小安譏笑她，便又唱起她的山歌來：

「我的哥哥在段上，

他在想我呀，

我的哥哥在段上

我也在想他，

他可不能來呀，

我也不得去，

他寫信給我呀，

我要寫信給他。

捨不得來放蠱呀，

我愛他……」

三

戰爭的火藥氣味淡下來，各式各樣的謠言，像雨季一般地在恐怖中渡過了，滇西晚秋大豐收，挽回了不少希望。擺夷們把一切都歸諸天賜，一年收了三年的糧食，四十八家做「大擺」做得更起勁了。小安跟着老弓，東奔西走，忙碌非凡。

老弓一行人抬回了一尊最大的佛，在旅途中，他還殺了幾個路劫的山頭人，才算安全地送到了四十八家。這尊大佛是本寨的毗頭老罷憂請來的，這是他的第八次功德了，如果他手頭有錢，他還是要繼續做下去的。邊地的風俗是有這麼一個原則，有錢的人，並不可敬，唯有把錢供獻給佛以後，他的社會地位才能提高。四十八家只有老罷憂的功德最高，所以才被推舉為毗頭，也就是漢人中間所謂村長，這個毗頭非常喜歡老弓。

起擺了，第二天，四十八家的寨內寨外都擠滿了人，從破曉時候起，鑼鼓聲鞭炮聲和那震耳的火藥槍聲亂成一片，成爲最複雜而又最不規則的交響樂。七家作擺的人，都已經把佛從廟裏迎回家來，供在特別蓋的竹棚裏，一面展覽自己供品，一面坐在佛前，接受各家來客的叩拜，擺頭家有錢又有勢，那排場尤其輝煌，到四十八家來的人，都要排着隊，首先到老毗頭這裏開唱第一聲。

「我們來自遙遠的鄰寨，爲了主人的善行特別不辭勞苦的趕來，表示我們的愛戴。山不能算高，主人的榮光巍峨，江不能算長，主人的功德無量。喂喂——呀呀——」

圍繞着佛棚繞一個圈子，在急鼓聲中繼續唱道：

「山上的松柏雖然長青，却不能如主人的陰功無邊，夜裏的新月燦爛，却比不上主人的善行無量。人生有錢，應當做擺，不想獻佛，就是傻蛋，喂喂——呀呀——」

老罷憂一身白衣站在佛像前面連聲道謝。這佛堂裏的光輝燦爛自不必說。佛像的頂上張着鮮豔的佛傘，前面掛着珠光燦爛的佛垂，宮燈和掛燈。走廊兩邊擺着紙紮的動物和紙花，地上鋪着紅氈坐褥，靠牆放着幾十隻繡花的黃綢枕頭，顏色的濃厚，眩耀着人的眼目。各方的幫忙人司儀的司儀，收禮的收禮，招待的招待。讓來人如流水，川流不息地滑過來滑過去。

唱喜歌的過去，一批一批的禮亭來了，送禮者自己担着白米，銅錢，馬桑坡和香蕉。司儀者把磬一擊，全體向着佛祖像跪下，主人也坐在那裏同樣接受朝拜，代表人在作禱告道：

「今有久遠多娃寨寨民等虔誠前來供獻禮物，敬祈佛祖賜納，並懇求佛祖，事事保護，早賜寶座。呀呀——」

這羣沒有在天堂上得到寶座的人，跟着又向天堂上已經得到寶座的主人道賀。主人也就欣然地道謝道：

「同登寶座，同登寶座。」

老叻頭並且特地借這個機會向他的子民們說教，用來發洩他這年來的積鬱，他說：

「我發起作擺，用意不只爲了我一個人好，也是爲了大家好，爲了我們擺夷人都能同登寶座，你們，每人不過出個幾百銅錢，我一個人，要出到了一萬五千兩銀子，……」

老叻頭已經到了鬚眉皆白的年歲了，再加了雪白的長袍，皎潔的素帽，更顯得道貌岸然，既和藹可親，又嚴肅得可怕，他的權力，不僅在四十八家，這片塌子上的那些另外的寨子，同樣地都在服從這位有功德的老罷憂，他清清喉嚨繼續說道：

「我們擺夷人是向來不愛金錢的，做一次擺要花萬八銀子，我們還是一次又一次地來敬佛。可是從漢人來了，擺夷人跟着變了，漢人愛錢，擺夷人也愛錢。孩子們有錢去買鞋襪，買手電筒，買最浪費的香煙，女孩子們不只要銀項圈，裏花綢，還要絲襪和高跟鞋，連佛供都懶得去送。往年，僱工到南坎去請佛，去的人寧可不去挑香煙，賺更多的盧比，只要得點食宿錢，也就甘心情願，可是今年，你問老弓，人心是不是大變，老弓，老弓，……」

人是像流水般地擁到餐桌，那木耳肉絲和紅燒肉圓，大盆裝着放在棹上，散佈着刺鼻的香氣。老弓本來是追在來幫忙的身後，和他一路忙着向客人們送酒，像穿梭似的在棹縫子中間的來來往往，轉來轉去不知道轉到什麼地方去了，老弓頭大聲喊了半天，沒有人應聲。

「老弓是好的，他到是真心禮佛的！明年我要多佃些田給他種，可是別人呢，誰肯把一年的辛苦整佈施到佛身上去呢？除了我們這幾個作擺的，沒有什麼真心的人了，天待擺夷還是一樣的，又是一場豐收，擺夷人心大變了，明年不會豐收了！一年賣了幾萬籬穀的金伙頭，一拳打死一頭牛的大總管，你在人間有勢，天堂上沒有留着坐位的……」

說話之間，大廟裏的佛爺在鼓樂聲中前來唸經了，這才打斷了老弓的話，這位老龍憂是要把一切作擺的器皿在擺過後，無條件的捐作廟產，所以那個肉和尚先眯着眼向他打招呼道：

「老弓的寶座又要進一級了……」

老弓頭跪在紅氈上頻頻叩頭，偶一仰頭，連白鬍子的尖上都掛着一份得意。戰爭使老弓頭發了不少的橫財，家裏就像有個聚寶盆似的，天天都在生子。他只提出一年收入的十分之一來就可以得到新的封號，他的奴隸們來年還會用血汗替他培植出新的財富的。雖然說近來年青的一輩不肯再俯首貼耳地聽他的指揮，使他生了許多閒氣，但這些操心不是沒有代價的，尤其是替來生已經開妥了支票，他不能不為之高興了。

這時候，老弓和小安正躲避在一個僻靜角落裏談心，小安在佛前做小菩薩，裝扮得更加嬌媚，她穿着淺色的對襟短襖，有金銀色閃光的繫裙，頸子裏掛着鍍金的項圈，黑髮邊插着芬芳的香水花，老弓等不到夜晚時候，再也忍受不着內心的煎燠，他要小安立刻答覆他：

「你究竟答應嫁我不嫁？……」

小安心裏也在七上八下地不得勁，他不知道究竟如何答覆是好。老弓是忙頭佃客的兒子，是一個過了今天不管明天的牡牛。這一次的請佛路上，老弓殺了幾個山頭人，替擺夷出了一口氣，變為青年人羣中的英雄，恰巧他又因為在案外殺死過一些過路的漢人，得到日本軍司令部的獎金，所以他對於抬佛的食宿費，毫不爭索，又大得忙頭的歡心。得到這樣的一個男人的心是光榮的，可是當他把這一些事偷偷說給姐姐小奴聽時，小奴說，嫁不得，這個人心地太狠，他能殺死漢人去領賞，漢人也會殺死他，年青青的作家婦不值得，再說，他這一切作爲的動機都是爲了錢，擺夷人不應當那麼愛錢的，爲了錢他可以去做一切的壞事情……

「小安，我有這些盧比，」老弓從懷裏掏出一束鈔票來，說道：「老忙頭答應明年多佃一點地來給我種，我有力氣，我們可以過得很好……」

「你不怕漢人嗎？……」

「怕什麼？」

「漢人有一天回來，他會報復的……」

「這是誰說的話——」

「你爲討好日本人殺漢人，漢人不會報復嗎？」

「漢人都已給日本人殺的殺了，趕跑的趕跑了。」

「說不定，漢人又會來殺日本人，來趕跑了日本人，那時你怎樣呢？」

「不會的。」

「就是不會，日本人也不是什麼好東西。你不聽見日本人要叫我們擺夷姑娘去陪他們睡嗎？我也去陪日本人睡，你願意嗎？」

「那是說嫁過漢人的姑娘，像你姊姊那樣混了血的人。」

「嫁過漢人的姑娘只有我姊姊一個人，日本人來的那麼多，說不定我們也逃不了呀！再說嫁漢人，還要我們情願，還會給我們盧比；日本人就只要去陪他們睡，陪他們睡就不混血了嗎？他們一開拔，我們怕連我姊姊都不如了呢？她還可惦念吳監工員會回來。」

那牛一般的漢子，這時像是受了刺激似的，哈哈大笑的道：「對，你這話也許對，小安，你太聰明了。晚上見，哈哈。」說罷頭也不回地走了。

小安懷着個又驚又喜的心，三脚併作兩步地趕回家，報告送這信給姊姊。這時候正是熱鬧時期，除了禮車和人羣外小菩毛們也在街裏街外跳獅子，演武術，唱大戲，還有在放煙火的，燈光在日光底下便燃燒起來，個個狂歡，偏偏這時候，小安有了心事，一點也不敢逗留，只希望一步到了家門，把這顆真心獻給姐姐，那知道，進了家門便是一個空，家裏什麼人都沒有，本來自己要求留守看門的姐姐也失了蹤。小安於是又出了家門，沿着那個設擺的人家，一家一家地去找……

小奴的確是去參加擺去了，去年時她還是小菩薩，今年他已包上黑色頭巾，不禁感從中來，再加上吳監工員一直沒有消息，她也就慢慢地斷了念頭。特別是那雨季期的三個月，猖獗的瘧疾和連續的陰雨，給每個人的臉上都罩着一重黯影。這個時期內禁止婚姻，忌用肉食，天天到大廟裏祈禱供佛，使小奴的心境的確受到了佛法的安慰，這種幻變虛無的經義使她的心靈有了歸宿。她打定了主意，任何人也不會事前通知，她要在作擺的這一天，把她身外的一切金銀珠寶和衣服，都獻給佛，然後她決定進大廟去作尼姑。她等到起擺了之後，家人都去忙的時候，她也就自己收拾起自己的東西來，每一件東西都有一段回憶史，原先她本是要落漠的，如今淚泉枯竭了，「即使是廟裏拿去轉賣了作香火，」她想，「那是他們的罪過，一切空了，我也沒有獲罪的事情了。」她便把這些犯罪的淵源打成了一個包裹，她到了老叻頭家的擺場，獻上了這件包裹，在全場的驚訝之下，由司儀在報告她的全部財產，那大佛爺在佛座上不動聲色，僅說了句宴客時候慣用的口語：

「多有多吃，少有少吃，有的就要吃呀……」

小奴眼睛裏面沒有淚水，黑布頭巾上沒有花朵，一身潔白的服裝沒有一點雜色。她叩了一個頭，低着頭沒有入席便離開了，身後面有千百隻眼和手指指點點地說，「那個嫁過漢人的……」

小安再度來到疍頭的擺場，她的姐姐已經去了多時，而老弓也不在這裏，有人見她東張西望，便把方才的一段經過告訴給她聽，這個小菩薩聽着冷冷地說：

「大家別指笑我姊姊罷！還得當心我們自己！」

大家正待要追問此話怎講，忽然幾個小菩毛氣憤憤的跑來，大聲喊道：「反了！反了！我們的小菩薩給日本兵擄去了，她們都不會嫁過漢人的！」

這時人叢中鑽出了老疍，用力把小安擁抱起來道：「小安，你對，你說的真對！我們大夥去殺日本鬼子呀！快！快去！」說完就將小安放下，一直往前走。

方纔來報信的那幾個小菩毛也一窩蜂跟了去，喊道：「對，快！快去！快去……」

## 藏家小姐

一

一羣從遠方逃荒來的難民向着方慶生千恩萬謝地告辭出來，分別走向他們的新墾地區。方慶生送他們出了大門，望着煙似的這襪襪的一羣遠去。他答應去向洪保安司令去說明讓他們住下去，下賤的黑民們既不許去騷擾，而那在邊地富商與地主混合體的漢人——老財們也不准藉故生非，製造多少的家宅不安。他自己得意地望着遠方，想道：

「我留在邊地還有些用處吧，不僅是科學工作，還能夠爲了同胞——如果秋天成了洪司令的妹丈，那麼一切不更容易了嗎？可是當不當老子還沒決定呢。」

朝霧籠罩着那金碧輝煌的大喇嘛寺，對山還埋在雲霧裏，不到太陽升高不容易裸裎。天國的景象凡人無由看到，那地上的天堂喇嘛寺，却和那可憐的應差的黑民住所，比較起來，真是天淵之別。小紅河像銀子一般地在渺茫中發光，邊客們的牛馬擦子，從黎明起就在他的門前絡繹着過，給這個「番區」帶來了一切日用物品，像方慶生自己每天吃的米和麥，廟裏的百貨。邊地的最肥沃的土地上只能在霜期前星星點點地鋪着青稞，小米，玉米，山藥蛋，蘿蔔秧子……即是這些粗糧也是漢人到這裏開墾以後才豐富起來的，而民族之間的問題，因爲墾地與牧地的糾紛，也不免一天比一天的豐富起來了。

「一恍兒半年了，做來做去都是這些雜事，毛秉文雖是邊疆調查員，可是不做調查員的事，民族之間出了事情，找來找去總是我。誰讓我住在他這裏呢？」

方慶生回去整理器械，準備等一個紅教喇嘛領着他到邊地出發。西北科學考察團，已然離開這萬山叢中有半年光景了。這半年裏天氣特別好，人事特別順，牛羊沒有瘟，青稞就要熟，人人都說這是中央的官員帶來的吉祥。當這個科學團體去後，被洪保安司令留下的唯一團員方慶生也就被人看作像一朵祥雲似的，到處都得到了最大的方便。

太陽升高了，一陣馬蹄聲送進來一個旋風。這不是方慶生所希望見的紅教喇嘛，恰巧正是他的對頭，洪家小姐的婚姻競爭者，蒙古王子。他這一向常在躲避着不願對頭對面，却想不到他竟逼到眼前來。蒙古小王爺在北京上過學校，除了眉眼比較粗大和衣服華貴外，沒有什麼和漢人不同的地方，這位任慣了性的「萬人之上」，一把抓着對方說道：

「姓方的，我被你要得好苦，我們的人也被老財要——」

「你弄清楚了再說，那個要你——」方慶生冷笑着說。

「你們佔了王府地，我不說話，你又搶了人家說妥的老婆，藏蒙世代結親的，你想想看，這是邊地呀，漢人是不是到邊地就沒有了一點王法？」

「你說什麼——我從來沒有想過，誰搶你的老婆？」

「沒有最好，」蒙古王子坦白地表示道，「我們蒙藏本來就要結親的，何況兩家又是隣居。蒙古人這幾年雖說是不夠強，可是要對付個把漢人還是滿富裕的——我不能不告你趁早收了這條心——」

「總有一天證明這是謠言——」

「好朋友，說話算數，改天我請你喝酒——」

蒙古王子還是年青人，話說完了，不多嘮叨，便騰身上馬，一溜煙似的跑遠了。這時候正是清晨時候，朝霧還沒有散盡，但是悶熱已然來臨了，太陽掛着暈白色的光圈，是山地裏要變天氣的一種預兆。方慶生仍在等候着那個紅教喇嘛要一同出去到他的施法區域，但在紅教喇嘛沒有到之前，却先來了使人頭痛的蒙古王子，匆匆地來，又匆匆地去，留下的却是他內心裏的一團形容不出的焦燥。

方慶生是住在邊疆調查員毛秉文家的客室裏，這所房子建在和大喇嘛寺遙遙相對的半山腰，腳底下是一個市場。保安司令部和索土司的老衙門，就在市場旁那條小河的一邊。另一邊却是高地，當市場被小河汎濫得成爲澤國時，保安司令部的皮船便放下來，運載人畜到對山去朝拜大喇嘛寺。毛秉文在五里外的藏民區設立了一所新式建築的小學校，他幾乎一週中到有五天住在學校裏，不僅教兒童，還在教成人。方慶生雖然住在他的住宅裏，却時常感到對於這位邊疆調查

員的瞭解，實在還嫌陌生，而對方却又是那麼慣於唯唯諾諾，從不多發表任何意見的人。

——他在想，空前的順利時期可能過去了，也許這就是今後的荆棘之途開始吧，他心裏透明如水晶，早就明瞭要留在當地工作的，並不是洪天金司令，而實在是洪天金司令所最寵愛的洪五小姐。這位小姐能够騎馬，打槍，還會藏民人家素不擅長的女紅。她也早已明瞭哥哥們的意思是要把她許配給另一個萬山叢中的蒙古王子，這樣便可在陸隣政策上收到最大的成功，而且這意思也已經暗示給對方了。這女孩子却好像曾經立志不願再在邊野過他的下半個青春，她滿心想要衝出這個亂山的包圍圈。所以，當方慶生正在山村中採集人文標本時，洪五小姐恰巧也騎着一匹大馬，在森林中圍獵。只是相對脈脈地互看了幾眼，便種下了情苗。這女子在人們的傳說中描寫起來不免有些過火，好像洪五小姐妖嬈得如同妖精化身，而科學考察團的科學工作，也有多少被邊地認為有些近於魔鬼行爲。一對妖精與魔鬼並沒有經過交談，便相互認識了，這以後便是洪天金司令出面留他在邊地多留個時候，給他以充分的便利作一千五百個藏民的頭型調查。兩重興趣都能維繫着方慶生，再加上科學調查團的同人堅決要求他萬不可放棄這個天降的良機，他在這裏不僅做自己份內的工作，還在負起別的科學家的委託。幸運的是環境對於他有空前的順利，各種魔鬼行爲不獨沒有獲得天譴，反而風調雨順，人畜平安，其中有一個逼着他非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要他秋後和洪五小姐的結婚，但他却沒有想到蒙古王子竟會聞風來臨，而且鄭重提出了蒙藏結親的意見，這樣看，牽扯到民族問題上來，便不再是個人問題，多少困難可能就要開始了。就在這時候，忽然紅教喇嘛高唱着佛號進來，才打斷了他的亂糟糟思緒。

「天上的太陽月亮，人間的遠賴班禪——」

「可以就走嗎，老師傅——」

雖然是內心裏有着說不出的痛苦，却使他對於工作的意念更堅了。紅教的喇嘛來到後，他們便立刻偕同出發，到一個紅教喇嘛的勢力範圍內去進行測量頭額骨的工作。他相信，雖然人事的糾紛也許一時結束不了，但他主持的科學工作若能早日結束，也是生平一大幸事。工作地點是從市場區域慢慢向四方發展，如今已從黃教的中心區推進到四邊的紅教區了。喇嘛廟是邊地一切的中心，沒有喇嘛陪着不能展開任何的事業。但這類的給喇嘛們的工作却不是神所囑咐的，而

是洪保安司令和呼圖克圖的聯合命令，呼圖克圖已到拉薩晉修去，他本是洪司令的三弟，這時的政教職務便統由洪司令來全盤代理着。

「我的咒語今年特別靈通，」紅教喇嘛開口便向方慶生說，「我的教區一天比一天大了，你看連邊民小學的毛老師也都向我來保險了，他知道若是沒有我來作法，他的青稞田地早已被大水沖去，他的菜園早已被雹子石打光了。過去相信那一邊的，也都到我這邊來找我了。」

紅喇嘛指一指那黑壓壓一片大喇嘛寺，他雖然心裏不服這個異教，但他至今却也不能不攜着老婆，還是要住在黃喇嘛寺的一角裏，混一口別人的殘飯吃。在藏民區域，喇嘛寺是個中心，逐漸改變了不少游牧民族的生活。當每個寺院建立起來以後，一部份藏民爲了供應活佛的差役，使不能不搬到寺旁定居。內地商人，爲了供給寺院用品，也就從內地帶來各級僧人的紅藍頂子的禮帽，各種佛像，各種念珠，各色綢緞與各種質料不同的袈裟，也和他們一起住起來。有賣的跟着也就有了買的，各地的住民帶了皮毛到這裏來集中，專以收買皮毛爲務的各地商人也就集中起來，喇嘛寺的周圍環繞着蒙人，藏人，回人，漢人，便逐漸形成了今天寺院旁邊的村落。那寺院外圍，靠着水的一些低窪區域，便也學着漢人的樣子開起墾來，種一點青稞來維持着邊地僅有的農業。

六月天，海拔萬公尺以上的山峯仍然在積着銀白色的雪線，但是在谷底漫步的人却不能不赤着半邊背膊，扯那紫紅色的老羊皮袍披在肩上，喘噓噓地走路，那紅教喇嘛更留着一頭長髮，頭髮根上不停地向外流汗珠子，他一邊走一邊對方慶生夾指手劃腳地說：

「你信不信神？不能不信的，不信神的人種了莊稼，狂風暴雨，大水冰雹，會把幾個月的心辛萬苦打得一粒也不存留，山外那一區是黃教喇嘛在保險的，剛剛打得精光，連『賽爾都』都給打碎了……」

高原本是個只配長草的地域，青稞生長在亂草中，呈現出最可憐的模樣，六月天，已有些透黃了，多少人家都住在田地邊上撑起棚子看守着，怕這一年的心血未爲上天收去之前，先爲牛羊或歹人收割了去。方慶生這時正在黃教喇嘛的天災保護區裏走，在地頭或河邊，都有石塊砌的塔形石堆，上面放着神聖不可侵犯的「賽爾都」，那就是青稞麵製成的

小蛤蟆。據說當烏雲滿天，大雷雨來臨的前一刻，黃教喇嘛便在寺院裏唸起經來，這蛤蟆有神附體時便會跳躍着向那雲頭呱呱亂叫，有時候風雲雷雨嚇得轉回身去，冰雹落不下來，過幾天，黃教喇嘛便出來收取保險費了。若是「賽爾都」不靈時候，第二年，黃教區求的保險者便要投降到紅教區域來請求另外的神來保護了。

「我們是峨巴，」紅教喇嘛拚命在表現自己的威力，不問自語道：「神的密咒傳給我們一代又一代，吞刀吐火，捉妖拿怪，何況是小小風雹。到了變天的時候，我把頭髮披開，我發怒了；我把角號吹起，我挑戰了，我搖起銅鈴，我唸咒了，風變成雹，雹化成雨。我站在最高的山上，我可以多日不飲不食，我修鍊得的道行是無價的法寶……」

方慶生聽着聽着又陷入沉思中，他幾乎不敢再看那一張張守在地邊上的高原農民的苦臉。長時間的野外工作，使他熟悉了這裏的農業是在如何艱辛的情形下成長起來。青稞這種植物，農曆四月初下種，七月半就可成熟，這雖然是短短地三個月，但是農夫們除了體力的勞苦不必計算外，而精神上的那份不安，絕不是局外人可以想像。方慶生雖然不是農學者，但他深知以農立國的中國若和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比較起來，耕作的技術除了靠人力之外，並不算得高明。如今到藏民區域更要低落一籌，他們的工具只有一柄犁，一根棍子安上一塊橫木，用牛拉着翻土，再將翻開的土塊打碎攤平。這以後的施肥、下種、鋤苗、收割，無一不是兩手的工作。從下種到收割，中間應當鋤苗兩次，四月底是第一次，主要工作是要鬆土，六月底是第二次，青稞正要秀穗，主要工作是清除雜草。勞力上的辛勤，不能不說是辛苦萬分。再加上地方的高寒，氣候變化太快，一陣狂風繼之一陣暴雨，有時還有冰與雹，立刻打得幾個月辛苦一粒也不留。人力既不能挽回，只有靠不可捉摸的神力來求萬一的庇佑了。

「老弟，」方慶生想起了毛秉文時，却僅有的對他這麼說過：「還有比邊疆的農民再可憐的人嗎？他們今生的辛苦還不又都爲了來生，送到喇嘛廟裏去贖罪嗎？然而，他們是不會懂得的——他們再受苦也不會懂得的——一生都是爲了別人他們是披着人皮的老牛。……」

面對着這麼艱苦的生活的一羣，一個外來人怎能就爲羅曼司所迷惘了呢？方慶生看看紅教喇嘛又看看那愚昧的羣衆他感到心頭越來越發沉重。從社會學的觀點上來看，這個區域裏的現象是窮，是愚，是弱。窮是要用生產和勞動來解救

的，愚是要用讀書與知識來解救的，弱是要用組織力量來解救的，這一切方法都需要有推動的人，好像發動機似的，一切從這個出發點來作中心。西北科學考察團的這次到邊地來便是抱着最大的毅力，來瞭解這個客觀的現實的。作爲其中團員之一的方慶生，雖然作的是純科學工作，但也不能忽視這個總則。從此獻身爲邊疆的可憐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呢？還是霸佔着一個邊疆美人逍遙半生，不顧什麼國家與民族的利益，可能引起一些新的糾紛來呢？

——他又在想：不必妄想什麼羅曼司吧，現實會打碎了一切粉紅色的夢境的。蒙古王子既是要這個女人，我應當爲他們祝福。沒有女人，也是一樣可以在邊疆工作的，何必爲了一個女人在找若干麻煩呢，斬斷了一切情絲吧，收了這份心，把全力用在事業上，除了專門性的科學以外，我要和毛秉文取得最密切的合作……

「那個小村落中間那個石板房，」紅喇喇指着山窪裏一片小森林地帶說道，「那就是毛老師的學堂。」這裏離開大喇嘛寺已有五里光景，方慶生的工作區就在眼前。郊景已是農牧混雜地帶，幾十家外面來的逃荒漢人，承佃了藏民的土地正在燒山，煙霧瀰漫成一片，使人看不清楚前路。

## 二

喇嘛廟的晚禱聲音，隨着太陽落山戛然終止。方慶生覺得今天晚上的酥油燈的光芒却像是百燭的電燈似的，那顆大燈花尤其够使人欣賞半天，他向着才從邊民小學巡迴授課回來的毛秉文傲然地說道：

「毛老師，今天的國民月會開成功了，想不到蒙古王子也來了，大喇嘛寺的大小喇嘛全出來參加了，洪天金洪司令還打了一個電報到省裏去報告，電台上把電稿來送給我看，連我那篇講演也提了幾句，什麼以勞動生產治貧啦，什麼以發展教育救愚啦，什麼以組織力量救弱啦，記得到是不錯，就是不知道下面的聽衆懂不懂，你們又都出去了，我也找不到一個臨時翻譯……」

「了不起，」毛秉文舉起他的黑瘦大拇指來，一邊聽一邊贊美道，「老兄真是一員猛將，剛剛來到就替我們邊疆工作打開了個新局面。怪不得沿路上我看見好多人手裏都有塊新毛巾哩，原來這就是你給他們的見面禮吧……」

「這是——小意思，」方慶生聽着更得意了，便接着說道，「我就是喜歡熱鬧，我從省城裏來把交際費一齊買了毛巾，到今天纔把這毛巾全數發給他們。散了會，我出來時候，他們還在指着我說：中央來的，中央來的，中央來的就不能太小氣了是不是？……」

「就是——就是——」

毛秉文老師好像在感情上被什麼細微的東西刺了一下似的，但是多年的人情世故使他立刻釋然，扮作毫不動情的樣子又奉承了兩句。他是邊疆機關派到這裏的調查員，這片山叢中工作已有五年以上，雖然是近些時光連生活費用也不能按期匯到，但他却還能維持着一面國旗經常在朝霧夕霞裏起或落，一個學校按時上課和下課，甚至於每月報告還是準時填就寄發出去。對於每一位從外方初到的熱情朋友，他的態度一向是靜觀的：既不慫恿，也不阻止。別人成功了，他贊美幾句，別人失敗了，他跟着嘆息幾句。目送着人來人去，結果不論變到如何程度，他的地位却是屹然不動，這樣兒，一帆兒就是五個年頭了。

「毛老師，」方慶生接着用更興奮的聲音說道，「你要幫我的忙呀，第一步走通了，我的第二步計劃，就又要開始了，我要用科學向迷信開火。上次我到你那學校裏去，正遇到喇嘛去向你收天災保險費，你沒在，我就仔細問了問：原來學校的田地比一般人家更迷信，不僅向紅教保險，還向黃教保險，結果叫兩邊都看我們不起……」

「這是有點不得已，」毛秉文忙接口分辯道，「這就叫不做邊疆工作不知這一行的苦啊——」

「我可不這麼想，」方慶生依然用那充滿了熱情的聲音道，「我們現在不是兩邊都敷衍嗎，我們能不能夠兩邊都不敷衍呢？相信科學，相信真理，還有什麼風神雨神和電子神嗎？即便是有，每月一元硬幣一升青稞就能免災嗎？這不是說笑話，我求你從今天起，兩邊不再敷衍，我要求電台上和各地交換氣象的情報，不論什麼事，我們先知道，先叫學生們知道，叫漢人，回人，蒙古人，一直到番藏人，慢慢都信我們的話，我們要用科學來鏟除這類不合理的迷信……」

那酥油燈一刻比一刻地黯淡了，但是方慶生在毛秉文眼睛中的影子却逐漸膨脹起來，他不再是一個科學院的學生，而是像一個神殿中的降魔韋護似的，充滿了挑戰的姿態。這個年青人，不過二十五歲年紀，生得眉清目秀，骨節端莊，

全身不論那理都充滿了有力的線調。他隨着一個中外合組的科學考察團體到這裏來，起初在莫明其妙中便被洪天金保安司令苦留着來幫忙此地的建設。而志願到邊疆的方慶生也就在意外的機緣中留下來，搬到毛秉文的住宅裏，他希望彼此能够取得最密切的聯繫；可是，沒有過幾天，就發現兩個人的性格中間有一道牆。更具體一點說，一個是陰性的，一個是陽性的，兩個人彼此間的對話便逐漸減少下來。今天若不是方慶生太興奮了，他是不會有這麼多的話說給毛秉文來聽的。這瞬時內，方慶生感到人間的溫暖是空前的，他愛撫每一隻狗一隻貓每個小昆蟲，何況是共同志在爲邊疆工作的毛秉文，他不能不講。

「方老弟，」毛秉文似笑不笑，開始慢吞吞地在說：「你知道這所房子是誰的嗎？……」

「不知道，」方慶生搖搖頭，他奇怪對方爲什麼忽然提起房子問題來。

「這是一位牧師的房子，」毛秉文仍然有板有眼地說下去，「你可知道這牧師爲什麼走了嗎？」

「不知道——」方慶生跟着便說，「牧師走不走和我們有什麼關係？」

「怎樣沒關係，」毛秉文鄭重地喊道，「牧師都被他們趕跑了，你這科學家就能够吃得開嗎？再說宗教都不行，科學就走得通嗎？……」

「這可是有些不同——」

「你先聽我說，老弟，我本是個作邊疆調查員的，爲什麼又弄起了教育來呢？這就是個矛盾。那位老牧師離開這裏的時候，他就把這所住宅和那所學堂交給我，他最後這麼對我說道：『抱着這個學校等十年，有了我們的可靠幫手再作別的事，我老了，他們這樣對待我，讓上帝的意旨在你的手上成功吧！你聽聽，這話多感動……』」

「怎麼，你還是教徒——」

「我們從祖上就信教的，信教的人也不會忘掉祖國的，信教的國家的科學也都是昌明的。老弟，請你容許我說一句大話，如果我不是教徒，不肯犧牲，這裏我早已住不下去，我這個服務是爲了什麼呢？爲名嗎？沒有；爲利嗎？連飯都要吃不飽了。你在社會上的經歷比較淺，你也沒有碰過大的釘子，但是總有一天你會遇到的，我是教徒，我要愛人，我

不能看着你的挑戰失敗……」

方慶生聽着他的計劃已經得到了反應了，而且這番話是從平素不太動感情的毛秉文口中說出的，更使他受了相當刺激。毛秉文的這點真誠使他在對方的眼睛中增加了尊重，他不再是一個乾薑似的肺病型的中年讀書人，而是一個充滿了聖者智慧的勤懇說教者了。這個人的耳大鼻尖，薄薄的兩片嘴唇上還有些枯草似的短髭，穿一套青布學生服，風吹日曬再加上長時間的洗滌，早已褪掉顏色，這也就像是年青人的那片朝氣也在他的身上褪掉似的，如今他在興奮起來，兩頰泛起了康健人所沒有的猩紅，他要說服對方。

「這是好玩的地方嗎？」毛秉文却在繼續說下去，「你們年青人是不是就是這麼簡單的想呢？這裏不是內地呀，你想要怎樣就怎樣，你要上天摘月亮，別人笑笑過去了。這裏呢，喇嘛們的天下，你要上天摘月亮，他們就會要你摘給他們看，到你筋疲力盡時候，就會把你大卸八塊喂了神鳥，有什麼客氣呢，本來不是同根生，還對外來人講什麼道理！做罷祈禱去打劫，打劫回來再祈禱的時代雖然過去了，可是曠野長大的人天生是副曠野的性兒啊……」

「我們要藏族進步，」方慶生趕快插嘴道，「從畜牧社會過渡到農業社會，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過去的落後不必說它了，今天可是都要迎頭趕上……」

「難，難，難，」毛秉文一氣又說下去了，「今天我把話匣子打開了，就不能不和你說個痛快。藏族人被一個喇嘛廟控制着，再也難以進步了。當我決心要到邊地時候，我的心還不是和你一樣地熱，我還不是和你一樣地要找事情，可是慢慢地我明白了，一個人決敵不過那學府，信仰中心和統制機構三位一體的喇嘛廟。更往細裏說，一個喇嘛廟就是千手千眼佛，它是政府，是市場，是商業公司，是大地主，是金融首領，是學術中心，是社會機關，是宗教聖地；說他是什麼就是什麼。再說西藏人不論遇到什麼事都在找喇嘛，生育子女要請喇嘛命名，男女婚姻要請喇嘛占卦，有了疾病要請喇嘛醫治，有了災難要請喇嘛禳解，到了死亡要請喇嘛超度；農業上，那天播種，那天收穫要請喇嘛決定，天旱天澇及冰雹要請喇嘛禱告，四季祭祀要請喇嘛跳神。這裏家家戶戶以生下兒子作喇嘛為榮耀，女人們也以找喇嘛為榮耀。而喇嘛按照佛祖宗喀巴創下的黃教規矩是不准娶妻的，人口的增加便成了問題，而那花柳病就成為最流行的疾病。你莫

怪我說得拉雜，吃了五年多的青稞，我也就是懂得了這些。尤其是日久年深我更看出紅教和黃教也沒有多大差別，紅教的護法山神轉讓到黃教的神位上去，黃教的喇嘛也在學着紅教一般地討老婆，你要我信仰那個，我只有兩邊都信仰，同時也是兩邊都不信仰。這就要說到收保險費了，我只好那一方面也不得罪。沒有必要啊……」

酥油燈的光芒越來越弱，說話的人却越說越興奮，忘記了停止。滿天星斗越到夜深越發光明，四野的蟲聲響起來，像一幕悲劇的序幕似的，忽起忽續，但聲音却是淒涼與哀怨，萬山叢中，也只有在這七月流火的季節，生物有如此的複雜。一般時候，到夜深，除了馬嘶，牛鳴與羊咩的聲音，加上守夜狗的狂吠外，再也沒有如此幽靜的調子。雖然是生物最複雜的季節，但到夜深時，仍然非燒牛糞非穿大毛皮袍不能平安渡過，陣陣的冷風從破窗紙洞裏透起來，夜寒在促使他們的談話早時結束。雖然，他們的興緻仍然是沒有終止，方慶生還有一肚皮的話需要發洩。

「照你這個不得罪的辦法，」方慶生凝着眉在打呵欠了，他用壓縮到最短的幾個句子在發問道，「我們邊疆工作者跋山涉水到這裏來究竟是爲的什麼呢？我們邊疆工作者的服務工作，怎樣能够展開呢？我們新的民族政策在那一天推動呢？再說，我們眼看着愚、窮、弱而不加以援手呢？你是個老前輩，我以晚輩的資格來請教你。」

毛秉文聽完了忙從那破舊的枕頭底下取出一本皮面精製的袖珍本聖經來，雙手撫在胸口上，用一種說教的姿態在對方慶生說道：

「老弟呀，我還是用尙忠賢老牧師的話來答覆你，也就是：抱着這個學校等十年，有了我們的可靠幫手，再作別的事。他這是上帝的意旨，我們一個人都有十個指頭，今天我們作一件事情的十個指頭在那裏呢？沒有幫手等於一個人沒有十個指頭，我們不能失敗也不許他失敗，這樣就不能性急，這樣就要忍耐一個時間，我要說等，等，等，等到我們有了更多的指頭……」

「洪司令可以幫助我們呀，」方慶生壓縮了很久的又一句話說出來，「他答應用一切力量，來幫助我們的，他當面對我說的，我也實際得到他的幫助——」

「洪司令？」毛秉文哈哈大笑，他的話是從牙縫剔出來的，「他也許能幫你，可不一定能幫我們，洪司令在他的

三弟沒有被當作靈童選到大喇嘛寺裏去作呼圖克圖的時候，他是個種田的人，也是一個用一把淚一手血來換飯吃的人，自從弟弟登了大寶，二弟又跟索土司的妹妹結了婚，作了此地的二土司，他自己呢也就自己替自己晉級作了保安司令，又招兵又買馬，我到的那一年他和蒙古親王打了一仗，才懂得有兵有馬的好處。這九年來，他的勢力一天比一天擴充，他也懂得了要用人，他有回人，蒙人和漢人，他還留着一個花朵似的妹妹，要等候着最適當的人來招駙馬……」

方慶生心裏有病，臉紅起來，他是駙馬的候補人，這點小小諷刺使他神經受了激動，他感到毛秉文是個反洪的人，和自己是個擁洪的人正站在對立的地位，這樣一切的話都等於沒有說。精神上的疲倦得機便襲來，使他高聲打了一個呵欠。他說：

「不說了，千錯萬錯都是我性子急的錯，好在什麼都不是一步登天的，我有話還是留在下次國民月會上說吧。」

「方老弟，」毛秉文乾咳了一聲，末一句話是說：「這裏有比黑夜還黑暗的老勢力呀！」

這萬山叢中的小據點，本是個據有人間最強烈色彩的地方，但在深夜裏，黑漆一團中已是不辨五指，睡魔也在催促他們趕快入夢，遙遠地透過來幾串廟裏房沿下的銅鈴聲響。

## 三

天氣時常變化，人人都以為就要來的暴風雨，却始終沒有攜來那殘酷的冰雹，而一連幾個胖團似的霹靂，便像是通過危險時期的信號。今年的秋收便在這樣的好運中完成了，最後的一穗青稞也都平平安安地進了主人的臥房，不論紅教或黃教裏的保天險的喇嘛，都收到了大量的酥油和青稞，寺院裏的謝天經咒日夜都在響成了一片，邊疆上的地主佃戶們異口同聲地贊美西北科學考察團的到來，認為本年的這種不平常的奇蹟，絕不是當地人的「造化」所能感應到的。

方慶生的感情始終在矛盾中發展着。他的工作已將近完成，這個新的調查是世界人類學史上的一個新紀錄。他為藏地人豐收喜歡，為自己的成就驕傲，但同時，還為孤苦無告的人民痛苦，他又為自己的婚姻陷入苦惱。而那妖精似的洪五小姐都在一步緊似一步地逼上門來，用那種番邦公主的火辣口吻，要求他立刻考慮結婚問題。午夜月光照在臥榻前的

時候，他恨不得像楊延昭一般地高唱來起：

「我好比淺水龍，被困在沙灘，……我好比虎離山，受盡了孤單……我好比南來雁失羣飛散，……我好比楊延昭進退兩難！……」

當他澈底認識了卅五小姐的要嫁漢人實在是以虛榮心爲主的時候，他的熱情却在逐漸衰退着。特別是那個熟透了的姑娘見了他的面，開口便問他準備什麼時候再回到內地去，婆婆家是不是能够承認一個異族的女孩子作媳婦，跟着又像換心似的傾訴她對於漢人的一切的愛慕，就連活佛也並不例外，這種坦白的暴露實在使對方吃驚，而那些將來要賠嫁過來的半打丫環是和小姐作同樣的裝束，騎着同色的馬，過着同樣的生活，眩耀着藏地大族的豪富，更是大大嚇壞了方慶生。他思維再四，相信這位姑娘只有嫁給蒙古王子是最幸福的，因爲即使藏漢結親了也談不到什麼精神生活。與其到了某一個時期成爲怨偶，不如在開始時候多加以考慮。到最後，方慶生下了決心，並且把這番意思也告訴了毛秉文，這位一向不做一聲的邊疆調查員，倒是大大讚美了他幾句。

「我從來不願意破壞人家的好事，」他說，「如果你自己不提出這個反對的意見來，我也決不多說。因爲我看你正在興緻勃勃，不願打斷了你的高興。爲了那個花朵兒似的姑娘，要招個漢人作駙馬，你自然是非常合適的一個，可是你又不是一個糊塗人，你不是爲了貪圖這裏的榮華富貴，而是想要得個機會在這裏做工作。這一來，我早就替你想過，最好是不必勉強配這門子親，勉強配成了是怨耦不會是佳耦，因爲雙方的條件實在相距太遠，你以一個國際知名的科學家就從此聽從一個番邦女子的支配嗎？相反的，像這麼一位堂堂保安司令的令妹，嬌生慣養，也決不會聽從一個沒有資產和勢力作後盾的男人來支配的。這樣一來，又怎能希望美滿又怎能希望合作！等到事到臨頭悔不當初的時候，什麼都晚了，不僅邊疆的工作不能够如希望地做好，反而說不定引起了多少新仇舊恨，爲邊地埋伏下多少亂源……」

方慶生聽了悔恨交加，像個孩子似的落了幾滴懺悔的眼淚。他承認他過去不能不說對於這花朵似的姑娘有些意思，這一方面固是好奇心，一方面也是虛榮作祟，希望能够完成這個驕傲。自從蒙古王子拜訪過他之後，他便感到當前問題的不簡單，可能由個人間的爭端開始發展到民族間的摩擦加劇，而歷史上的多少大問題都是由於星星點點的小問題發展

而成的。半年來，他由於野外工作更能澈底認識了藏地生活和喇嘛寺的力量，他雖然不同意毛秉文式的苦修生活寄希望於未來，但對於自己究竟有多大的力量來糾正風氣，已然感覺到懷疑，特別是洪保安司令的協助，甚至和洪五小姐結了婚，是否能夠打開這環境，他更起了本質上的懷疑。他硬着心腸寫了一封信給洪司令，對於婚事提出了異議，暗示給對方從長考慮。好在本來也就是口頭上的約定，也用不着再有什麼誓面提出的廢約來。

這封信到了洪保安司令的手裏時，定然是引起了轟雷似的驚訝。高大的藏兵立刻便送了回信來，大紅帖子上寫着「立刻請光臨敝部面談一切。」方慶生一看局勢嚴重，意想得到的要發生問題，對於一個邊地的軍人，是很難作說服工作的，因為他們從沒有遇到抗命者。如果有，那就是消滅了這個生命。他整理好一部最重要的文件隨身帶着，另外的衣物也都分別包好，並且留了一封信給毛秉文，說明他這一次談話，實在是生死難卜，假如有個萬一，請他務必把他的遺物全數交給西北科學考察團的負責人，因為他在這裏半年來的研究，無一不是爲了科學服務。最後便以犧牲者的心情，嘴角還掛着勝利的微笑，隨着高大的藏兵到保安司令部裏去。

兩匹快馬一拉韁便到了目的地。保安司令部是佔用的索土司的土司衙門，索土司所掌管的糧賦遺差的職務，陸續地都被洪天金司令接辦了，僅僅開了個後門，供土司一家的辦公和出入。土司衙門前本有一面掛燈籠的旗竿，如今却有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迎接着十月的暖風在飄蕩，門前是個操場，有一隊從廟裏調出來的年青喇嘛，正在那裏荷槍訓練，紅紫色的袈裟在太陽下發射着異樣的光輝。指揮官雖是頭帶軍帽，但爲了表示宗教階級和指揮官的尊嚴，却把那根代表身份的黃腰帶繫在腰間，給人以刺目的感覺。因爲洪司令代理着大喇嘛寺活佛的職務，政教一家，多少喇嘛都要轉到司令部裏來聽吩咐了。這正門內外的份外熱鬧，更顯示出後門內外的特別淒涼。

洪天金司令凝着眉頭正在等得不耐煩的時候，方慶生已經報到了，這農民出身的邊疆軍人罵了一聲，便叫下人趕快請進。他整理一下新換好的軍服，摸着光滑的下巴，很頭痛這個局面的到來。然而這個不幸的問題，他早已預料到怕是難以順利的，但到這個時候才發生，到是出乎意料之外。他的眼睛裏閃耀着智慧的光芒，他是這方圓十幾個馬站的統治者，他感到家事比一切外事更要棘手，而家事中，尤其是小妹妹交給他辦的這份差事。

「方先生，」他忙着迎出去寒暄，「這真對不起，要你在公忙的時候過來一趟——」

「爲了那些墾地糾紛，」方慶生在接嘴道，「我早就想來向司令請教——」

「墾地，」洪天金皺皺那黑色的額頭，「這是漢藏之間最麻煩的事，今天我們先不談他好不好？」

方慶生心裏明白，這局面已然到了最嚴重的境地。洪天金司令是個最世故的人，特別是地位提高以後，更在力求減除藏人的習性，多學漢家的禮俗，當他就司令之前，並曾到北京住了五年，觀光那個最講求禮儀繁文的故都。這一次的學習在他這一生中隨時在靈活的運用，他從不願意得罪任何的客人，說出不太中聽的話。而今天可能是到了最後關頭。甚至洪司令都不能再壓制着他心頭上的大煩惱，而想要開門見山地立刻解決了。

「坐呀，坐呀——這裏真真委曲了您這到過外國的貴人，還住得慣吧？」

洪天金心裏也是有一團亂髮，在這位貴人之前，就好像黑民在司令之前似的，多少有一些自卑感，這情形，分明是他在懇求，但他爲了妹妹的終身大事都甘心如此做，然而這些話却不知從什麼地方說起好。賓主們跟着分別落了坐，沉默了一刻。這所萬山叢中最華貴的廳堂正像是一片沙漠中的綠洲，處處都在閃耀着客人的眼睛。除了披着彩氈的桌椅臥榻和陳列着法器的經壇外，特別是那維繫着藏康人民精神的三大寺：哲蚌寺、錫拉寺、甘丹寺的放大像片，驚心動魄，任何人看了都不能不起崇高的敬仰。洪天金司令像是有設計出這種佈置，使外來人越發感到自己的渺小。他担心中這氣魄可以嚇昏任何邊民，却不是以對付這位喝過洋墨水的貴客。

——他在想：如果不是五妹這樣發瘋地在要漢人作丈夫，那蒙古王子也是久住北京的，還不也是一個最合適的男人嗎！前一次戰爭氣病了老蒙古王，這點不安在他是想用獻妹來彌補的，然而偏偏來了這樣一位不速之客。他是一位精細的主持人，却故意像捉馬似的，把韁繩拋得遠遠地，用他那特有的邊疆辯才來敘述他所想說的話。

「邊地上的事，不能用內地的眼光來看。不必說多少事情您不滿意，我也不滿意呀。就拿你不滿意蒙藏人當喇嘛說吧，您可以在國民月會上那麼說，可是能作到嗎？不能的，不當喇嘛不得活呀，這荒僻的土地長的糧食從不個人吃的。只有那年積月累的咱們的喇嘛廟才是一年大似一年，你要種田可以向他領，您要缺銀子，可以向他借。再說一個人到寺

廟裏作了喇嘛，人只要有出息，他這一生就不必愁了。寺廟像個學校在培養人才，培養出來又有職業給他作，經商，管田；得了利錢還可以養家，那管的人也不必像俗家那麼擔憂；穀收不回，錢收不回，沒有人管。俗人那個不怕得罪了天神，那個不怕經咒？

「是了，你們學科學的先生們喊着破除迷信，破除迷信，我這小小司令官是贊成的，可是我要問你，破除了迷信，沒有了喇嘛寺，咱們的老百姓就都准有吃喝，准比現在活得強嗎？我可是不敢說，我可是不敢說。藏地裏是這樣的，山高路少，出外不易，生死吃喝都得在本土。可耕的地太少，人越多，生活越不易，怎樣才能叫人口不增加呢，只有到喇嘛廟當喇嘛，宗喀巴祖師的規矩，黃教喇嘛是不准討老婆的，宗喀巴祖師這份想法對藏地是再好沒有，再加上剛才我說的當了喇嘛有那些好處，我們怎麼能够破除迷信呢？這裏的喇嘛廟不是迷信，却因為是個鐵飯碗。藏王松贊幹布的遺訓十六德行比起漢人的道理也還不太差。

「自然，我不是說不改良，你看我叫喇嘛作國民月會，我叫喇嘛也受軍訓，我還會作些新事情，只要方先生答應幫助我，你答應我的要求。我不是不改，我是慢慢的改。就拿唸經來說，現在不是早晚都在為抗戰勝利祈禱嗎？方先生，你不是說，你一生的最大志願是為邊民服務嗎？為什麼你得到了充分機會的時候，你反而走了，我姓洪的一家，是不是有一點虧待了你？你不要貧愚弱的邊民了？……」

「洪司令請你不要說了，你的好意我也都能明白。」

方慶生到了這時覺得不能不說話了，藏民中間本有很多的雄辯家，而洪天金尤其不愧為其中的領袖人才，他感到自己的辭令是不足以表現心頭的思想，但是他不能不說話了。

「我不願意得罪蒙古王子，」他紅着臉說，「我不願意因為漢藏聯姻，反使你們多年的蒙藏隣居起了不應當有的誤會，說不定成了世仇。我願意走，我想你也不會怪我，我要成全蒙古王子和令妹——」

「哈哈，」洪天金意想不到地竟大笑起來，「這樣嗎，這樣簡單的事嗎？五百年前蒙古人請了我們藏人來，可是沒有說我們的女兒非嫁他們的王子不可呀！方先生，你這麼一說，我都明白了，你願意住在毛調查員家我到不反對，不過

毛調查員有些怪話你可是聽不得，這樣，我都明白了，我看你們的事你們自己來解決最好——來人呀——」

「報告司令——蒙古小王爺來了。」

高大的藏兵從門邊，閃出來立正報告。

「你去請小姐出來——蒙古王子來得也正好——」

「報告司令——小姐在門外邊聽了半天了——」

跟着外面起了一陣得意而又輕狂的女子嘻笑聲。這聲音使方慶生的神經像被霹靂擊了一下似的，雖然是滿室的好陽光，但他感到像是暴風雨來臨的前夕，好烏黑的天氣，這場風暴裏一定雜着冰雹的。

三十二年四月十四日初稿

# 梁金山

## ——一個開發者的故事

梁金山，梁金山，我這裏要寫一封信給你。

跟着滇緬公路的打通，梁金山的名字便像敲鑼一般地在我的耳邊響着，一年，兩年，三年……跟着滇緬路的封閉，梁金山的名字仍然像烙印一般地烙在我的心底。一月，二月，三月……我見人便問：你可知道梁金山的消息？你可曾知道梁金山的消息？

梁金山沒有消息，梁金山留在世界第二大銀礦的邦海煉廠裏。他沒有退出來，他在那裏住了整整三十三年，雖然那並不是他的產業，可是他却參加開關的一員。滇緬高原上的雨季開始了，霧雨迷濛，梁金山更沒有了消息。

怎麼也忘記不了梁金山，可是我並不認識他。這個名字時常在烙着我的心，純然是爲了同胞間的熱愛。我不會到過南度的礦場，我不會接受過金山的招待。梁金山能被每個明白他的人們所熱愛，只因他是一個人——特別是一個中國人的典型，不是中國人不能瞭解梁金山的精神，不是梁金山也不能完成這僅有中國人才能完成的事業。

梁金山，梁金山，我叫着你的名字，我要寫一封信給你，祝你這個中國人硬朗！

梁金山應當是一個健壯的老頭兒，雖說今天發了大財，可是前半生的趕腳生活的辛苦却還掛在腦門上。他的眼睛應當在滿臉的皺紋中間顯得很小，小不怕，却放射着慈祥但是有鋒銳的光；他的鼻子應當十分端正，但是鼻孔很大，可容一個半手指頭。這樣的型在相家認爲是不能存財的。嘴唇不厚，嘴角上有笑意在疏稀的花白鬚鬚中間微微的露出來。他穿着西服上身，掛着領結，但下身却穿着中國式的褲子，兩隻烏黑的皮鞋，上面滿是疤，可是還擦得雪亮。當講話時候喜歡用那多蓋繭的勞動者的手，去順那花白的山羊鬚。

「三十多年就像一轉眼——」

他是雲南人，他是這礦上的工頭，現在改稱總管，三十三年前，美國人奧布蘭達到這裏的時候，他就在這裏作工，同時，也還有很多的雲南人在這裏作工。天生的一幅誠樸面龐，一顆正直的心房，和一具餓不死病不倒的軀幹，便被外國人的慧眼看中了。「過來，小夥子，我問你，願不願回你們中國替我招工人，招多少來要多少。」在中國的家鄉裏每年都有半年飢餓，有人能送來喜訊又怎能不去掘寶。雲南西部的人一傳十，十傳百，成羣結隊到了南度和邦海。說也奇怪，中國人來多了，南度和邦海的瘴毒消滅了，南度河水也不傷人了，一條輕便鐵路通過一條鐵橋，接連着兩點，緬甸人，印度人，跟着來作買賣，甚至擺夷都下山來找差事了，他看着南度和邦海一天和一天不同的變了樣子。

「記着，你是工頭了，你的薪水每星期加五盾……」

梁金山那時候不叫梁金山，那時候外國人只叫他梁。他開始在勞力之外要用腦筋，首先要認識各式各樣的鈔票，跟着要會用小鉛筆頭在捲煙盒的包皮上記賬，最後面對着外國人可以應付幾句發音可笑的英文。這時候，梁金山手下的兄弟們，從幾十到幾百，從幾百到幾千，可是他沒有和平時兩樣過，他仍然是不吃酒不賭錢，不玩女人，不放棄工作。正因為這樣，他能勸別人不吃酒，不賭錢，不玩女人，不疏忽工作，甚至代人排解血海深的冤仇，全憑急公好義，俠氣如山八個字。

「梁，我要你專在邦海管工……」

梁金山在煉廠上住定，看着一片叢莽變為工廠區。鐵皮的房子蓋起來，奇形怪狀的煉爐代替了狼蟲虎豹，更可怕的是吼聲，不分日夜的在嗥叫。亞熱帶的氣候已經够熱的了，何況到處還在翻滾着金屬的熔液，五顏六色，時常有人眩暈了，倒在那迷彩的火池裏，頃刻之間肉散骨消。梁金山因為看着這一片廠房建造起來，他閉起眼睛也不會走迷了路，各部門的機器部位，他能辨認得像趕腳時候仰天數星星一般，絲毫不會有錯誤。他是沒有喝過洋墨水的人，不懂藍圖和技術，但是長期間的看着，他分辨得出那是銀、鋅、鉛、鐵、錳，他能解釋出冶煉的過程，有時工程師偷懶不上班，他也可以幫着看看成色。他有他自己的土辦法，吐口唾液，撒泡小便，都成為試驗中的助手，西方人不能瞭解東方人，只有

搖頭，但是不能說他看的成色錯誤。

「梁，你應得的休息爲什麼不休息……」

梁金山成了礦廠上的職員，像外國人一般的，每年有他一定的休假的時間，應當是休假的時候他偏偏仍是更加努力的工作。不管刮風，不管下雨，除了外邪內感睡在醫院裏的時候以外，他沒有請過假。話不是這麼說，僅有的休息，便是他又趕着牲口，像是恢復了少年生活似的，其實却是回到家鄉去招工。中國人並不個個都像他那麼樣的健壯，也不像他那樣在家鄉沒有一點牽掛，從綠的田野裏長大的中國人，生性不願長在黑暗的礦洞或是隆隆的機器間裏過生活，當手裏獲得幾文而生命依然存在時，便想起了家園，牽掛着田野，便拍拍屁股回轉自己的故鄉，在墓園上和自己的父母兒女厮守着。而那礦山與煉廠，却像是個無底洞似的，每年需要着大量的工人，從來沒有個滿足。每一次，他要像司令官似的，回來時候總有幾百人隨着他過兩條大江上的極其危險的木板橋，他自己感到自己的肩頭上的責任愈來愈重，便越加小心，更不敢放肆一點。可是他手頭也便慢慢積了幾文錢，雖然成了家，仍然感到少有用處，有一天，奧布蘭達請他到他的辦公室裏，對面坐下，那個有慧眼的外國人便說話了：

「梁，你這幾年來太努力了，公司的營業因爲歐戰，也是非常的好，這幾年，你應當得的錢我並沒有完全付給你，現在，因爲我要回國，我不能不清算給你，請你告訴我，你要怎麼處理這筆錢。……」

奧布蘭達把一張清單遞給梁，他的手發顫，接過去，看了半天看不懂，只見是一串螞蟻似的五位數，他嚇得半天說不出話來。

「梁，這是你應得的，你告訴我，怎麼來處理你這兩萬多盾盧比。……」

「我不要……」梁金山毅然地拒絕了。「我不能——」

「你不能，」奧布蘭達逐項地給他解釋，他用很清楚的雲南話說，「你的工錢有四分之一是保險的，這裏是總數，你招募來的工人，他們每人的薪金裏有五分之一是你的，我記得告訴過你，這裏是總數，還有應當休假的時候，你仍然在工作，這些日子公司應當給你獎金，這裏是總數，還有……這些錢，我過去沒有給你，是怕會中途離開，現在，我相

信條了……」

「我不能要……」梁金山想了想，仍然這麼說。

「爲什麼？」奧布蘭達奇怪了。

「因爲那不是我的，」梁金山像要摘出良心來給人看似的，用最誠懇的聲音說，「這是我的弟兄們的血汗錢，我不能一個人昧黑着心吞下……」

「梁，我不懂你說什麼？」

「你不會懂中國人的心裏的事——」

「你再回去想想好嗎？」

「謝謝你。到今天我才知道我對不起他們。」

過了三天，梁金山又被叫到奧布蘭達的餐室裏去，這位年紀青但是事業已成功的美國人和他握手，並請他吃飯，在餐桌上絕口沒有談到關於錢的事，到是聽取了梁金山不少對於礦場改進的意見。到告別時候，那位慧眼的美國人才用着同樣的誠懇說道：

「梁，我明白你是個最好的中國人，你的好心腸是使我非常感動，不過，你在外國人手下作事，你就得遵守外國規矩。這一部份錢的確是你應當得到的。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你心裏有什麼不安，你可以拿回去作一件好事——或者捐助了教堂……或者呢，給什麼新的事業……」

「奧布蘭達先生，」梁金山鞠躬說道，「我想就暫時存在你先生的手裏……」

「那可以麼，」奧布蘭達沉思了一下答應了，「我就替你保管吧。請你在這裏簽一個字。……」

梁金山急了滿頭的汗，只寫出了一個梁字。

「梁，」他們在作辭別的握手時說道，「歐洲正在大戰，我替你買一點股票，如果，你的運氣好，你可以發一筆大財，你也可以成爲礦場上的股東，再會。」

假如人間有在夢裏發財的話，那梁金山當真是在夢裏發財了，他不知道這南度和邦海的礦山和煉廠是爲什麼發達得這麼快，他也不知道別人口口聲聲的打仗究竟是打什麼仗，他不知道過了一年，奧布蘭達回來爲什麼向他道喜，並向他說，他的股票發了大財，他可以給他十五萬盧比，天啊，不信耶穌的梁金山也要祈禱了。他的祖先積了什麼德行使他發這樣大的一筆洋財呢？到了這時候，苦幹了半生的梁金山的腦子才開始會思索，但他始終是中國人的優秀榜樣，天意不可違，他接受了這筆錢存在銀行裏，確想另外作點生意，可是他本身的職務却從沒有絲毫懈怠，而且爲了怕別人說話，他更是提早上班，拖後下班。外國人對他更信任了，便正式宣稱他不再是工頭，而是這麼說：

「梁，你今後是這煉廠的總管……」

這個故事隨着空氣流傳開了，不論是中國人，緬甸人，印度人，擺夷人都更加尊敬他羨慕他。那時在窮人的眼裏，他的財富像可以罩着天的樣子，便給他起了一個誇張的名子：

「梁金山。」

梁金山一心想要作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用掉他的財富，自從有了「金山」的名字以後，在他並不是歡欣而是一種苦惱，財富的增加更增加了他的內疚。他最透澈地明白了一點：

「屬於一個人的財富，原來是多少人的血汗的累積。——」

梁金山成了名人，他不能不穿他不願意穿的衣裳，不能不說他不願意說的話，不能不接見他所不願意接見的人。雖然，他却仍在盡量地穿着中國的衣裳，他却盡量地保留着他的雲南土話，他却盡量保持着沉默，站在他的本崗位上努力工作。閒來偷偷銜着小煙袋吸着烟，在一本中國式的賬本上研究他的財產，他懶得上街，怕見那些印度老板也用中國話說：「大老板，來吃茶。」他索興不再到街上吃茶。

「我有什麼福份呢——」

當人在財星高照的時候，他在想，竟會沒有方法來拒絕着財源像水一般地流進來。上帝好像在保佑梁金山，有意少

出太陽，讓他的雪球越滾越大，滾得梁金山都有些眩暈。同樣的事業別人賠了本，獨他賺了錢。就像體力是本錢一樣，雄厚的資本也是唯一的靠山，小資本和大資本來鬥爭，不亞於用雞蛋來碰石頭，雞蛋的光輝，又都塗到石頭上。窮小子出頭的梁金山慢慢地明白了這些道理，他便也更會使用他的金錢，更能增加他的利潤，有人勸他進賭場，說是照他這種運氣，到了賭場也會下一注贏一注，到末了可以席捲全場，可是梁金山不會這樣做，如果這樣，他怕這不義之財更難保留着。他深信，他的命星裏是不應當發財的。

「莊稼錢萬萬年，——」中國人只相信莊稼錢可以遺傳到後世，因為只有莊稼錢是血汗錢，梁金山回想起淒涼的身世，他離開土地是被踢開的，並非他遺棄了土地，他深信有一天再從事土地經營。三十幾年前他家破人亡，甚至連沒有米裝的那只米缸也被人搶了去，孤零一身，只靠着進山斫柴來糊口。十五歲給保山的大地主看守羊羣，常常夜裏抱着羔羊痛哭到天明。十七歲時跟着位走江湖的郎中開始跑碼頭，用自己積蓄的一點錢來販買煙草酒菜和皮蛋。十九歲，人長成了，便決意拋棄一切和同鄉們趕着牲口到緬甸去走夷方。那時候，正當英國在修造從仰光到臘戍的鐵路，歷盡了艱險，看着同鄉們一個接一個的倒下去，而他手裏到是存了幾個錢，滿心想回家去購置些田產，復興家園，誰知一場重病耗盡了他要復興家園的全部財產，恰好這時候南度銀礦，又在招工，他便又跟着一些同鄉們趕到這個沒有人煙的大森林裏出賣勞力。誰知道像在做一個大夢，他在這裏竟然會發了大財，回憶起這半生來，他簡直不敢相信。

「反正老天總有眼，財是由散而聚，由聚而散，沒有陰德的人休想能保久遠……」

梁金山把想得出使用錢的辦法都實行了，他收藏了寶石，他成立了家，他在外國買了些土地，他蓋了他自己設計的中國式房屋，他組織了同鄉會，蓋了會館，收容窮苦的老弱殘廢同胞。雖說在自己身上花錢時候內心裏像歉然有些不應該似的，但是他最後數了數他的錢，仍然是有六個數目字，他嘆了口氣，真不知道怎麼花掉才好，而新的收入還在源源而來。於是他便想起了同時出來走夷方的伴侶，想起了家鄉永在飢餓中的難民，想起了在奮鬥中的祖國，想到了一些從來在腦子裏不會想到的問題。

「梁金山，梁金山，你男子漢大丈夫，你不能永遠在洋人手下作一輩子奴隸，你要把你的錢獻給國家作一番轟轟烈烈

烈的大事業……」

這是很自然地中國人本有他的中國型的不朽思想。不必別人指摘，他自己就不甘心作洋奴到老。他在外國人手下作事，但他却沒有靠着獻媚成功。只有那靠着獻媚成功的人發了財，才會用錢買個爵紳的官銜，來壓迫自己的弟兄，並恨自己的頭髮不黃，眼睛不藍。那個人能不愛錢，但是愛錢與用錢却是兩途，只有守財奴的愛錢方式最卑鄙，而梁金山的特點，乃是認識了他的財富中全是衆人的血汗的累積，他不敢獨吞獨佔，他自己僅僅把自己當作一個保管人，他在尋找一個適當的時期，把衆人身上壓榨來的錢再用到衆人的身上去，因此，他開始請人給他講書，給他讀報，並且時常到教堂去聽真理，加強他的決心。

漸漸地，梁金山有了朋友，他們一同出來走夷方的千萬個人中，也有幾個發了財，便傳來傳去的使他們彼此發生了聯繫。甚至遠處的人物的成功史仔細說起來和他都沒有什麼差別，拉牛車成了富翁的林連登，剃頭起家的萬興利。賣石頭致富的陳永，吉蘭坡的墾植富翁陸佑，後來又親自看到了胡文虎和陳嘉庚，他佩服他們都是赤手空拳打出南洋天下的好漢。只因他們中間距離太遙遠，再加上省界和語言，除了在捐冊上以外，不能夠時常來往。而那些不時來往，伸出手掌來向他借錢的人，他又不盡承認他們是朋友，那些大半是他的弟兄。

「老葉是我的連根好朋友，」梁金山時常摸着山羊鬍將他介紹給別人說，「想起了老葉我活着就有勁……」

今天的老葉已經成了緬甸的富翁，但三十幾年前他是和梁金山一同出國走夷方的光棍。梁金山的牲口空閒的時候，那時的乘客便是老葉，這位新富翁是一位技術人才。他的專長是木匠，當老葉學成這門技術出師以後，回亂和災荒，使鄉間沒有人家添置新房，甚至新的房屋都折毀，劈了木頭改作薪炭，這滇西一帶，連死帶逃就等於沒有了居民，在這種情況下，老葉對於蓋房和折房，學得同樣內行，當飢餓到來而沒有房屋可以拆用時，他跟另一些人到森林裏去伐木，這時候他就認識了一個硬邦邦像櫟木似的漢子那就是梁。梁和葉一同走夷方，到處餐風飲露，過了一天又一天，不會有什麼過奢的幻想。當梁在仰光到臘戍的鐵路上工作時，老葉已經從造房轉到伐木的集團裏，兩人開始分手。這也就是老葉轉運的開始，他以木工的資格來伐木，很佔了便宜，順着木理而不是硬斫，使他的成績得到了上峯的器重，當手裏積了

幾個錢，他開始也成了包工，收定量的錢，付出定量的枕木，當娶了一個土婦作老婆以後，便以辛苦所得的錢買了幾處柴山林地來安家。葉本人對於柚木特別發生了興趣，他對於這塊荆莽地帶的木材分佈比土人還明瞭，於是他成了木材的專門包工，誰要伐木也都去請他設計。老葉手裏有了錢，仍然是誠實不欺，一份銀錢一份貨物，從來不摻雜。當歐戰到來，柚木是造船的主要木料，他的包工一年到頭不斷，他的柴山發了大財，正也是作着夢便發大財，像梁金山的成功一樣的奇怪。

「歐戰救了許多人，」梁金山時常摸着山羊鬍想：「歐戰可是也害過人，譬如老楊——」

老楊如今也是南度礦場的富翁，幼小在緬甸長大。他慣於商業經營，在密支那的販賣棉花致富，可惜遇到第一次歐戰爆發，銀根週轉不靈，連本帶利都腐爛在這次交易裏。老楊兩手空空，作了流浪漢，從商店老板降到苦力生活。老楊還是道地中國人，他到南度礦山上來做工，這時候比較賺錢容易，手頭積了幾文銀錢之後，他就棄工營商，仗着熟悉市場的情形便從事雜貨經營，和印度人，擺夷人，緬甸人以及中國人在一起打交道。奧布蘭達便又用慧眼看中他的能力，把礦場上的大部雜貨，交給他來供應，他有商業長才，對此當然游刃有餘，因而也就有了積蓄，便兼營着包工生意，最盛時代，手下有工人二千人，每月收入不下四千盧比。這個中國人雖然有了錢，却時常在記憶着沒有錢的時候。他相信多少在他手下的苦力有一天翻過身來便會成爲財翁，而今大的財翁，轉眼也許就成爲苦力，像他自己在第一次歐戰的時候一樣。因此便樂善好施，凡是窮苦人不分國籍都一般看待，乃被人公認爲「慈悲的漢人楊菩薩」，他的這種作風深深地感動着梁金山。使他想起中國善書上要人能施捨，還有修橋補路。

「梁金山，」梁金山時常叫着自已的名字說，「你要學別人，也要打開你自己的新路……」

歲月有如流水，梁金山的身體雖然表面上看着還健壯，但在內心裏却漸漸地衰老了，他知道自已已經是上了年紀的人，到午夜子時，全身的骨頭節常在隱隱作疼，幼小時候在山野裏所受的風濕全有在暮年發作的樣子，當睡不着覺的時候，便整夜地在思索。忽然有一天，外國人到他家裏和他握手，慶祝宋哲元在喜峯口勝利。梁金山請別人讀報給他聽，他雖沒有見到日本人，但是，深爲那羣用大刀砍殺了東洋兵的消息興奮，他便馬上寄去花銀二千兩。後來，聽說上海戰

事起來了，十九路軍的英勇抗戰，他又匯了三千兩紋銀給蔡廷楷，轉給那些英勇的士兵。又過了幾年，他的內心的興奮却一天比一天增加，他相信中國非打仗不可，中國打勝了日本，成了第一流的強國，這片地帶的土人，仍然願意回到中國的版圖，脚下仍然成爲中國的土地。到了每個人都感到最煩悶的時候，蘆溝橋事變發生了，不僅梁金山，全世界任何角落上的中國人都興奮得要發瘋，都相信，中國要在這一次的戰爭中翻身，這次大戰中會洗掉近百年來的恥辱。同時，也洗掉每個人自身的恥辱。

「我先捐三千盾，」梁金山在捐簿的第一行寫着：「以後每月捐百盾，直到抗戰勝利。」

大時代在翻轉新頁，這歷史的使命太艱難隨着抗戰的持久，梁金山又陷入苦悶中了。他好像發狂似的買了收音機，買了各地的報紙，聽着讀着，笑了哭，哭了又笑，他買了最大的爆竹在煉廠門外放，放過後他又感到空虛，他的希望顯然是太快，而現實却是太慢。中國在翻身，整個社會的大波動都不會像梁金山夢中發財這樣的容易。

「告訴我，」見了人他就這樣問，「我用什麼方法可以幫助祖國抗戰，我怕，祖國沒有勝利我會先死了，我怕，我等不到那一天。……」

「你應當去幫助修滇緬公路，」有人便這樣告訴他，「你手下的工人們已有不少自動去應徵了，這條路要從你的老家門口經過……」

「什麼，我的偏僻家鄉開始造路——」

梁金山興奮着萬山叢中有了新路，像緬甸各地似的，把泥路變爲馬路，這大大的刺激了他。那時候，滇緬公路的興建是祕密的，但是這爆炸的消息，不論傳到那裏，在那裏便引起了一陣歡呼。梁金山想：好艱難的工程啊，這滇西的新輸血管是要用多少血肉來填滿呢。可是中國人的能力，耐苦和犧牲，他親眼看着南度和邦海就是這樣開拓出來的，他相信這條新路一定會成功，中國人對於這條路的工作一定比爲外國人的工作更要加倍努力。他派了他手下的一個最忠實的老工人，冒着雨季的危難到國內去探聽真象。但是這個人一去便不會回頭，原來是怒江又在發怒，拉猛橋下每年這時候要吞食不少個過路的旅人，這老工人又成了犧牲者。

「怒江早就應當有個新式的橋，」梁金山內心苦痛，在悲悼他的同伴，同時還在想，「要像這個南度河上的鐵橋一樣，上邊一年四季不斷地可以通過人，牲口，汽車和火車，自然那個橋要比這個橋大幾倍，用的鐵，也不知道又要多少倍，我要完成我的這一生僅有的志願，不管多少錢，破了產，我要爲死去的多少弟兄和祖國完成這一件大事，修橋補路，一生難得幾回。」

國內的戰爭並不順利，但是修橋補路却是中國人心理上的天職，梁金山找着他能够貢獻力量的途徑，他却興致勃勃地東奔西走，向橋梁設計的專門家，探詢建造一架純鋼的橋樑的價格，梁金山早就存着要重修拉猛橋的志願，三十幾年前那裏根本沒有固定的橋，近三十年有鐵鎖的木板橋，年久失修，時常要使走夷方的人們墜橋喪命，這裏面有不少他的弟兄，自然他那回鄉招工時，也是每年冒險上渡過。這些不幸的事情年年發生時候他就在想：「沒有這些冒險來緬甸作工的人，我那裏會成爲包工，不作包工我又那有今天的錢財？」飲水思源，他的內疚找到了補償的辦法，他一定要完成一座拉猛橋，作爲他對於人類的報答。那時候，他計劃着不過修座比較安全的行人大橋，免得水大時候便被沖掉，最多花個二三萬盧比就可完成。但到了今天，他更把個人的報答和國家的需要加到一起，他決心修建一座更大的更安全的鐵橋。最後，他得到了各方面的答覆，修築費要花到盧比十七萬盾，他跟着便寫信給他所認識的朋友們，請他們共同捐款，匯集起了，爲了湊足那個總數，他一個人捐獻了：

「盧比一一三、〇〇〇盾。」

三十年前的一個手無分文的小工，三十年後一個平地起家的財東，捐獻出他的財產的一半。當他把捐獻國家一所鐵橋的呈文用電報拍發給滇緬公路局長以後，他感到混身的老骨頭，非常的輕鬆，人變得像青年了甜甜蜜蜜地睡了一夜生平最舒適的覺，臉上堆着笑靨，沒有作任何噩夢。

「唉！」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同盟國是節節不利，梁金山本來希望退休的念頭又不得不終止了，礦廠增加了新的機器，

礦山上又無限地增加新的工人，只有華工的耐勞和吃苦，才能永遠地保持着勞役的地位，只有像梁金山這類人在工作上表現出的公正和勤快，才能够有三十幾年不墜不碎的光譽。

「梁，你這是爲了同盟國來生產，」外國人在激勵他，「外國人八十歲還不退休，你還不能算老——」

梁金山不能離職，但把家庭搬到臘戍。自從捐獻了怒江上的一座鐵橋以後，心地輕鬆，精神的確能够治病，他自覺臉上的皺紋雖然增加，髮鬚雖然在灰白，但在心情上倒是年青起來。趁着心情上的年青，他本來準備把家庭搬到故鄉去過一個時候的安靜日子，那知道，這個大時代的轉化不僅中國在創造新歷史，整個的世界也是在創造新前途，到處都在動盪着不安。特別是滇緬公路的打通，也給最古老最保守的邊區以波動，這個波動像水紋似的一圈圈地不斷在觸動着老人的感情，他越是想念家鄉，越不能離開這裏的工作，等到外國人也來說起同盟國的大題目，他只有放棄了這個念頭，重新振作起精神來作事，照舊調遣工人作工，看着那從烏黑的地層下面掘出的泥漿，冶煉成爲各色的金屬，使他不能銜着小寶石的煙袋在滿意地微笑着：這些都是戰爭中武器的來源。

這時候梁金山到是感到自己的財富的增加速度更快了，但是新的財翁是很快的便起來了又蓋過了他，在第一次大戰時候起來的富翁却剩了一個空架子，他感到這個時候人們仍然喊他梁金山，僅僅只能說是代表着尊敬，而財富的意思却在逐日減少，直到要消失的成份了。盧比的價值在戰爭中間也改變了，他獻給國家和同鄉們的那個橋，若照最近的價格來計算，會值到百萬盧比以上，他自己的財產，自然也是同樣成比例的增加着，這好比肥皂泡，外表上看着十分輝煌，轉瞬之間便會破滅。

「梁金山，」他開始聽着別人的指摘，「自從捐獻了這個大橋，功在國家，却給地方上帶來了不少的災殃，這雖然不是你一個人的錯，可是你却也不能一點也不負責……」

這是公開的祕密自從西南的這條輸血路線打通了，荒涼的邊區開始繁榮起來。對於抗戰自然是增加了不少的力量，但同時，由於人的良莠不齊，便像腐爛的蛆蟲似的，削弱了抗建力量的事件也不是沒有。公車的一百輛汽車後面總是尾跟着三四十部私家的車子，他們的汽油和雜件完全靠着從公家偷出來應用。汽車的司機，突然變成了世界上最富的人，

在這種運輸困難的情形下，偷運任何一點東西都會賺錢，所以除了私車裝運最值錢的奢侈品外，即使是公家的車子也有買通了押車的人，在汽油桶內裝滿了咖啡和絲襪，這羣人在沿途的站頭上造成了亘古未有的繁囂與奢侈，飢餓的滇西的人民看不慣這種繁囂與奢侈，特別是這羣外來人的氣焰，有點把本地人要踏在腳底下似的，對於小民族混居的邊區，那種態度的傲慢，更表現出征服者的神氣。邊地上的人貢獻了土地，貢獻了人力，貢獻一切的應用物產，爲了造路而死亡的人們，安睡在道路兩旁的深溝裏，他們的屍骨還沒有腐爛個乾淨，地方人再也忍耐不著地到處說：我們都破產了，看着外來人發財了，這是公平的事情嗎？別人聽了也許不在意，在那片土地上長大的梁金山聽了當然是非常痛心。

「天底下不能沒有惡人，老天是有眼睛的，善人到老是有好報的，譬如老天總算對得起我——」

梁金山的寬大爲懷他竟能寬恕了一切。這是他的多年習慣，當他要責備別人的時候，首先便要回過頭來看看自己。在這三十幾年中，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先是別人欺騙他，戲弄他，打擊他，後來是別人在蒙蔽他，暗傷他，恫嚇他，這些可怕的經過可以寫成一本專書，梁金山却是在微笑中應付過去，自然他也不免事後銜着小煙袋在他那中國式的賬本上，用自己認得出的字體記上一筆，可是他對於這些人完全寬恕了，從來不向他們紅着面孔來翻開舊賬。這一點，是中國人的傳統精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雖然別人會把我不欲的向我實施，但是我却不必回敬。縱然別人都對不起我，我卻不必對不起別人的。

仰光危險的時候梁金山爲了自己的事業，同時更爲了送一批工人到仰光去搶運軍火，這一次絲毫沒有舊日的情調，他不是自己趕着牲口，而是坐在頭等臥車裏，心情和過去完全不同。十幾年不到仰光，仰光又變了樣子了，除了大金塔照舊的莊嚴，老鴉照舊滿天飛舞外，便是中國人忽然抬起頭來，第一流的旅館裏住的是中國的紳士，第一流的茶館裏吃的是中國紳士，第一流的百貨店的最大顧客是中國的紳士，更使印緬人驚訝的是中國紳士們的財富，除了收羅盡了仰光的珍珠寶石和金器外，還用大把的鈔票整所的購買了英國人開的店舖，甚至店主人的行李都一併買進，只允許主人滴着眼淚走出，多少的奢侈作到罪惡的程度，多少的創造都用在尋求財富的道路上。看不慣這些事情的，還是那批第一次歐戰的財主們，梁金山聽到他們的話，甚至認爲他帶着這批工人來搶運物資是多事，他開始起了最大的憤慨，到臨了還是

自己把自己的火氣，壓下去，自己對自己說：

「抗戰的旗子下面決不會個個都是這個樣子的，假如個個都是這種樣子，抗戰早已經不能繼續下去，也更談不到最後的勝利了……」

在邊地生長大的人們雖沒有到過內地，但人性是相同的，爲了祖國戰鬥的人羣永遠是流血汗的苦力們，至少梁金山的精神是感觸到他自己的弟兄，他們在敵機的大轟炸底下搶運物資，不亞於在礦廠的工作，最緊張的時候，大輪船在仰光靠岸之後，除了中國苦力之外，就再也找不到一個雜色的工人，大家一聽到飛機的聲音就逃跑，也不管是敵人的還是自己的。在土人們的眼睛裏，戰爭是別人的事情，和他們絲毫不生關係，只有中國的工人們，特別是在外國人的礦廠裏走到自己的營陣來的一羣，精神上已經不同了，再加上待遇的優厚，工作的效率，從白天幹到深夜，任何事情不需要包工來說話。這時候大包工頭梁金山又開始接受了新的運用工人的計劃，他相信，如今有了好的道路，好的鐵橋，拚着這條老命再回家鄉去發動一批新工人來，也不是什麼難事，這件事情的成功，是比捐一座鐵橋更直接對於抗戰有了貢獻。這是又一個新的機會的到來。

「梁金山，老天待你不薄，你窮小子出身也就算是享盡了人間的榮華富貴，拚着這把老骨頭，你不必和別人來爭長道短，幹你自己的，老天總是有眼睛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他在別人的憤慨中這樣地來勉勵自己，並且用自己的這一番大道理來勸勉他的周圍的「看不慣」的人們。他自己承認自己完全是一副舊腦筋，用舊道德來統治自己，這一切憑着良心，根本便不是什麼新穎動人的新道理。就在這種的思緒之下，他又匆忙地回到邦海，在那工人區的洋鐵頂子竹葺房屋的叢中，輪流着去看他的弟兄們，他把一些看來聽來的好事，誇大着向那羣樸厚而單純的腦子裏灌輸，至於那些爛肉和罪惡都被他暗中剔了去，希望藉此鼓動起服務的熱潮，有更多的弟兄志願到海邊去，爲國家作搬運的工作。面對着這個刺激的反應，使他欣然色喜，中國不會亡，有錢的人雖然不能爲國出錢，但是有力的人卻幾乎個個都能爲國家出力。尤其是到後來，竟有幾個印緬人也來自動參加，更給他以說不出的興奮。

「梁金山，」一個官員給了他最熱情的電報，「對於你的工作成就，我以祖國的代表人的資格來感謝你，祝你繼續努力。」

當他接到了這個電報以後，在緬甸局勢的最危急的情況下，中國在滇西駐紮了幾個月的大軍開始向前方出動了。這消息傳遍了邦海的礦廠在漫天的爆竹聲中，梁金山感激得流下幾滴老淚，他不是哭，內心裏却是在笑，這是在國外的中國人一生中的不敢盼望的希望，就是在國外能夠看見自己的軍隊。這幾天，外國人對待中國人更加客氣，梁金山的生性不會傲然自大，他高興却能並不忘形，仍然對於自己的份內工作毫不放鬆，事實分明是，這緬北萬山叢中的生產，是為盟國同時也就是為了中國，當他聽到日本人冒充了緬甸和尚在各處刺探消息時候，他招募了一批瞭解擺夷話的弟兄介紹給軍隊，使國軍能夠和地方的人士合作。可惜他派送的人沒有趕到部隊裏，前方已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南度一帶已經有了從前方退下來的難民和軍隊。

「梁，你幫助我們為戰爭直接的服務吧。」

礦廠戰時化了，外國人都組織起來，成立了義勇隊。梁金山絲毫沒有想到爵紳的頭銜，他是以朋友的資格參加進來的。這一片土地上的華僑很受英國人的優待，為了開拓這片荆棘的功勞乃被免掉一切的苛捐雜稅，每戶每年僅僅向木邦土司上盧比十盾的人頭稅，而每個人在這片土地上工作，每日的最低收入也有盧比一盾。「不管他們在別處曾作了多少黑暗，至少這裏是光明的一面。我們感謝光明，我們要向光明之路邁進。」梁金山要求包工們聯合起來共同保衛礦區，他用這樣的話來號召他們。正當這件事在醞釀的時候，前線上已經到了無救的狀態，中國士兵雖然英勇但血肉也不能補救大局的垂危……

梁金山這時才遂了他半生的志願，把家屬疏散到故鄉去，可是他自己沒有跟着一同去，因為他為國家為礦區都負起了新責任，他索性又要長駐在礦區的機器旁邊了。

當他的家屬動身的那一天，有人問他：

「梁老板什麼時候動身啊？」

「往那裏動身哪？」

「當然是疏散回國呀！」

梁金山搖了搖頭，用着三十三年奮鬥過來人的堅決口吻說道：

「把婦孺們送走就行了，我已經老了，讓日本人來殺吧。」

梁金山，梁金山，梁金山，我忍耐不住要給你寫一封信，可是我不知道你現在究竟在那裏。

你是七月流火的季節裏的一顆流星，那耀目的光芒在我的心頭上永在，你是料峭春寒時候的瞬時陽光，給人類的身體以溫暖。你是大戈壁中間的一口甘泉，你是荒旱時候的陣雨。

沒有這樣一個亘古未有的大時代，不會產生梁金山，沒有二十世紀的產業開發不會產生梁金山，沒有今天的人類大屠殺，不會產生梁金山，沒有中國的古老文化，也不會產生出梁金山。

梁金山，這是一個可愛的名字的代表者，他代表了成千成萬的走夷方的窮小子，他代表了赤手起家立業的硬骨漢，他代表了新興階層的財翁，他代表了在中西文化交替中的真正中國人。

誰曉得梁金山怎樣在那個萬山叢中過什麼樣子的生活呢？使我們在放心的，是他和成萬成千梁金山型的人在一起，梁金山一個人是有彈性的，但那成千成萬的人，則不會全有彈性的，誰影響誰呢？英雄是從羣衆中出來的，羣衆是能決定英雄的前路的。從漸變到突變，從常態到變態，從畸形到奇蹟，我這裏不願估計也不能估計。

雖然，一個人替國家在輸血路上獨建一座鐵橋，這行爲，不是真正的中國人是不會做出來的，梁金山的俠義行爲，會激起多少新的梁金山在成長。（到後來，他的貢獻却又不祇一座橋了。）

梁金山，梁金山，梁金山，我叫着你的名字，我要寫一封信給你，祝你這個中國人硬朗。

# 三六九一公里

羊毛車好久沒有來了，招待所的人們懶散不堪，好像除了吃飯睡覺就沒有事幹似的，有些性急的朋友却在無聊中審起病來。正在這個時候，一個命令下來：一千輛羊毛車正向着我們這個終點開過來，這消息，像一場颶風似的把我們吹活了。

當招待所的同事們手忙腳亂地把第一批滿面風塵的高大漢子擁進來時，他們第一步手續便是在我面前的那本精緻的洋紙本子上填寫姓名，憑着他的簽字，我按名發給他一個油印小本子，用每一張紙他可以領用巴比羅斯，黑來巴，巧格力，和他需要的任何食品。他們是一色的服裝：半截光板皮襖，長統毡靴，遮着耳朵的皮帽子，上面還有兩隻風鏡。每個人臉上都有土，都有不剃的鬍鬚，除了高矮之外，粗粗看來，你就不能分辨他們誰是誰。寫着寫着到了一個同樣服裝的老人手裏却寫出了拼音的俄國字來：

王發財，六十八歲，河南人，在土耳其斯坦種棉花……

沒有等待我說話，這位同樣是半截光板皮襖，長統毡靴，遮着耳朵的皮帽子，上面還有兩支風鏡，有一部為塵土染黃了鬍鬚的老人却用着北方土話對我說道：

「老鄉你別見怪，俺早就說俺到死都是自己人，不能受招待，承那些隊長的情，死拉着我不准走，他們說，你們老絕戶，你人生地疎地往那裏走？俺心裏說，只要回到中國，那裏沒有個三親四舊……老鄉，俺打聽一聲：可有往東開的車嗎？今天有車俺今天就走……」

外面忽忽的又刮起風來，窗戶紙沙沙地響。墨水瓶若不用手按着，就會乘風飛去。莫說刮起了風，即使是不刮風我們也要熱烈歡迎僑胞歸國的，何況這又是招待所成立以來的第一次。我先用俄語作了個籠統的招呼，並催他趕快簽名，

我說：

「親愛的朋友，你們的房間都準備好了，請按着數字去住，你們洗完了臉就到大廳裏吃飯。」



羊毛車的司機們非常高興，孩氣的笑着，彼此滿天真的推擁着走上樓去，他們的重重脚步踏着樓梯，起了薄薄地一重黃霧，跟着那真誠地又單獨向王發財用中國話說：「你不能走，有車子我們也不放你走，這大的年紀先歇歇去。回頭我們等你睡醒了歡迎你……」

雖然這裏還是個舊習頗深的城鎮，但我們招待所却是現代化的。就像這個黃土的城牆裏會建造起這樣摩登的一座洋樓似的。確有點不能調和。而在這裏，除了西洋化的食宿外，每晚都有晚會，甚至臨時改爲跳舞會，隨時利用着留聲機放出的那幾隻爛熟的曲子，由着外國人性子的狂歡一番。

這一天我們很忙，忙到沒有時間來吃飯睡覺，一直到夜深才安排停當。當他們正在舉行晚會時候，我才記憶起歸國的老人王發財，便到他的房間中打個招呼，誰知道他的房間裏是空的，我猜也許和那羣外賓一齊作晚會，誰知也是同樣的沒在那裏。正當我納悶的時候，這位老人笑嘻嘻地帶着滿身酒氣進來了，跟着他的身後的，是我們一起的幾個年青朋友。他們都好像很興奮，眼睛裏發着很亮很亮的光芒。我明白他們興奮的是什麼？

「三十年沒有回國了，」這老人首先向我道歉，像在解釋地道，「什麼都是新鮮的，什麼都想要去看一看，在城裏轉了一轉，都不對了，短短的三十年，俺是老了，中國可是看着年青了。……」

「還不能和外國比呀……」

「中國總是中國，」他好像是深度的祖國渴慕者，很沉重地說：「外國是外國，外國再好，住着心裏不踏實，你不信問問那羣毛孩子，他們又那個不想完成了命令就回去，俺這趟出關，轉眼過了三十年……」

大禮堂裏的音樂聲音被一陣風很響亮地送過來，中間不時地雜着歡笑。招待所裏好久沒有這樣熱鬧了，晚間這古城是靜的，更顯得這裏的熱鬧氣氛。

「在外國，別人笑的時候，俺就想起老家來了。中日戰爭一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好長呵……」

王發財把皮帽子拋到潔白的小鐵床上，請我們圍着他坐下，這時候他的動作線條是西方的，六十八歲的老人脊背還是那樣的筆直，從懷裏掏出個有和闐玉嘴的小煙袋裝上新買來的煙葉請大家嘗試，斜着多皺紋的眼睛充滿了笑。等我們

都表示道謝時，他自己才放到鬍子嘴裏，深深地吸了一口。把煙氛充滿了全室。

那幾個年青的朋友，這時便告訴我陪着老人走在路上時聽到不少驚奇的故事。一個河南農夫被戰爭逼到甘肅去跑駱駝，來來往往跑新疆，後來被重價僱到國外去種棉花。一年年的憂患只增加了他的額上的皺紋，而口袋裏增加的盧布也苦無用處。他這些年在那裏一心想回祖國，幾次的決心都沒有成功，最近這一次是應募為翻譯和領路人才又重入國門，先在新疆的迪化市上走馬觀花，許多新的外表使他感動到落了淚。一路上，他熟悉那些大漠風光。

「如果你老有精神，請繼續說吧。」他們又在催促着。

「三六九一公里的長路上的故事太多啦，舊的是太舊啦，新的又太新啦。地上面是荒到沒有人烟。只有駱駝在暗茂茂草，可是天上，新式的飛機，兩個頭的，四個頭的，六個頭的，像老鴉似的整天飛，三六九一公里，從第一公里起是這樣，末一公里，也差不多。」

風聲越來越響，顯然是夜越來越靜了。洋樓四週的打更的木梆聲和傳遞消息的電話鈴聲交互作響，野狗偶然地也雜着吠幾聲。老人的聲音到是有些迷人，使我們在座的幾個人誰也不願意離開，而老人的精神表現出他的確是絲毫沒有疲倦現象。

「老鄉應當歇一歇啦——」還是我說了話。

「人老啦，睡不着覺，在汽車上到是天天睡得骨頭都酸了。——要講沿線的故事，可不是一句話說得完的，不論那裏都趕不上家鄉好，讓俺想幾件怪事來談吧。……」

我們的年青朋友按一按電鈴要侍役取些飲料來，老人王發財也是住慣了招待所的人，隨手便掏出剛才發的小本子，撕下張紙來簽了字讓侍役去繳賬，這是一瓶酸葡萄汁，酸得使人稍飲一些，便能驅掉了睡魔。

「這條路上的正經事你們都比俺熟得多，」老人笑着，眉毛都好像在笑着地說，「說錯了你們別見笑呀，俺對這條路有一比，比做唐僧取經上西天的路，這裏也有火燄山有水簾洞，也有水晶宮，妖魔鬼怪樣樣都全，不管經能不能取來，可是這一路上的辛苦先要嘗個够。而今是跑鐵路駱駝了，還有招待所，這真舒服多多，俺那時牽駱駝時候，這一趟下來，

連每根骨頭都要輕幾兩……」

走廊裏的掛鐘很沉重地敲着十一點，我周圍坐的幾位青年朋友很滑稽地吐吐舌頭。我知道他們的心事，他們在這黃土城裏已經厭倦，正在想法去調換工作，所以見人便請教關於西北角上的故事，藉以充實見聞。外國人的話不能全信，而本國人的話，他們又覺得有些誇張。

「老鄉們你們可別多心，俺忍不着。想說迪化那一帶的招待所真像皇宮似的，關在宮裏，樣樣享受，出了大門，一片荒島。俺們上路時候，那裏的天氣還是很冷，山上有雪，西伯利亞的刀風子還在刮，人在外面就像泡在冰水裏似的。你猜他們招待所怎麼樣？虧他們想得出，他們在每個房間裏都裝起大煙囪從房頂一直通到地下，渾身塗着黑漆，俺進去看不到壁爐，找不着炭盆，可是暖極了，熱得你要出汗，不知不覺地用手一摸那知道那就是火爐，火從地底下來的。俺這人喜歡研究，俺就問了，迪化跟伊寧是出煤的地方，燒熱了煙囪不算什麼，可是鄯善，哈密，猩猩峽窮得連煤毛都沒一根，找什麼來燒，後來就知道。他們收買進千千萬萬的駱駝刺的根，整夜不停地燒，俺吐吐舌頭，拉駱駝的時候連想都不敢想的事，這要多少洋錢呀，在這住得好，吃得好以外，那幾個大招待所裏還有老毛子的修車隊，修車隊跟無線電隊，什麼都佈置得有條不紊，老毛子們從這裏溜到那裏，不必帶一文錢一件行李，到處就憑着這個小本子，上面簽一個什麼鷄叫什麼去呀的，到處走得通，有吃有住的，唉呀。你個老糊塗，俺還帶了哈密瓜來，可惜忘到汽車上俺明早去拿……」

「這裏也有得賣的，……」我們以汗顏的心情到這時才插一句話。

「假的太多。俺這是真的，個個都像咱北方馬鈴瓜那麼大，甜得要甜死人，老頭子從不說假話，真能甜死人的。……」

我們不自覺地到是每人都喝了一些酸葡萄汁，有些辣意刺激到鼻孔裏，癢癢的，要想打個嚏噴，跟着便是喉頭上的口涎翻滾着擁上來，又像是哈密瓜已經吃到嘴裏似的，在望不到邊的沙海裏，竟有這樣的奇珍異果，真是使人想不透的奇蹟。老人的話把我們的幻境展開來，彷彿像看到那片沙漠裏的綠洲上，是海水顏色的瓜蔓一片接連着一片，那哈密瓜

就像馬頸子底下的鈴鐺似的，成串地懸掛在纓絡的末梢上，金黃金黃的，也許馬哥孛羅曾經錯拿它當作遍地的黃金，邊地在幻想中真是美麗的，這些美麗的誘惑就能激起千千萬萬青年的冒險，我不得不更聯想到這位望七的老人，當他三十年前出關的時候，何嘗不是牽着駱駝抱着一場夢境去的，轉瞬三十年，他却成爲一個思鄉病者歸來，向着我們這羣青年人說夢了，雖然，他好像是很懂得我們的心情，跟着他就要打破我們的幻夢。

「俺可是不迷這瓜的，」他的眼睛發亮的說，「你再也猜不出瓜田四邊有多少白骨，牲口的，人的，鳥獸的，看到那慘象，再看看九死一生的自己，再甜的瓜吃在嘴裏也沒有滋味。俺是拉駱駝過來的人，這一輩子再也忘不了拉駱駝的滋味，看着太陽起太陽落，駱駝頸子裏的鈴，鏗鏘鏘鏘，路邊上到處都是沒人收的骨頭，骨頭……」

外面的夜風仍然在吹着，門窗不時地在動搖。王發財說着話似乎感到燥熱，便把本已半解開的光板皮襖脫下來，露出一身俄國絨的內衣，多年的奔波黯色的絨也有些地方被磨光了。在衣服裏的肌肉彷彿還是很堅實，把衣服的皺摺掙得很圓，在年齡上他老了，但在體格上，他還沒有衰老。當這西北還有春寒的時候，夜間雖然燃起炭盆也不見得溫暖，而他竟然不顧六十八歲的高齡，隨便就把衣服脫下來，絲毫不受從窗子裏透進來的夜風的威脅。當我們勸他還是穿上的時候，他却倔強地大叫起來，認爲我們看不起他的身體，索性解開俄國絨對襟上的鈕扣袒露出生着汗毛的黑紫胸膛，並且用力地拍幾下，表示他的健康。雖然，他確是上了年紀的人。在電燈底下，再也掩飾不着他的皮膚上的皺摺了。

「俺是一塊死不了的老骨頭，俺怕什麼？俺真駱駝都受過了如今坐上鐵駱駝還怕什麼。話可是又說回來了，這坐鐵駱駝的滋味也不好受，過吐魯蕃的時候，天氣也就熱了，在車棚下面一絲不掛也還在流汗，夜睡皮襖，中午穿紗，這就是西北的天氣，沒什麼說的，俺剛才說火燄山也就是吐魯蕃的別號。這到可以多說說呢——」

「吐魯蕃說起來好像也是一個番，可是住的人種就屬這裏乾淨，清一色的維吾爾族，纏頭的老回回。這裏看不到像伊甯迪化的那些哈薩克，老蒙古，烏茲別克，韃靼，歸化族的老毛子，還有俺們漢人。這裏的漢人你簡直遇不到，找來找去找不滿兩隻手，可憐的很，有幾個作生意的，專門收集葡萄乾，路這麼遠，走西路的發財，走東路的駱駝是一天少似一天，財源乾了幾年，有幾文錢也就看到底啦。」

「咱們還說正格的，這路上，就有多少人問我吐魯番是不是塊好地方，俺一說是火燄山，就把他們嚇住了。你別只看他出好葡萄，出好葡萄未必什麼都好，他還出雪花棉哩，有棉花的地方應該涼一點，可是白天真就熱成一個火山，要是講道理俺可說不清，吐魯番就是這麼一個怪地方。」

「這批鐵駝駱放過吐魯番的時候，附近幾十里地都是鐵皮沙漠地，沙漠在太陽底下像流水，發着金光，有多少大男小女都在路邊上挖洞子，俺並沒留心，到是開車子的老毛子覺得怪，停着車，叫俺問那些洋剛子跟白郎子是在幹什麼？挖金沙嗎？掘駱駝草的根嗎？還是藏葡萄的窖子呢？這一來，把孩子們嚇得拼命的逃跑，你們可知道，回回話管女孩叫洋剛子，男孩叫白郎子？俺跑上前去抓着幾個脚步慢的用回回話一問，他們說挖了沙洞好住過夏天啊，俺明白了，虧得俺還是牽着駱駝走過這裏的人，俺怎麼連這件事都忘了？」

「吐魯番的夏天，熱得出奇，街上家家都搬空了，莫說沒有人馬，連影子都不留一個，說多毒有多毒的太陽就血紅血紅的從早曬到晚，吐魯番變成了一座火山，吐魯番也就變成了一座空城。那些纏頭老回回全家都搬到沙洞裏去避暑，像俺們北方冬眠的蟲兒那樣的，不出頭露面，一直到這熱勁過去，可是你猜怎麼着，就在這熱勁裏，棉花桃裂開嘴掛着山羊鬍子，那樹上不用摘的葡萄都變成整把的葡萄乾。這時候，纏頭老回回全家架着車回城了。」

「你看呵，這可就忙起，老馬拖着大車一直忙到下雪。那種車也是內地沒有的，兩個大木頭輪子上架着個長方木架子，木架子上又鋪着一層牛毛氈，毯，坐人是它，載貨也是它，沙地上走，雪地上也走，支支格格地響得叫人頭痛，俺又被它累了幾年。」

說到這裏好像兀的勾引起他的什麼心事來，當一曲最清越而高亢的音樂正奏到最高潮的時候，忽然一根絃斷了，忽然中止。王發財合起了眼睛，面色顯得沉重，心頭上像有個結子忽然繫得緊湊起來。一個在甘新大道上混了三十一年的月的老人，一定有他內心裏的隱痛，然而我們都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我們又能怎樣給他慰藉呢？我們能一聲不響地看他自己怎樣在宣洩他的感情？他的嘴脣似乎在發顫，像是唱歌，又好像是唸經似的自己對自己咕嚕了一個很短的時期，便心地又復明朗起來，眼睛裏又恢復了自信的光芒，他用那粗短而多薑蔥的手指，在那少頭髮的頭皮上抓一下，自己忙

作解釋：

「俺說着說着心不閒着，就想到岔道上去啦，剛說到那裏啦，過了哈密這沙漠可越大了，進了關就又該被黃土活埋了，哈哈……」

他勉強地笑着，我冷眼看他這以後就沒有解開眉頭間的憂鬱。三十年前的漢子，一定沒有如今這種遲暮的心情的，是吐魯番的洋剛子們的春情追憶嗎？還是一個創業的雄心受到了新的折磨呢？若不然走出新疆的國境從這一個時期作起點，再不就是西路有什麼舊案泛上心頭，爲了無邊沙海上的幾具骷髏來作衷心的懺悔，陌生的身邊客人怎能直捷地去追問他呢，雖然同是北方人，我們的世故沒有教給我們這些爽直。不管夜已深沉，只有打起精神聽他有板有眼地說下去。

「不瞞諸位說，我在外國這份想家的滋味是說不出的，俺也不是記掛家裏的什麼人，這種兵荒馬亂的年月，誰敢想家裏還剩個誰？俺是在想，三十多年了，俺們中國變到個什麼樣子呢，給俺看眼俺就死了心，這裏的土不是那裏的土，俺種地的人知道中國的土是有中國的土味兒，到關外去的時候，那老鄉們都要俺包一包土帶着走，有個水土不服，沖點土喝了就好了，想家的時候就着鼻子多聞他幾口，可是三十多年了。帶多少土不也都吃完了聞完了。在外國，人家越建設越改良，也就更顯得俺們越寒村越不爭氣，越想中國的土，越得不到它，這份滋味比年青小夥子想討媳婦還要難受，那時候，俺說咬定牙根，非要把這身老骨頭帶着口氣回到中國，打了五年國仗的中國，不會是過去的中國了。……」

王發財的聲音中間有一種真摯的感情，不十分響亮但也不十分乾澀。他的句子是那樣坦白平直，打動人的心坎，這種對於人的刺激，與其說是聲音迷人，不如說是他的全人格的感召。他自然不是我們這一代的人，或許有許多事情他和我們所想的恰好相反，但是我們看到他如今是這樣老邁，即他的出身又是泥腳，他沒有虛度這半生的歲月，他已經懂得更多的事，特別是對於祖國的熱愛，這非是一個久處國外的人所不能獲得的感情。而這種熾熱的感情使首先把我們一羣人的心燙熱了。看他那部蒼白的鬍鬚上的黃土還沒有洗淨，他就忙着要去逛街，深夜還不肯休息，用着大的熱忱來合年青人在暢談，同樣的，他沿路上也一定很照應那些毛孩子，才得到他們交換來的熱愛！這時候，我們對於這個充滿了

人性的老人，真是從心底發出說不出的景仰。

「到處都是外國人，到處在說外國話，就是吃的用的也都是外國來的。在俺這住久了的人說，已經感覺不到什麼高興。就是坐着鐵路駝這趟回來，一年多的道路拼成幾十天，在俺心裏還是感覺到走的太慢。爲什麼白天怕熱不趕路呢？爲什麼是星期天非要休息不可呢？爲什麼一輛車子壞了，大家都要等着它修呢？離開伊犁河我就盼着快到沙漠吧，到了沙漠就望到中國的邊了，可是沙漠好長呵，越心急越是走不完的。人是坐在鐵路駝上可是在心裏却比牽着活駱駝走的時候還要慢，我担心，有一天翻了車，你知道。這車可都是翻不得的，俺這老命也許就回不到中國，老天保佑，翻來翻去總算沒有翻炸了這一批……」

「俺算是最有耐性的人，可在這一段路上也忍受不着了，天是那麼熱，路又是那麼長，沙漠裏的猩猩峽，那裏有半個猩猩？血紅的太陽照着銀子白的沙子，沒有人聲，沒有狗叫，除了老毛子的鐵路駝便是人牽的駱駝隊，一路上真是難得聽到駱駝鈴鐺響，一聲鈴聲俺就興奮起來，沙漠邊上有了黑點，人人都瘋狂地跳着喊……」

「有人來了，有人來了，路上的人你來我往本來是誰也不認識誰的，這時候拉手親親熱熱作朋友，一點乾糧一杯白水都像救命的仙丹，別提够多麼貴重，不管你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

「大沙漠是沒有邊的越走越是沒有邊，這裏過去只有駱駝，今天又添了老毛子的世界。猩猩峽的招待所真够人受，連條狗都養不起，那裏不論什麼都是從伊寧和迪化運來的，俺們在這裏吃着比石頭塊軟些的黑來巴（麵包），喝着薑湯模樣的倒胃開水，四面被夕陽照得一片紅，溝溝裏的白骨却顯着刺眼的雪白，誰會相信這裏是打過多少次仗的大戰場，誰能分得清那是人骨馬骨駱駝骨？」

「過了猩猩峽一天比一天望家近了，那細沙和着麵粉作的麵包，使老毛子們一天到晚地喊：黑來巴不老好，黑來巴不老好，俺心裏到是暗暗地在快活。招待所爲着招待，走出幾百里地買菜買肉買柴，招待所甚至把私藏的一條醃豬尾巴都給俺們吃了，你還能說不滿意嗎？那時候，沿路連給駱駝歇腳的客棧都沒有，如今一個個的招待所蓋起來你說不滿意嗎？」

「甘肅境內的路是老回回們用汗跟血建起來的，沿途的骨頭一定有不少是新添的。到了安西就聞見中國的土味啦，這安西縣的大風是全世界有名的，這裏的是土不是沙土是見縫兒就發鑽的，到處都是……」

外面的風還在刮，每年春季末的大黃土風每天都是在定期地刮，這驚人的黃土層就是整個被風積起來的，又被雨水沖成邱陵與台地。當大風時候，整個天是黃色的，太陽只有淡淡的影子，到處都是黃土的塵埃，隨着空氣在散佈，老人的話引起了我們對於風沙的注意立刻便感到有點窒息。那微塵包圍着燭光，份外黃得可怕，我們舉起酸葡萄汁來喝的時候也就發現了表面上一層薄薄的膜，放着油光在盪漾着。跟着我們又聽到外面有衛兵換班的號聲，那號聲也像被塵土噎着了似的，有些嗚咽。

「這裏的這一點風又算了什麼，」王發財的興緻，越說越高，他便描寫起安西颶風，「安西就因為風把什麼都刮得精光，窮到你想不到窮，你就找不到穿着整齊的女人家，你也找不出一個沒有眼屎的小孩子，到了大風刮起來的時候，你用那最厚的俄國氈子塞着門塞着窗，可見那細粒的黃土仍然會大搖大擺的走進來，鑽進你的鼻孔，鑽進你的嗓子眼裏頭，到第二天早晨，睡醒起來開門，這門是再也不容易開了，不知道從那裏移來的沙山，端端正正地封着你的大門……」

「呀！」

「這還不算什麼奇怪的，人是萬物之靈呵，再多點土也不怕，可是那鐵路駝不比活鐵路駝，據說有那麼一次。大風刮了一陣以後，活駱駝還在地皮上啃葦荻草，可是鐵路駝沒有了影子了，說也奇怪，大風把沒有汽油的車子吹走了半里路，後來又用厚厚的黃土被子把他嚴密不透一點縫的蓋起來，這樣以來可就有人忙壞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不必說，結果還是用了活駱駝才硬把鐵路駝從沙山裏拖出來，拖出來一檢查，有幾輛車子的內帶都壓破啦！……」

「好大的風——」

「要不人家怎麼談世界聞名呢？沒有這麼大的風，那一帶的古蹟也就都不會存得着，俺這麼西天取經是倒着走，奇怪的故事也是越走越多，中國有多麼大呢，越走就越走不完……」

王發財像絲毫不知道疲倦似的越說越高興，我們自己彼此對着互相呵欠，到是有些疲倦上來，可是我們也不好阻止老人的興趣。祝福這個出國混了幾十年的中國老，人能够儘快地趕回他的故鄉，盼望他的骨肉不要爲戰亂所衝散，他的故居不要爲水火所摧毀，他可以走到他自己的土地上，盡情享受土地的氣息，發洩他對於中國的熱愛吧。在他的故鄉裏讓他在屋沿低下或大樹蔭裏，儘情的向許多年青的年老的世代們講述他的經歷吧，老人的每一寸經歷都是寶貴的，用他的經歷告訴在憂患裏掙扎的人們，自己的國家是在不知不覺中有了空前的進步。

「一寸一寸地接近了中國，我的心也一分鐘比一分鐘的亂起來……」

當我們用朦朧的眼睛看着老人，猜不出他又要敘述出什麼驚人故事時，忽然一陣嘈雜聲音壓下了風聲，斷續地傳到我的耳鼓，爲了責任問題我不能不出去干涉，當我正拉開風門要出去時候，忽然一個高大的外國人不敲門便衝進，帶着一陣風刮進來，跟着，一種非常急促的聲音說道：

「哈囉，你個老絕戶原來藏在這裏，那羣小孩子又在吃醉了酒在打羣架哩，你去給他們醒醒酒吧，他們要你去跳哥薩克舞呢……」

「不去不去，我有正經事……」他用俄語回答。

「你有什麼正經事……」那個青年的交通兵，在嘲笑他道：「你一天到晚吵着回國，回國，回到了中國你還忙什麼？……」

「等俺在問路……」

「走走，」對方不容分說給他披上外衣拖着走，「大家就要分別了，你先去熱鬧一下，路是什麼時候都能問的，不是嗎，朋友們！」

王發財帶着惜別的神情被那個強壯的漢子連拉帶拖地走了，他最後對我們說：

「在這個三六九一公里上的事太多啦，舊的是太舊，新的又太新啦，地面上荒到沒有人烟只剩了駱駝在啃荻荻草，可是天上飛着最新式的飛機，兩個頭的，四個頭的，六個頭的，像老鴉似的，不覺得稀奇，這三六九一公里上，從頭一

公里起，到末一公里止，差不多都是這樣，你們能走動的時候俺到是勸你走一走這條路，活一輩子也值得的，發財不發財，都看個人的運氣。好，俺去晚會了。……」

跟着老人的脚步聲音消失後沒有許久，一片歡呼聲，從風吼中透出來，我們這羣人非常疲倦而又非常興奮地相互看着，把杯中的酸葡萄汁喝盡。從此都感到這是一個難得的夜晚，在短短的時間內，我們也像親身是經歷了三六九一公里似的。

這時候，恰巧走廊裏的掛鐘在敲十二下，外面在波浪歡呼聲中間雜着「烏拉」「烏拉」和「爺格興」。(回語萬歲)

——二十九年年底



# 東北角

八月節的破曉，那天李大叔醒得特別早，可是窗戶外面已經亂起來，半山新採來的松柏枝兒在火焰裏比里比里地爆着，鷄不等天亮就叫，狗也在殷勤地咬，老肥豬死在臨頭，發出了絕望的悲嚎，近十年來的折磨，家破人亡，使他失掉了對於任何事物的興趣，除了胸口永遠有口熱氣外，他像是失了魂魄的行屍似的，自己也猜不出這把老骨頭還不肯離開人間的理由。

「受不完的罪呀——哈——」

他自己對自己說，打了一個哈欠，想起來可是滿身的骨頭節都是硬的，使又被那暖洋洋的大炕拖着了，他這樣想：反正我這家破人亡的老絕戶，有我不多，沒我也不少，何必出去現眼。後來便揉了揉紅眼皮，支起半身來，又不甘寂寞地，從那間木屋的唯一的小玻璃窗裏向外面望，到處都是白茫茫的，不知是煙還是霧，西北風已然來送信了，偶然地刮着，像是在吹哨子。

兩個年青人拖着一條豬從他的窗口過去了，那個山地裏長大成人的漢子，嘴裏在咕嚕道：

「好冷天，白露爲霜，真他媽拉八支的這早就見了霜……」

「這是節氣——往年從沒有過這早的節氣……」

「看樣今年冬天又不好過呀……」

「不好過也得過呀……老天爺總餓不死瞎家雀，那一年不都是這麼說，到時也就過了……」

「我怕今年這根據地……」

「哼……」

山寨裏爲了過節，好像都起得特別早，沸騰的人聲，不停地隨着一陣陣的涼氣撲進木屋來，男人的聲音，女人的聲音，還間雜着一兩聲乳臭未乾的嬰兒啼哭聲，本是一片荒涼的山脊，十年來，竟也創造成爲充滿人聲的小社會。

李大叔又頹然地倒下去，顯然，他是受了剛聽到這幾句話的刺激。這老人本來有一個好說好笑的性格，直到這幾年才一天比一天的孤僻起來。他總是在心神不甯中過日子，特別是這兩年，他看到別人家的兒女成羣就生氣，望望人家，想想自己，別人家的入口是越來越多，自己的一家，只剩了一個孤苦零丁的他。這使他只在痛恨不可捉摸的命運，却逐漸地忘記了日本鬼子使他一家如此的血仇。他總在這麼固執地想：

「爲什麼別人的老伴兒不死在逃難裏？爲什麼別人的產業不被一把天火燒得無影無蹤？爲什麼別人的子姪作了義勇軍還能夠得到信息，爲什麼他的三個兒子甚至女婿也都如石沉大海一去就不回頭？咳，我命苦——」

這一聲長嘆息在這松木房子裏盪漾了許久，才無回聲的寂靜下去。這嘆息是沉重的，好像是命運把最多的災難都集中在他一個人的身上，而他已經不能負擔了似的。萬般的感想像亂絲一樣集中在老人的腦子裏，當他排遣不開時，便從枕邊拿起小煙袋來吸老葉煙了，煙氛是個最忠實的朋友，不知道陪他過了多少個寂寞而難堪的日子。

山寨裏的居民對於李大叔却是尊敬的，從內心裏發出尊敬，絕不是能用語言所能形容。李大叔是率領着隣里們從平原遷到山地的領袖中間的一個，因爲他老了，才不肯讓他負什麼實際責任，又顧念到他的憂鬱心情，遇到難得的高興事時總來提高他的興趣。這時候，便有個過路的年青人有意地在拍打他的窗口，對準他的聾耳朵放聲說道：

「李大叔，起來起來，過節了。」

「……」李大叔却在像小孩子一般地任性，有意像睡熟了似的不答應，他心裏像在嘲笑這個不懂事的年青人，那有老年人是睡早覺的，沒有小媳婦又沒有熱被窩。

「李大叔，」那青年人像是當他已經睡過去似的叫着，「李大叔，不早了……」

「誰？」李大叔要咳嗽，忍不着了，才一邊咳一邊答應道，「是二禿子嗎？我就起呢……」

「爸爸請你老人家去趕早席……」

「我就去——你回去說知道啦……」

咳嗽聲開始很有節奏地從他嘴裏開始，這是每次吸煙後必得的結果，老絕戶沒有了親人，坐在炕上想喝一口熱水也不可得。他開始把這一把瘦骨頭撐起來，把那結成氈子的老羊皮襖披上身，冷氣不停地向他毛孔眼裏鑽，他繫着腰帶，嘴裏又在咕嚕着：

「一年不如一年，說老了就是真老了……」

他到劉家院子去過節，那裏住着在近年才發家的劉積富一家。他下意識的撫摸着自已的老臉，按摸着那皺紋密佈的面頰，想着四十年前活老虎一般的漢子，如今只剩了這一把骨頭和一張瘦臉。而那四十年來苦幹的成績，人高的野草在地上除了根，高粱和大豆小樹一般地怒長起來，到如今這用心血和精力培植起來的黑油似的土壤上，却養着了殺人放火的日本人。他扣好了大襟上的銅鈕扣就手再把旱煙袋拿起，裝滿了煙，用火石打着，憤恨地吸着，吐着刺鼻的黃煙，開開房門出去了。

屋門外，白茫茫的一片，有烟又有霧，但分不清那是烟那是霧，霜落了地，到處都是一抹白，火燒起來，大鍋的水滾着，殺罷了的豬便投到鍋裏褪毛，人影兒懂懂地走來走去，有人便在喊：

「今年的豬肉够吃個飽的了。」

「自己不吃還喂日本鬼嗎？」

「真是什麼年頭，種田吃飯都要受人管……」

「不在山上那能過這麼個平安節呀……」

李大叔對這是滿清楚的，就在山脚下已經編了連環保甲的地方都實行了配給制度，一年耕種下來，除了自己的那一份口糧之外，什麼都要歸合作社收買，繳到政府裏去，慢慢地，不單找不出現錢，就連自己的血汗能不能換兩餐飯也要成爲問題，因爲什麼東西都是一年貴似一年，種地的人也更種不出勁來……

「李大叔，」二禿子看見了，便喊，「拜節呀！」

「說了算，」李大叔哼一聲道，「你們都好，我沒有心緒過這節……」

「過一天算一天，」有一個刮豬毛的斜眼道，「等到日本有天上山來，咱們不都完了，……」

「鬼子不敢來……」有人這麼說了一句。

「誰說鬼子不敢來？我說，他早晚要來的，留一寸乾淨土他們都會眼紅，我叫劉積富要關照孩子們早準備，他到說我自找麻煩，我不信鬼子對這塊地方發善心。什麼偏僻呀，什麼有實力呀，我部不相信，……」

「李大叔，」二禿子却扯到別的事上去，「……你可知道吳四嫂今天嫁給白眼狼作填房？」

「吳四嫂改嫁白眼狼？」李大叔大聲地反向，「她不守了？……」

「十年了——她是末一個守的……」

「十年了！」李大叔自言自語着。十年真是一個不短的時間呀。「九一八」十個年頭了，李財東一家是家破人亡，劉積富一家從戰爭中翻了身，舊日的佃戶今天成了小地主。十年前懷抱的孩子，如今都長大成了人，十年來的寡婦也陸續續地的改嫁了，他自己的媳婦和女兒，都星散到各方，使他到了晚年沒有一個伴侶。吳四嫂是李大叔的老伴的娘家，有時看着死去的親戚的面上會不時地來照顧過李大叔，如今這個「好人」也要遠走高飛了。

「爲什麼嫁白眼狼啊！」

「那個翻臉不認人的傢伙發了財……」

「沒有好人走的路了……」

投到日本那邊，沒有好日子過；在義勇軍根據地這邊，也是老實人吃虧，發起家來的到是一些半日不務正業的人，「不懂得莊稼錢，萬萬年」，李大叔是只有相信莊稼人才是正途，所以他和劉積富特別合得來，因爲這個老頭兒在亂離中也沒有忘掉農業，李大叔有時恨不得燒完了全山的森林，都墾成包谷良田。

「也好，」他最後說，「也算有個歸宿。……」

西北風的前哨吹着輕巧的哨子，下雪的時候又快來了，老北山的雪頂更要一天比一天的厚了，日本人吃飽了又要出

來「掃蕩」了，誰曉得這塊自由土地能保留到什麼時候呢？這樣的自由土地像是天上的星星一般，嵌在日本統治的核心裏，只要有反抗的中國人在一天，這種根據地是永遠不會消滅的，一年又一年，人們對於祖國懷着更大的希望。而這希望什麼時候實現呢？

李大叔煩惱起來，一邊走一邊吸煙，白霧中像一點螢光閃閃，他的身影消滅到霧裏去。

## 二

距離真正的冬天還相當的遙遠，風却賽刀子似的刮在臉上，已經很是個味兒。李大叔一個人裹緊了皮袍子，歪歪斜斜地走着。

山寨裏院落是照據點的形式建築起來，每家院落之間保持着有定的距離，本來院落開始是建築在老林中間的，十年來四周已經開墾出大片的農田。但從山脚下向上看，則密密的老林覆蓋着，沒有什麼間隙暴露出這世外桃源的真像來。李大叔在歪歪斜斜的走，路是閉起了眼睛都不會迷的。地已經開始在凍，走着路，腳都有點冷，鼻端也有點清水在滲出來。他沒有走正路去找劉積富，却懷着一肚皮的不高興轉上一條小路。這條路是打獵的路。

太陽突然地露出一露臉，霧氣中剛剛在透一下黃，立刻便隱藏起來，仍然是白茫茫的一片。人們習慣了在白茫茫中過日子，不辨東西，看不見那蒼翠的遠山，看不見那戴着白帽子的山巔。墾地上，土黑黑的浮着一層油，割不完的高粱桿仍然留在地皮上，大穗子摘去了，那植株便不再搖曳，有的被凍得直僵僵地東倒西歪在礙腳，上面塗着最淨潔的外衣，白得有點耀眼。一陣風，把莊院裏的牲口嘶聲送過來，這不使李大叔動心，他走上另一段小小的坡地去，哪裏曾經墾過的，如今又長滿了人高的雜草了。

「我來了——」

李大叔想這麼說，對着野草中間的一個小小的墳頭却是沉默的，永遠對於這位來探視者是沉默的。這裏是李大叔遷過來墾荒時，開始第一鋤頭的地方，老妻死了，他便荒起這塊地，把老妻葬在那裏，依習俗說這樣也能使後輩有發跡，但他却是越想越痛苦，他成爲沒有後代的老絕戶，他又低低地說：

「你也太冷靜了——」

當他的痛苦生長到了無可發洩的時候，他便要到這裏來作一番傾訴。在墳前，他永遠是沒有眼淚的望着，像是那和祥的老女人仍然坐在那裏似的，對她說今年年頭如何，收成如何，日本鬼如何，高麗棒如何，自己的人流血又如何，無聲息地說完了，老人便安靜下來，蹲在那裏吸袋烟，讓四周的松嘯發出嗚咽的聲音來回答和安慰着他的孤苦。

但今天他到了墳前的態度大變，他不再對那土地傾訴他的胸懷，而是走過來走過去的徘徊着，拚命地吸烟，一袋又一袋，拚命地咳嗽，成疙瘩似的連珠作響。他長嘆，對着一株距離他最近的老松樹的樞枝呆呆地望着，似乎那樞枝在友情地向他招手，他走上前幾步，仔細端詳一下，伸伸手試試高度，又退回來，再長嘆一聲。

「受不完的罪呀，」他自己在這麼想，「人老珠黃不值錢，自己已經沒有年青人那份希望，誰知道收復要等到那一年呢？等得心焦，也等不及了，別人家是一天比一天的發起來，老李家却是一天比一天的敗下去，兒子沒有下落，媳婦們跟人跑了，親生的女兒散到四方，沒有一個在身邊，簡直沒有一個親人在身邊呀。自己的莊院，成了個大雜院，年青無賴的光身漢子慢慢地都搬過來，表面上好像是在陪伴一個孤苦的老人，實際上却給老年人增加了不少的刺激和煩惱，我這六十歲人了，身邊不能一個近人也沒有啊，戰爭沒有個邊呀，那一天，我能自由自在的下山去投奔女兒去呢？沒有指望了，沒有指望了……」

老松樹嗚咽着，伸出那枝長長的樞枝向他招手。

「我到了應該陪你的時候了，」他又想下去，「你在地下一定也是等急了，我要陪你去，我不願意再活下去，你再等我一刻，我就要來了……」

乾枯了的淚源忽然發了旺，老年人的眼淚像斷線珍珠似的流下來。這淚水同時也封着他的咽喉，使他不能再說下去。他頓頓是好像下了最後的決心，那株松枝給他的誘惑，比什麼都大。他緩緩地把腰間的腰帶解下來，很仔細地檢查一番，覺得這個帶子很結實，大概不至於中斷，便用打顫顫的手來結成一個環，再慢慢地繫在老樹的樞枝上，他相信這個樞枝雖然不十分粗，但支持像他這樣一個衰老的身體，是沒有問題的。樞枝上繫了個環，飄來飄去，像是在招人趕快

上鉤，四周的樹嘯鳴咽着，在低低唱着輓歌。

李大叔自己替自己設了這麼一個圈套，但自己却沒有即刻上鉤。他還在徘徊，看看天，天色還是那麼白茫茫的，看看墳頭，墳頭蒙着一重薄霜的包皮看起來更爲莊嚴肅穆，自己看看自己，一把骨頭一張皮似乎真是沒有多少年壽命了。

「早知道有今天，」他還是堵塞不住那潮一般的感情，「又何必千辛萬苦的不作順民來逃向山地呢，那樣，也許一家人並不像今天，六十歲的老人不能在自己家裏過個平安節。……嚇，這是鬼話，日本小鬼能讓那家過平安節呀，除了在山上的才有這閒心，山下面沒油沒鹽，沒柴沒米，一個配給制沒有中國人的份了，我老頭子，真瘋了頭，活在這麼個自由地方還在自我煩惱，日本人恨不得你們都死光了才好，爲了這，就不能死，要生活，和日本鬼子拼，爲什麼自己忽然在想死呢，真要死，拼一個日本再死，一個抵一個，要不然這正是日本人希望的，你們自己死絕了，省得我來掃蕩，老了，老昏了頭，不能白死給人看……舊日說，人生七十才古來稀，我再活十年，看看這世界。……」

松樹椏枝這時失掉了誘惑的力量，李大叔下了決心，便從樹上再把腰帶解下來，繫在腰裏，這種心情他自己也感到難以解釋，爲什麼像黑鍋底樣的心情，轉瞬之間，便光風霽月了呢？可以這樣看，個人是最卑小的，當想起更大的題目來時，便不能忘掉自己的一切了。

「活總得活下去呀……」

他貪戀的向墳頭，多看幾眼才走向正路上，也許劉積富還在家裏等他便不能不趕着脚步走去，忽然間兩匹快馬載着兩個年青人衝過來，李大叔從形態上便斷定不是自己人，他大喊一聲要他們站定，心想大家忙着過節，都忘了盤哨了。

「老鄉，」反而被對方黑漢子先開了口，「這山寨裏的人呢，崗這麼鬆……」

「都在過節呢……」

「咳，」有個大鼻子的騎馬人笑了，「到底是住家戶，這些事記得清楚……」

「你們是——」李大叔不敢得罪，忙加盤查。

「沿山送口信的，」那個黑漢子下了馬，喘息着說，「這山寨那個是領頭的，叫他小心，下面又在清鄉……」

「又在清鄉……」

「清到家門口，就要進北山啊，裏面還有自己人，不愁吃不愁穿的……」

「哦——哦——」

「俺們趕路，」那在馬上的大鼻子說道，「你這老頭兒把信帶到吧。」

「不——你吃一杯？」李大叔還想探問兒子消息，「你們知道——」

「等平安時候吧！」

不管李大叔在熱情的招手，兩個騎馬人便來無影去無蹤了，家鄉裏這十年來雖然在大變，但是有部份的青年人的臉上的純正與樸實却始終沒有變。在自己兒子的臉上李大叔曾看到過，後來又看到跟到山地來的年青人也都是這麼一種神彩，如今他更從這兩個陌生熱情人的臉上得到了感應。

「這年頭——老人是要跟着年青人走吧。」

李大叔要把這消息送到會頭那裏去，心裏很興奮地說：

「對，這裏住不下去，還有老北山，老北山住不下去，還有外國。天外還有天，日本鬼再也想不到老子是在這麼樣的拖下去。」

### 三

李大叔到會頭那裏送信回來，太陽已經出來，霧正在逐漸消褪。

二禿子在半路上截着了這老人，爲了有一夥人等他上山打圍，他用發氣的聲音說：

「你老人家到那裏去了，我東找西找跑了這半天，家裏都在等。」

「要清鄉了，」李大叔放低了聲音說，「我到會頭那裏去送鷄毛文書——不，是口訊。」

「這次又是十幾路進兵啊？」年青人用嘲笑口吻問。

「……」李老頭神祕地搖頭。「這不是玩笑——」

「沒有說到關裏邊怎麼樣了？」

「沒——」

「看樣子還得有個幾年苦日子——」

「總得有——」

「李大叔你今天不舒服？氣色不太對——」

「我老了……」

李大叔這時候的確是疲倦了，到並不是悵鬱在作怪。他空着肚皮跑了個大清早，即便是年青人也會支持不着的，何況他已經是六十歲的老翁了。他們到了劉家莊院，那裏的一片嘻笑聲音，使老人的心情又活潑起來，他決心不再自苦，忙着先向劉積富來道歉，說明他遲來的原因。二禿子拿出自己的槍，先去了。

「幸而有這個藉口，」他自己在想，「不然也許永遠不會來到了，也許來到的是一具僵屍。不知道那時候，這羣人又在怎麼想？」

是節日，到處瀰漫着肉香，濃郁地刺鼻，有些人已在吃着，用那自己燒的粗大土碗，裝着蔥和醬，拌合着那粗而長的爛肥肉很高興地吃着，並且打招呼道：

「有偏了，李大叔。」

「過節好——過節好！」

李大叔應酬着，跟着就看到五十歲的大漢子劉積富，一身發紅的胖肉更胖了，他不責備李大叔的遲到，請他趕快到炕上盤腿坐定，吃杯薑水暖暖身體，跟着一大盆白肉也熱氣騰騰地送來，醬的濃香和蔥的辣香都使人心醉。劉積富是熱情人，他更從牆角上取出一個密封的小罈子來，用山東土話說道：

「我藏了瓶老酒，咱老哥倆對兩杯。」

「我看還是等到真正勝利的時候再喝吧。」

李大叔知道這罈老酒的來歷，那是逃難到這裏來後的第一年封存起來的，當時還在開玩笑似的說，等到復土還鄉的時候再來開封，那裏想到這戰爭已然拖到十年，由於「九一八」燃起的這把火如今已然燒遍了世界，他們離開了原有的家園，已經又創造出一個新的家園來了。這個家園守到什麼時候也不知道。

「我等不及了，喝了這十年的，咱們再從今天另放一罈……」

「那也好……」

老酒性烈，但顏色却淡淡的誘人。劉積富三杯酒下了肚，舌頭長了，開始叨嘮起來。這個人天生的一幅農民型的滿不在乎性格，到了這時却也不能不關心起國事。

「李大叔，你說仗有完沒完啊！從九一八算起，已經十年了，難道還要再打一個十年嗎？這個後十年又怎麼打法？你看打來打去咱們的人會不會要打完了？」

「人打完了也得打下去——中國人總比日本多。」

李大叔家破人亡，有權利說這句硬話。他也是在幾塊肥肉拌着幾杯燒酒下肚之後，人被刺激得興奮起來，便放低了聲音把方才遇到兩個生客的經過說了一番，他爲得到這罈差使非常興奮，便學着人家的口吻說：

「生客聽說咱們過節都在笑，過什麼媽拉八支的節，這年頭還有心腸過節，等平安了再過吧。人家說的對，咱們在這小地方住久了，癡迷着心竅，像我就是怎麼也想不開，想不開的後來我就——」

李大叔在酒意中，有心無意地把自己方才要上吊這段經過也說給劉積富聽，對方的臉嚇得不那麼紅了，連聲說：

「這是怎麼的——這是怎麼的。」

「我個老絕戶還活得了，」李大叔放聲說，「你這快五世同堂的還怕個什麼，有一口氣的就得活下去，不然，就算咱們失敗了，如了日本鬼的心願。我就是這麼一來又不想死的，我也要這麼勸別人……」

劉積富到了這時才得機會把心裏的慰問掏出來，他人胖，說話倒是細聲細氣的：

「你們老哥兒還是沒消息？我先前聽說好多義勇軍都成了胡子，近來日本招兵招不到，聽說多少胡子又受了招安。太苦了，這些年誰給吃的，誰給穿的，誰給子彈火藥？也不能說中國人不齊心，這叫逼的沒路走，我這麼猜想，萬一你們家的後輩有天保佑，也許過不久會團圓了，我常說李大叔辛苦一輩子，沒有半點虧心事，不是個絕戶的命……」

「我也不指望他們」李大叔動氣地說，「他們要是敢受了招安回來，我見一個宰一個，我可不要這種漢奸種……」劉積富本是好意却碰了老頭兒的釘子，便也不再說下去，他知道他們之間的距離，但是從沒有測驗過這條鴻溝的深度，如今却知道這條溝相當的深，舊日的友誼隨着生活的不同已然在變遷了。李老頭本已很冷靜地看出劉積富因爲有了土地，一天比一天趨於保守，却不會想到資產拖着牠，使他竟一天比一天的反動起來。如果人人都這樣，東北那裏還會有義勇軍呢？那個人還肯爲着祖國的命運在流血呢？

「劉大掌櫃，」李大叔最後忍不着說，「你不要老關在家裏打算盤，你要出來看看山，看看水，看看咱們的土地上駐的是什麼人，看看咱們的年青的一代多麼勇敢，不要專聽壞事，怕聽好事，在這山崗上成家立業也不是壞事，可是也要想想咱們還有更好的地方！更不要忘了咱們還有祖宗，有的埋在關外了，有的還在關裏，我向你，你承認不承認自己是個中國人？你承認不承認還有個中國？不要忘了本啊——」

劉積富臉上一紅一白地低頭在喝酒，不再作一聲，他自信本是好意，但說錯了話使老頭兒生了氣，他又很是悔恨，不知道如何設法來圓這個場。

沉默了半天，還是李老頭先開了口：

「老兄弟，我說句話你別怪，這年頭不是咱們管教年青人，咱們倒要跟着年青人學學，跟着年青人走……」

「對，對——」劉積富終於說，「擠到個山窩窩來，自己人還吵什麼，我跟着你走，你說我忘了祖宗我可真難過。」

「這才對——乾一杯！」

老哥倆喝得爛醉時候，山巒上的密林裏的年青人的圍獵已在開始，也是藉此作武裝演習，大家玩得非常高興。過節的這一天夜裏山上聽像有悶雷——仔細聽聽不是悶雷，而是地面上的「掃蕩」開始，進攻的炮聲。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初版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再版



著者 徐 盈  
發行人 姚 戟 楣  
印者 臺灣省  
發行處 藏書章

戰時邊疆的故事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八角

(郵運匯費另加)

徐 盈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代表  
姚 戟 楣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各埠中華書局

(一二二九七五)(滬印)

法務部調查局



045075

國家圖書館



004636938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忠圖字第七七一號

63

音

12975)